

欢镜听 《桂姨情史》（长篇小说）



欢镜听创作《桂姨情史》期间在几江河畔留影

目 录

欢镜听和《桂姨情史》（代自序）

《桂姨情史》内容简介

《桂姨情史》故事梗概

第一章 二十七岁的乡村大嫂与三十七岁的重庆女人

第二章 三十七岁女人的巫山云雨与十七岁乡间少年的情感嬗变

第三章 《南天日报》上的重要新闻与火车站的讨债演练

第四章 女服务员的白眼与桂姨的电话

第五章 杨秘书的机警与况市长的私生子

第六章 石头别墅与麻将桌上的长城

第七章 黑色小车与舞厅骚乱

第八章 第二次进看守所与牢头狱霸

第九章 况市长的灭口想法与杨秘书的妙计

第十章 桂姨的关心与杨秘书的多情

第十一章 暗娼与发票
第十二章 重庆女人的眼力与池中的出水芙蓉
第十三章 杨秘书的色胆与况市长的情妇
第十四章 女人背上的墨迹与身体各部位的丰满清瘦
第十五章 皮包里的公司与杨秘书的难受
第十六章 南天市的阳光与矮地县的工业区政策
第十七章 大山深处的战备粮库与草丛中的木板屋
第十八章 况市长的干妹妹与矮地县委的招牌
第十九章 租赁合同与租金
第二十章 况市长的人事安排与桂姨脐下三寸的组织部
第二十一章 杨秘书的公文包与若干色情东西
第二十二章 官场隐语与洗钱计划
第二十三章 小情人与大女人的不同心思
第二十四章 曾明志的观察与况小英的答复
第二十五章 皇都大酒店与野鸡雄鸭
第二十六章 夜空下的交易与真实的票据
第二十七章 张晓非的想法与杨秘书的能屈能伸
第二十八章 老人的善言与衣饰上的野花
第二十九章 经济官司与一路顺风的发财计划
第三十章 老人的担心与战备粮库的离别
第三十一章 况英汉的荣升与桂姨的消失
江湖女人系列作品后记

《桂姨情史》内容简介

十七岁的农村少年江龙利爱上了一位二十七岁的有夫之妇乡村大嫂，为了追回乡村大嫂的情债，他第一次走出家乡前往广东珠海，孰料，在县城，他错误地踏上了一辆黑车到了大都市重庆，并冤枉地作为抢劫犯关押在派出所里。就在江龙利惊恐不安之际，一位三十七岁的重庆女人桂姨出现了，桂姨亲自到派出所证明了江龙利的清白。后来，在桂姨的策划下，江龙利开始了他“少年得志”的生活……

欢镜听和《桂姨情史》（代自序）

二十世纪末至二十一世纪初，本文作者欢镜听写作的档案文学《我为死囚写遗书》率先由《西藏青年报》在成都办的子刊《男报周刊》连载，读者反响热烈。随后，有些读者在信中建议：将《我为死囚写遗书》中的一则小故事《逝水流年：旧情“讨”债》写成长篇。他们在信中说：这则小故事的背景太幽深了，欢镜听，你为什么在短短的一万余字内便草草地叙述完了呢？

读者们的问题问到点子上了。

说实话，《我为死囚写遗书》里有好几则小故事都有着幽深的背景，当然不是短短的一万余字能够写透的，然而，考虑到档案文学的题材限制，以及整本书的结构平衡，欢镜听无法将这些幽深的背景故事尽情地铺展开来。

后来，欢镜听开始做这份铺展工作——他将《逝水流年：旧情“讨”债》的故事内核提取出来，演绎成一部长篇小说。

她就是《桂姨情史》。

《桂姨情史》故事梗概

江龙利是一位十七岁的乡下男青年，却对一位二十七岁的乡村少妇产生了感情。为了追到那位二十七岁的少妇，他搭错车来到重庆，又被车贩子以抢劫罪告入派出所。就在江龙利百口莫辩时，一位三十七岁的重庆女人突然间来到派出所，为他洗清了罪名。江龙利后来叫对方桂姨。当天晚上，桂姨玩了一系列的手腕，成功地把江龙利的少年感情从那位二十七岁的乡村少妇身上移植到她这位三十七岁的重庆女人身上，也就是说，江龙利不仅成为桂姨的少年情人，还被桂姨包装成她的私生子。她说：“从明天开始，在外面，你喊我妈；在家里，你什么也不需要喊。”

那么，桂姨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原来，十多年前，桂姨是重庆一家工厂的业务员，有一次，她到南天市下辖的矮地县物资局推销产品，物资局副局长况英汉被这位重庆女人的美丽所迷住，遂将她包养下来成为情妇，在矮地县一个叫做战备粮库的地方，桂姨与况英汉度过了一段愉快的地下情人生活，在浓情如火时，况英汉拿出小剪刀，剪下一团黑毛交给桂姨，他说：“这是我俩相爱的信物。”后来，况英汉荣升为矮地县副县长后，他给了桂姨三万元钱，打发桂姨回重庆，结束了这段不正常的情感生活。一转眼，十七年过去了，随着况英汉的步步高升，桂姨却越来越贫困，等到况英汉成为南天市市长时，已经三十七岁的桂姨不仅物质上清贫，还青春不再了。一天，桂姨偶然翻到那个“信物”，突然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她要况英汉补偿她的青春。问题是，要想况英汉就范，除了手中的“信物”，还必须有一个“人证”，那就是她与况英汉的私生子，这个无中生有出来的私生子，除了年龄 17 岁外，更主要的，私生子的相貌一定要跟况英汉相像。她坚信，况英汉除了拿钱消灾，绝不会冒着牺牲政治前程的风险去搞什么亲子鉴定。为了实施这套计划，桂姨到处寻找理想中的“人证”，终于，她发现了江龙利。

不久，江龙利跟着桂姨千里迢迢到达南天市。在南天火车站，桂姨故意让江龙利经历一些风险，从而认识了火车站卫生队的封队长。住进南天市政府招待所后，她打电话给况英汉的秘书杨秘书，在杨秘书的安排下，他们住进了市郊一幢外表简朴内部豪华的别墅。路上，杨秘书告诉桂姨：“况市长身上最大的缺点，就是不善于团结女同志。”杨秘书的话差一点让桂姨笑出声来。

当天晚上，况英汉坐在小车里，隔着一层窗帘看见了江龙利，确实，江龙利长得太像自己了。考虑再三，他决定只见桂姨，不见那个突然间冒出来的私生子。在市郊一面荒坡上，况英汉坦诚地告诉桂姨：自己即将荣升南天市委书记，希望桂姨在这个节骨眼上，不要毁了自己的政治前途。接着，况英汉开出了三百万元的价码，彻底了结他与桂姨的私情，还拿出十七万元，作为私生子江龙利的抚育费。

本来，桂姨到南天市的目的是已经达到，她应该打道回府了。可是，节外生枝，她成熟女人的风韵竟然引起了杨秘书的欲望。杨秘书将桂姨约到皇都大酒店，送了桂姨一条价格昂贵的项链。杨秘书说：“桂姨，等况市长升任市委书记后，我也要外放了。”外放是南天市官场的术语，意思是某位秘书跟随领导一段时间后，安排到其他部门任职，一般情况下，先从副职干起，当然，也有例外，比如贫困地区，秘书们可以破格担任正职。矮地县是贫困县，为发展矮地县的经济，南天市准备将战备粮库规划成工业开发区。只是，目前尚处于论证阶段，没有最后决定下来。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杨秘书的话让桂姨双眼一亮，她知道，类似这种所谓的开发区，如同青天白日下的招标投标、实则是三更半夜中的招包投包（回扣），在论证阶段，正是一些权贵们在幕后进行权钱交易的大好时期。于是，桂姨假装不胜酒力醉倒在皇都大酒店。等杨秘书脱光她的衣服、刚刚进入她的身体时，桂姨冷不防剪下对方身体上的一团黑毛，并以说酒话的方式，要挟杨秘书先替她注册一家南天市英桂利实业公司，法人代表是年仅 17 岁的江龙利，然后，再外放到矮地县担任县委书记。惊恐至极的杨秘书只好答应。

几天后，桂姨带着江龙利来到矮地县，矮地县委书记得夫人叫况小英，跟况英汉是结拜兄妹。况小英将物资局副局长曾志明介绍给桂姨，说：“有什么事，找曾副局长办理。”

在桂姨一手安排下，南天市英桂利实业公司与矮地县物资局下属物资公司签订了租赁战备粮库长达十年的合同，按合同规定，租金每年三百万元，十年共三千万元的租金，在三个月内划到物资局。战备粮库远离县城，早已成为矮地县物资局的一大负累，如今，竟然有一家财大气粗的公司用三千万元租金租下它，在当地人看来，桂姨是傻瓜。殊不知，这恰恰是桂姨与众不同的精明处。签下合同的当天晚上，桂姨打电话给况英汉，提出她的要

求，将况小英的丈夫即矮地县委书记提升到南天市任职，将物资局副局长曾志明“转正”为局长。

况英汉怒气冲冲地说：“你以为你是谁？可以对我指手画脚？”

桂姨毫不客气地反击道：“因为，我有一个好肚子，为你生出了江龙利。”

况英汉恼怒地扔下电话。不过，冷静下来后，他还是打电话给况小英，将桂姨的意思转化为自己的想法表达出来。听说自己的丈夫有荣升的可能，况小英除了惊喜万分外，便是更加努力地为桂姨出力。

桂姨又打电话给杨秘书，邀请对方到“小城观赏月色”。晚上，桂姨将杨秘书带到战备粮库，无意中，她从杨秘书的公文包里发现了三件东西：一根短警棍、一盒避孕套、一本况小英行贿的银行存折。桂姨恨恨地说：“杨秘书，你平时到基层，也带着这三件东西吗？”跟着，她先将皮鞋远远地扔到草丛里，然后用一种命令的口气说：“把鞋子给我穿上。”

恼羞成怒的杨秘书准备杀死桂姨，没料到，桂姨早有防备。万般无奈之下，杨秘书只好寻到皮鞋穿到桂姨脚上，哀求道：“桂姨，你放我一条生路吧。”

接下来，杨秘书按照桂姨的意思，写下他是如何收贿、如何强暴了桂姨等等。桂姨将材料拿到手上，问道：“杨秘书，你亲笔写的这份交代材料，对于你的索贿受贿，我估计，况英汉可以容忍，毕竟，你鞍前马后地帮他办了许多事；可是，你一个小小的秘书却强暴了他一市之长的情妇，你想想，会有什么结果呢？”

桂姨话中的“结果”，杨秘书当然清楚。

收服了杨秘书后，第二天，桂姨办了一桌酒席，席间，杨秘书与桂姨一唱一和，压迫着况小英与曾志明以物资局为担保人，在当地银行贷了三千万元巨款。随后，桂姨又将况小英与曾志明弄到南天市的皇都大酒店，巧妙地将三千万元转为股份。这样一来，原本是担保方的矮地县物资局，一夜之间变成了南天市英桂利实业公司的大股东，实际上，是唯一的股东，因为，南天市英桂利实业公司的注册资金是虚假的，真正的帐面上没有一分钱；换句话说，等矮地县物资局“入股”的三千万元到手后，南天市英桂利实业公司才变成了真正有钱的公司。

在江龙利的想象里，桂姨将三千万弄到手后，应该消失了。然而，桂姨告诉他，带着这些黑钱消失的结局，只会成为全国通缉的逃犯。她说：“我要把办一家污水处理厂（洗钱计划），把这些黑钱洗白，变成我合法的私有财产。”跟着，桂姨找到南天火车站的封队长与皇都大酒店的女服务员张晓非，分别为他们注册了贸易公司，而这些公司所谓的贸易业务，就是开出一张又一张的票据。桂姨对他们说：“每一张票据，都必须真实。”

半年后，战备粮库作为矮地县工业开发区一事终于决定了。这样一来，面对十年的租期合同，矮地县物资局违约了，按合同规定，物资局应该赔偿南天市英桂利实业公司违约金三千万元。经当地司法部门调查取证，物资局入股的三千万元已被南天市英桂利实业公司开支了，每一笔费用开具的都是国家税务部门的正规发票。用桂姨的话说：“三千万被我开办的污水处理厂（洗钱计划）全部洗白了。”

一天黄昏，杨秘书将江龙利送上火车，他说：“你长得太像况市长，认识你的人越来越多了。”

火车行驶途中，桂姨悄悄地进入他的包厢，与江龙利作最后的告别。之后，在一个小站上，桂姨从江龙利生活中永远地消失了……

第一章 二十七岁的乡村大嫂与三十七岁的重庆女人

这个扑朔迷离的故事是由一系列的错误引起的。

江龙利出生在四川省泸州地区合江县一个叫江桥的小村庄里。山青水秀的江桥村虽然封闭与落后，但人生两大重要事情——吃饭与爱情却是无须什么开放的人士来指点的。到十七岁那年，江龙利错误地爱上了一个二十七岁的乡村大嫂。

乡村大嫂的丈夫在广东珠海打工，已经两年没返家了。

面对一位十七岁少年大胆而又疯狂的爱情表白，二十七岁的已婚少妇被冷落已久的性事如烈火般地燃烧起来。在一个明月高悬的夜晚，他俩干脆利落地节约了许多雾中观花的程序，乡村大嫂老马识途般将怀中十七岁的少年拉进了洞天福地。当焚身的野火燃尽后，乡村大嫂抱歉地说：“我错了，你的童身应该交给一位处女的。现在，我却抢先吃了。”顿了顿，她又说：“将来，你要对人家好。”

江龙利明白乡村大嫂话中的“人家”是指他未来的媳妇。他艰难地将两片嘴唇从乡村大嫂丰硕的乳峰上撇开，水淋淋般响亮地啞了一声，望着身下这位比他大十岁的女人，他认真地说：“我不要什么处女，我只要你。我是认真的。”

仰视着近在咫尺的十七岁少年，乡村大嫂想起远在广东省珠海市打工的丈夫。她明白自己遇到了麻烦。江龙利的认真是不顾一切的。她本人只是将两人之间的性事当作疲劳后解乏的一杯药酒。她怎么会改嫁给一位毫无社会阅历和生存能力的十七岁的乡间少年呢？于是，年底到来前，当乡村大嫂把江龙利这位童子鸡娃（不醒世事的少年）浸到沸腾的情感大锅里起起落落地麻了个浑身酥软后，深恐夜长梦多的她，在冬天的一个早晨，挎着旅行包前往广东珠海寻找她的丈夫去了。在乡村大嫂的想象里，十七岁的乡村少年江龙利不大可能天遥地远地追到珠海去找她吧？此其一；其二，江龙利在性事的“催肥”下，如同温室里的反季节蔬菜一样比其他同年的男人加快成熟起来。乡村大嫂害怕地想，等对方猛然长醒（懂事）后，她想，到时候丢不开的，可能不是江龙利而是她乡村大嫂本人了。

那位乡村大嫂作出的分手决定无疑是正确的。然而，对于十七岁的少年江龙利来说，却一口咬定他俩的爱情亦如眼前的江桥村一样山青水秀。在他蓝天白云般单纯的心中，屋后静默的大山是年老的，屋前潺潺的山涧流泉却年轻如晨露。江龙利天真地想，既然水击礁石都可以撞出珠落玉盘般美妙的声音，凭什么年少男人就不能在年长女人身上擦出爱情的火花呢？

第二年初春，不到十八岁的江龙利以各种借口从亲朋好友处借到了一千元路费赶到县城。那些借钱给他的亲朋好友们哪里知道，一位乡村少年的内心正被炽热的忘年爱情煎熬着。江龙利要讨回远流南国的乡村大嫂的情债。

这个季节正是内地的民工大量涌往全国各地打工的民工潮高峰期。在县城，第一次出远门的江龙利轻信了一个车贩子的花言巧语，错误地踏上了一辆合江县至泸州的中巴车。结果可想而知。中巴车在泸州将他零售给了另一辆泸州至重庆的中巴车。到重庆后，当车贩子准备将他这只猪仔（傻瓜）再次零售给一辆重庆到贵阳的大客车时，吃一堑长一智的江龙利这次不干了——他愤怒地把车贩子暴打一顿，大喝道：“钱，还我的钱。”

愤怒的结果，江龙利不仅没讨回钱，反而让车贩子的同伙们向当地公安机关报了抢案。

在派出所里，在一位中年警察的严厉询问下，江龙利诉说了他被一路零售的经历。说到激动处，他居然哭了出来。他说：“我准备到珠海去讨回我的婆娘。路费都是向人家借的。”

那位中年警察打量着这位乡间少年，觉得有些滑稽，他想，一位看起来鸡眼睛（未成年）都没睁开的乡间少年，居然有一位出逃的婆娘？他问：“说说你那位逃跑的婆娘的故事听听。也许，对证明你不是抢劫有帮助。”

于是，江龙利把他与乡村大嫂的爱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了面前这位中年警察。问题在于，纵然他浑身是嘴，没有任何旁证说明他犯的不是见财起意般的突发性抢劫，而车贩子报的抢案却有同伙为其作证。

当天晚上，江龙利以犯罪嫌疑人的身份被临时拘押在派出所里。

他问：“我这件事会有什么结果？”

中年警察很干脆地答道：“要么有罪，要么无罪。”

似乎真的应验了吉人自有天相这句话。

一夜失眼的江龙利红着双眼好不容易熬到第二天上午，他抢劫的嫌疑终于解除了。

一位声称自合江县到泸州、泸州到重庆都跟他同车同行的陌生旅客到派出所为他作了人证，还了他的清白。手提旅行袋的江龙利，亦悲亦喜地走出派出所大门。中年警察笑容满面地拍了一下他的肩头，指了指不远处一位年近四旬的女人，说：“是她还了你的清白，还不过去谢谢人家。”

江龙利没有一丁点关于这个女人的记忆。当然，沿途上上下下那么多乘客，他不可能也无必要记住每一位陌生的客人。他急忙跑到那位女人面前，咚一声跪倒在她脚下，感激涕零地说：“娘娘，谢谢你救了我。”

——四川话中的娘娘类同于普通话中的阿姨，江龙利后来喊她桂姨。

因为有了桂姨突然间冒出来作证，所以，江龙利的冤枉得以洗清。不仅如此，义气的桂姨怀着一腔救人救到底的热情，拉着江龙利的手上了一辆出租车。她说：“走，到我家去。”

没多久，出租车驶进一片居民区里，停到一幢楼房前。在这幢楼房的四层楼上有一套桂姨几近于清贫的家。家中没有太多过日子的摆设。然而，在这套空荡荡的屋子里，江龙利这位刚刚走出封闭与落后的合江县江桥村便受到一路惊吓的乡间少年，在桂姨成年女人特有的情暖人间般的嘘寒问暖下，他这只孤雁很快就浸染在对方浓浓的温情里。一瞬间，江龙利甚至产生了一种甘愿给对方当干儿子的强烈念头。过了许久，江龙利奇怪地问：“桂姨，你的男人……姨父呢？”

桂姨原本温“晴”绵绵的脸色顿时阴沉下来。她转头望着窗外灰蒙蒙的天空。许久，桂姨才轻轻说：“小江，我跟你的遭遇，有相同的地方。区别只是男、女性别不同罢了。”

桂姨年轻的时候，如痴如醉地爱上了一个大她许多岁的男人，那男人姓况名英汉。况英汉许诺与原配夫人离婚后，一定将她扶正（嫁娶）。许多年过去了，人到中年的桂姨，不但没等到扶正（嫁娶）的那一天，反而，她还失去了情人的位置。因为，况英汉现在已经是南天市的一位实权人物，所以，考虑到公众形象，况英汉不方便继续包养桂姨了。

桂姨幽幽地说：“实际上，况英汉是看我人老珠黄，又重新包养了一个年轻的女孩子。”

对于不到十八岁的江龙利来说，故事中那位“爱上一个有家的男人”的桂姨的不幸遭遇，深深地感动了他，他的双眼顿时潮湿起来，愤愤地问：“桂姨，你为什么不对他？”

在江龙利天真的想象里，他这位乡间少年为讨回乡村大嫂的情债敢于万里追“妻”，桂姨这位成年女人，为什么没有这样的勇气？

“我是要讨回的。”这时候，桂姨双目发亮地望着江龙利，“我讨的不光是情债，还要靠讨债而发大财。”讨债发大财？一时间，江龙利木呆呆地望着桂姨。

第二章 三十七岁女人的巫山云雨与十七岁乡间少年的情感嬗变

虽然，江龙利不明白桂姨话中的讨债具体是指什么？但是，等他明白讨债计划需要得到他的鼎力相助时，他已经全身酥软地浸泡在桂姨温暖如春的怀抱中了，也就是说，十七岁的江龙利在山青水秀的江桥村观光了二十七岁的乡村大嫂的洞天福地后，没料到，在繁华的大都市重庆，居然错误地买到了一张旧船票，开始领略三十七岁的桂姨的巫山云雨了。

江龙利在桂姨身上体验到了在乡村大嫂身上完全体验不到的惊奇与刺激。在江龙利的切身体验中，江桥村那条流水潺潺的小溪与川水汇聚巫峡激荡出来的汹涛完全不可相提并论，更何况，桂姨的“花样”是那位只知道“闭上双眼静默地享受战栗的喜悦”的乡村大嫂完全不可企及的。

桂姨在江龙利快活的巫峡航行中牢牢地控制着船速的快慢和方向。她仰视着身上这位一刻也不愿停顿、两颗眼珠如同长出脚爪般地在她胸前的两座神女峰峡谷间上蹿下跳的年少男人，嘴角情不自禁地掠过一丝冷纹。桂姨问：“小江，现在，你还愿意离开我去寻找那位二十七岁的乡村大嫂吗？”

江龙利毫不犹豫地摇摇头，“桂姨，我跟定你了。”

他的语气，显得很坚决。

桂姨轻轻地笑起来，笑声里，透出得意。她说：“小江，从明天开始，我要给你改姓况，叫你况龙利。你对我要习惯两种叫法，在外面，你喊我妈妈；在家里，你喊……”顿了顿，“最好，你什么都不要喊。”

终于，“航行”结束了。桂姨打开床头柜，从柜子里摸出一把小剪刀，转头笑眯眯地望着江龙利。一刹那，江龙利吓的面如土色，双手不由自主地紧紧捂住身体的某个敏感部位。

“桂姨，”他惊恐地说，“你要干什么？”

望着这位乡间少年的惊恐之状，桂姨禁不住噗哧一声笑了出来。她说：“我至今只接触过两个男人，一个是那个你即将见到的姓况的爸爸，另一个就是你。”

“那……你你你……”江龙利一只手指着桂姨手中的小剪刀，结结巴巴地说，“桂姨，你拿剪刀干什么？”

桂姨笑了笑，望着江龙利的隐私处，解释道：她要剪下男人身体某个部位的一小撮毛，留下一个想头（纪念）。说到这里，桂姨侧身，拉开床头柜，从一个隐秘的地方取出一个纸包，将一小团卷曲的黑毛展现在江龙利眼前。她说：“你看，这是况英汉当年留给我的想头（纪念）。”

江龙利看了看，他当然认得这是一种什么东西。然而，他不清楚，桂姨保存这种男女之间绝对隐私的东西有什么作用？

这时候，桂姨脸上浮出诡秘的笑纹，“没想到，当年，况英汉在浓情如火时给我留下的想头（纪念），若干年后，竟然会排上大用场。”

江龙利望着桂姨手中那一小团卷曲的黑毛，他仍旧不解，“桂姨，保留这种东西有什么用呢？”

桂姨先是将那团黑毛举到嘴唇前，轻轻地吻了一下，继而小心翼翼地重新收藏起来，最后，她双眼定定地望着江龙利，两颗眼珠在昏暗的灯光下闪出偷油婆（蟑螂）般的贼光。

桂姨两道冷冷的眼光宛若两股寒风从江龙利心中吹过，他情不自禁地打了一个寒噤。与此同时，他忽然想起一个早就应该想到的问题：桂姨是怎么知道他被拘押在派出所的？仔细一想，桂姨在派出所为江龙利的担保理由是站不住脚的——她自合江县到泸州、泸州到重庆都碰巧与江龙利同车，这是可能的；不可能的是，作为完全陌生的同车旅客，到达重庆后，便彼此各走东西，她怎么可能在事隔一天后，居然奇迹般地冒出来为江龙利作证呢？何况，在江龙利的记忆里，车上的众多旅客中，根本就没有桂姨这样一位女客人。难道，这场作证的游戏，是有人故意安排的？想到这里，江龙利不由自主地又一次打了一个寒噤。

桂姨仿佛看穿了江龙利的心思，她脸上浮起一丝冷笑。她轻声问：“你害怕什么？”

“桂姨，我……”

江龙利本来想把心中的疑问说出来，话到嘴边，却又硬生生地吞了回去。

桂姨的脸上还是挂着一丝冷笑，她先是关掉屋子里昏黄的灯光，继而赤身裸体地站起身，走到窗前，哗哗地拉开窗帘，又向床上的江龙利招招手，等江龙利站到身边后，桂姨一只手抱住江龙利的腰，另一只手远远地指着山城重庆灯火辉煌的夜景，说：“小江，你喜欢过城市生活吗？热闹繁华的大都市好呢还是你的家乡冷寂封闭的江桥村好？”顿了顿，又补充了一句，“我希望你说实话。”

江龙利闭上双眼。他的动机是准备认真地回忆一下山青水秀的故乡江桥村，以及流淌在房前屋后的潺潺流水，然而，进入他心中的，却是不远处大都市辉煌的灯火，以及身边这位虽然大他二十岁、但是仍旧风情万种的桂姨。

桂姨试探着问：“怎么，你不喜欢大都市？”

江龙利慢慢睁开双眼，用无可奈何的口气说：“桂姨，我喜欢过城市生活。”

“小江，你说的是实话。”桂姨笑了笑，紧接着问了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小江，过城市生活，就必须要有过城市生活的条件。请问，你有这样的条件吗？”

江龙利看了看桂姨，又望着远处繁华的夜景。许久，他问：“桂姨，你说的条件，是不是钱？”

桂姨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她重新哗哗地拉上窗帘，屋子立刻浸入一片黑暗之中。她把江龙利轻轻地拥入怀中，细声问：“小江，跟你那位二十七岁的乡村大嫂比，我的功夫怎么样？”

江龙利知道桂姨话中的“功夫”是指什么。他的脸忽然红了起来，沉默了一会儿，他将滚烫的脸孔埋入桂姨的两个乳峰间。他细声说：“桂姨，我跟你在一起，就像在天上做神仙。我跟乡村大嫂在一起，就像在田园上种庄稼的农民。”

桂姨噗哧一声笑出来，说：“小江，你这句话，又是一句老实话。”她双手捧住江龙利的脸孔，“人们常说，男人因为性生活快乐才喜欢某个女人，而女人则是因为喜欢某个男人才能够得到性快乐。”她话锋一转，“小江，

你在我身上，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性快乐，那么，你喜欢我吗？”

江龙利红着脸，毫不犹豫地地点头。

“那好，”桂姨慢慢地松开江龙利的脸庞，将一只手摊开到他的面前，“你既然喜欢我，请买一根金项链送我，好吗？”

江龙利没说话。

桂姨一步一步地紧逼过来：“你没有买金项链的钱，对不对？你连买一根金项链送给心爱的女人的几文钱都没有，凭什么条件梦想过城市生活？”

说到这里，桂姨将床头灯打开。粉红色的灯光从桂姨身后投射过来，将她赤裸的躯体在屋子里扯成一个瘦长的黑影。那黑影，刚好罩住江龙利。桂姨望着江龙利，她明白这位十七岁少年的痛苦心情。想想看，一位有自尊心的男人不能提供自己心爱的女人的一点小小的物质要求，他的心情，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滋味？桂姨不自觉地摇了摇头。她心里悄悄叹息一声，小江，谁叫你十七岁时就春花绽放开始犯男女之间的生活错误？谁叫你在无意中撞到了我的枪口上？我的发财计划，万事俱备，欠的，就是你这样一个东风。

江龙利慢慢走到床边，慢慢地穿上自己的衣裤，随着扣上最后一颗纽扣，两颗泪珠，也从他眼里滚了出来。

桂姨先是默默地看着江龙利，等对方做完了这一切后，她才伸出一只手，轻轻地揩净江龙利脸上的泪水。她细声问：“小江，我伤害了你的自尊心吗？”

江龙利眼泪汪汪地望着桂姨，显得神态落寞。他埋下头，说：“桂姨，我会永远记住你给我的快乐。我刚刚从农村出来，不敢瞒桂姨，我现在很穷，就连这次出远门的一千元路费，都是找亲朋好友借的。”他猛然抬起头，“桂姨，我现在才十七岁，我将来一定会挣许多钱，到时候，我一定给桂姨买一根全世界最好的金项链。”

江龙利的一本正经非但没有得到桂姨一丝一毫的感动，反而激起她一阵阵的冷笑。那哼哼的冷笑声，在清静的屋子里分外刺耳。桂姨心想，十七岁的小男人，真是少年不识愁滋味。

江龙利耳朵听着桂姨的冷笑，口气却是异常的认真严肃：“你不相信我说的话？你不相信我将来一定会很有钱？”

桂姨慢慢张开双臂，嘴唇朝床头上的一件睡袍努了一下，示意江龙利给她披上。等江龙利把那件睡袍披到她身上后，她轻轻说：“小江，你喜欢的桂姨已经三十七岁了，等到你将来发财的时候，桂姨已经人老珠黄了。”她嘴角浮起一丝凄凉的笑纹，“那时候，你喜欢的女人，已经不是桂姨了。”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江龙利立刻否认道，“桂姨，我在你身上得到的快乐，其他任何女人都办不到。”

桂姨先是哈哈大笑起来，接着把江龙利推开几步，笑眯眯地打量着对方。她问：“小江，你在江桥村的时候，谁给了你快乐？”

“这……”

“小江，要说实话。”

江龙利的脸孔又一次红了起来，“乡村大嫂。”

桂姨笑着问：“那时候，在你这位十七岁农村男娃儿的心眼里，还有比乡村大嫂更快乐的女人吗？”

江龙利轻轻摇摇头。

桂姨走过去，把江龙利拉入怀里，双眼却望着天花板，说：“小江，你自从有了我，你的快乐才有了比较。今天晚上，你满心眼里只有桂姨，我相信你说的是实话。不过，将来，你身边有了其他女人，等你有了更多的快乐比较后，你今天的老实话，就成为一种天真幼稚的想法。”

“桂姨，我不会。我……”

江龙利不知道该如何表明自己的心迹，或者说，他此刻的真情。

桂姨并不在乎江龙利的表白，她幽幽地叹口气，说：“当年，类似这样的老实话，他对我说了成千上万句。可如今，唉……”

江龙利知道桂姨话中的他是指那位陌生的“爸爸”况英汉。

又过了许久。

江龙利从桂姨怀中脱开身，整了整衣衫，又从屋角提起旅行包，慢慢朝门口走去。

桂姨冷冷地看着他，“小江，你真的要离开喜欢你的桂姨吗？”

这时候，江龙利的手已经捏住了门锁。他只要轻轻地打开门，脚步往门外一跨，他未来的命运就完全不一样了。

虽然，桂姨的口吻是冷冷的，但是，与过去不一样的是，这一次，桂姨是这样说的：“你真的要离开喜欢你的桂姨吗？”

——不是江龙利喜欢桂姨，而是桂姨喜欢江龙利。

旅行包从江龙利手中掉到地上。他转过身望着桂姨，眼眶里的泪水哗一下流了出来。他既感动又羞惭地说：“桂姨，说实话，我不想离开你。可是，我没能力，没有钱，我不能给你买金项链。”

虽然，桂姨仍旧站在原地，但是，她却将双臂完全张开。她在等着江龙利重新扑进她的怀里。

果然，江龙利一步一步地倒回桂姨面前，将泪流满面的脸孔重新埋入桂姨的两座乳峰峡谷间。他说：“桂姨，我想成为城里人，我想过都市生活，我需要找钱的门路。”他缓缓地抬起头，“桂姨，你有发财的办法吗？”

成功了！桂姨心里怦怦地狂跳起来。她已经把十七岁的乡间少年江龙利收服了。不过，桂姨极力压制住内心汹涌的心潮，她故作平静地捧起江龙利的脸孔，故作无限深情地在对方脸上蜻蜓点水般地轻吻几下。

“小江，发财的门路，桂姨早就想好了，你只需要……”

说到这里，桂姨脸上忽然滚过一阵红潮，双眼闪出饥渴似的光芒。

江龙利迫不及待地问：“桂姨，需要什么？快讲。”

没料到，桂姨避开了那个“你只需要”，反而用一种罗布泊大沙漠旅人口干舌燥的语气，说起了另一件事：“小江，你如果现在需要快乐，我一定尽心尽力地满足你。”

对于一个已经有过两位女人的十七岁少年来说，江龙利知道，桂姨此刻是正话反说。桂姨体内炽热的火焰，需要他去浇灭。接下来，江龙利不说一句罗嗦的闲话，他用最快速的动作扒掉双方身上的衣服，又用最猛烈的体力去应对桂姨唱响在黑夜中的呻吟声。

不知不觉，已经到子夜时分。

这时候，所有的激情已经从桂姨体内如同易涨易退的山溪水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她偏过脸，看了看睡在身边的江龙利。此刻的江龙利，已经沉入巨大体力消耗之后的鼾睡之中。桂姨轻轻地拉开床头柜，从里面取出一包香烟，点燃后，她将上身半倚在床头上，随着一个接一个的烟圈从她嘴中吐出来，她微微地眯起眼，将心中的计划再一次细细地过滤了一遍。等那支烟抽完时，她的脸上已经浮起成竹在胸般的得意笑容。她又从床头柜里取出一本地图册，双手端到眼前，打开，翻到南天市。她眼睛盯着一根粗粗的红线——那根粗粗的红线是七个字：南天市人民政府。很快，桂姨的思绪沉入南天市人民政府的字体中。不知不觉中，一粒泪珠滴到江龙利眼皮上。

江龙利从梦乡中惊醒过来。他惊愕地看到桂姨双手捧着一本地图册，两眼正淌着清亮的泪水。他撑起身，一把夺下对方手中的地图册，惊诧地问：“桂姨，你怎么了？”

虽然，江龙利的突然之举把桂姨吓了一跳，但是，桂姨还是飞快地稳下神来，不好意思地擦了擦泪水。她感慨万端地说：“想当年，我和他秘密交往的那段时光，是何等的快乐，也是何等的风光，没想到，如今……唉……”

江龙利知道，桂姨又想起了那位陌生的爸爸况英汉了。

桂姨将地图册放回床头柜里，重新抽出一支香烟，刚要点燃，忽然想起了什么。那支香烟在她两片嘴唇间磨来磨去。

江龙利诧异地问：“桂姨，你想什么？”

桂姨似乎没听到江龙利的话。她先是将那支香烟一点一点地塞进嘴里，细细地咀嚼着辛辣的烟草，继而，她慢慢地转过头，用一种骇人的眼光盯着江龙利。

桂姨的眼光之所以说是骇人的，是因为江龙利在对方的眼光中，除了看到志在必得以外，还看到一种埋藏很深的凶恶。惊骇中，江龙利情不自禁地把身体往桂姨身边靠近过去。

桂姨却把江龙利轻轻地推了开去，冷冷地说：“小江，你穿好衣服，站到窗口前，我有话问你。”

江龙利吃惊地望着桂姨。一时间，他甚至怀疑桂姨是否神经有问题？然而，当看到对方一脸的肃然，似乎没有一点不正常的痕迹可寻。在这种忐忑不安中，江龙利只得穿好衣服，站到窗户前。

“小江，”桂姨的口气如同她的脸色一样的严肃，“你把窗帘拉开。”

江龙利只好拉开窗帘，一边拉动窗绳一边不解地回头望着桂姨。

这时候，桂姨将双手枕到脑后，说：“小江，把你看到的夜景告诉我。”

“高楼、霓虹灯、大街、长江大桥、汽车……”

江龙利望着窗外的夜景，把他看到的说了出来。他心中的疑惑更深更浓了。桂姨到底在玩什么样的把戏呢？难道她是一个喜怒无常的女人吗？

“小江，”桂姨仍旧用双手枕着头，“现在，提着你的旅行包，站到门口去。”

江龙利浑身颤抖了一下。他以为桂姨改变了早先留他下来做情人和儿子的想法，现在要赶他走了。江龙利扑到床边，先是喊了一声：“桂姨。”继而，他咚一声跪倒在床前，“桂姨，你不要我了吗？”

事实上，真正害怕江龙利离开的恰恰是桂姨。须知，在桂姨的计划里，缺少了江龙利，她的整个计划就会付诸东流。应该说，要把江龙利这样一位初涉世事的十七岁少年的思想和情感进行嬗变，对于桂姨来说，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然而，桂姨是一位闯荡江湖的成熟女人，她不允许自己精心策划的计划有任何一点失败的地方。她要把眼前这位十七岁少年牢牢地拴在手里。桂姨先是打量着跪在床前的江龙利，继而用眼角瞟了几眼木门，用一种不容商量的语气说：“你到门口去。”

江龙利还想说什么，嘴皮动了几下，却终于什么都没说。他无精打采地站起身，同样无精打采地提起旅行包，走到门口。他的一只手放到先前曾经捏过的门锁上。想了想，他还是忍不住问：“桂姨，你真的不要我了吗？”

桂姨说：“我要你。我不仅要你的身体做我的小情人，我还要你的心做我最忠实的小儿子。”

江龙利既惊且疑地望着桂姨。惊的是桂姨并不是真心赶他走，疑的是桂姨为什么要这样做？

这时候，桂姨将双手从脑后抽了出来，上身直挺挺地坐在床头上。她双眼逼视着江龙利，严肃地说：“你刚才已经看过窗外的不夜城了，窗外有高楼、有汽车、有人们梦寐以求的豪华生活。你只要死心踏地跟着桂姨，做桂姨的小情人，做桂姨的小儿子，那么，不久的将来，你同样会拥有属于自己的高楼、属于自己的小车。”她将口气放缓，“小江，如果你不愿意过有高楼有小车的豪华生活，愿意回到你的故乡江桥村去，你现在就做出决定。”她笑了笑，“走出去，请带好你的旅行包；留下来，请把旅行包扔掉。”

江龙利没有任何犹豫，立刻奔到窗前，将手中的旅行包往窗外扔去。与此同时，他突然间大叫一声：“糟了！”

江龙利的叫声把桂姨吓了一跳。她睁大双眼，目不转睛地盯着脸色发白的江龙利。

“桂姨，糟了糟了。”江龙利指着窗外，失悔地说，“扔旅行包时，我忘记了里面还有几百块钱的路费。”

听说仅仅是扔了几百元钱，桂姨长长松了一口气。她一边将上身倒回床头上，一边朝江龙利招招手，用一种既愉快又俏皮的口气说：“我的小情人，我的小儿子。来，来来来，到桂姨身边来。”

虽然，江龙利双脚走到床边，但是，两眼仍旧望着窗外黑沉沉的夜景。毕竟，对于一穷二白的江龙利来说，无意中扔掉的几百元钱实实在在地让他心痛。

桂姨伸开双手，捧住江龙利的脸孔，将对方的视线慢慢地从窗口转移到自己的脸上，她仍旧用那种愉快而又俏皮的口吻问：“我的小情人，我的小儿子，你真的决定，从今往后，一心一意地跟着桂姨闯世界，发大财？”

江龙利郑重地点点头。

直到这时候，桂姨才真正地心花怒放起来，脸上得意的笑容如同风起云涌一般。她把江龙利紧紧地抱入怀里，欣喜地说：“小江，旅行包扔了就扔了，不值得你为那几百元钱心痛。”她说，“只要你死心踏地跟着桂姨，把旧情讨债的计划一步一步地实施成功，不久的将来，堆在你面前的，将是一座巨大的金山。”

江龙利努力地把脑袋从桂姨的怀中挣脱出来，双眼射出两道粲然的金光。他极其认真地问：“桂姨，我什么时候才能看到那座金山？”

桂姨将双眼投向窗外的夜景深处去，说：“快了。你很快就会看到那座金山了。”

顺着桂姨的视线，江龙利也转头望着窗外黑沉沉的夜景。他的目光没有桂姨的犀利与远视，他非但没有看到什么粲然炫目的金山，反而，他望见一团又一团的黑雾从夜景深处一重接一重地弥漫过来……

第三章 《南天日报》上的重要新闻与火车站的讨债演练

一个星期后，江龙利跟着桂姨乘上火车，前往南天市。

南天市过去是地区行署所在地，后来地、市合并，组建成地区级的南天市，下辖若干个区县。

火车到达南天市后，桂姨并没有急于寻找住宿的地方，相反，在南天火车站广场上，她从一位报贩手里买了一份当天出版的《南天日报》，两颗眼珠在报纸版面上快速地滚了一遍，最后，当一行文字出现在她眼前时，她禁不住得意地笑出声来。

桂姨的笑声让江龙利感到莫名其妙，他的目光先是在桂姨脸上闪来闪去，继而投向报纸上那行醒目的黑体字上：昨天下午，况英汉市长视察污水处理厂并作重要讲话。江龙利把一根手指在那行文字上点来点去，警惕地望了望四周，小声问：“报纸上这个人，难道就是……”

他卷回舌头，吞回了后面的话。

桂姨微微地侧过脸，讳莫如深地望着江龙利。尽管江龙利没有把话说完，她还是明白对方话中要表达的深层意思。接下来，桂姨将《南天日报》铺在广场的水泥地上，权且作为坐垫，屁股刚好把那行醒目的黑体文字死死地压住。她抱起双膝，抬起脸，眯着眼睛仰望着天宇深处刺目的阳光。

江龙利学着桂姨的样子，坐在桂姨身边。

许久，桂姨开口了：“我教给你的东西，你全都牢牢记在心里了吗？”

江龙利默默地点点头。

一会儿，桂姨站起身，双手拍了拍屁股，说：“我们走吧。”

江龙利跟着桂姨走了几步，忽然想起了什么，倒回身拾起地上的《南天日报》，刚要仔细地折好，却被桂姨冷冷的目光吓住了。

“你保留那份报纸干什么？”

“桂姨，我……”一时间，江龙利不知道如何给桂姨解释，想了想，他指着《南天日报》上那行醒目的黑体字，“上面有他的名字。”

桂姨冷冷一笑：“这种东西有什么保留的价值？”

“桂姨，我……”

没等江龙利说完，桂姨便一把夺过《南天日报》，三两下撕成碎片，随后往半空中一扔。一阵纷纷扬扬的纸花，便在微风中飘浮起来。与此同时，一位躲在暗处的中年妇女飞快地现出身来，她一边跑一边从腰间扯出一个红布袖套。看来，中年妇女是火车站广场上的清洁监督员。眼见中年妇女跑到桂姨面前，还没说话，桂姨却抢先开口了——她用一种戏谑的口气，笑着说：“乱丢垃圾，罚款。”

中年妇女先是愣了一下，继而，她也笑起来，“这位大姐是个明白人。”

桂姨仍旧用戏谑的口吻问：“罚多少？”

中年妇女从裤袋里掏出一叠票据，做出撕票的样子。她说：“态度好，罚你十元。态度不好，罚你一百元，甚至罚你一千元，我都找得出罚款理由。”

桂姨掏出五元钱放到中年妇女掌心里，“我不要你撕什么罚款的票据。”

中年妇女脸上立刻堆起青藏高原般的笑容，她将那张五元的钞票飞快地揣入衣袋，转身朝另一个方向走去，一边走一边说：“世间上的许多事，真也是假，假也是真。”

等那位中年妇女的身影消失在暗处后，江龙利才将恨恨的眼光从暗处收回来。他说：“他妈的，那婆娘，口是心非。”

在江龙利的想象里，桂姨在行贿五元钱摆平了中年妇女后，应该是离开火车站的时候了。没料到，桂姨先是低头望了望满地的纸屑，蹙额想了一下，然后将目光落到江龙利身上。江龙利在桂姨的眼睛里看到了一种埋藏很深的凶光。这是他第二次看到面前这位既是他情妇又是他妈妈的女人目露凶光了。

桂姨慢慢地说：“小江，刚才的一幕，你已经看得清清楚楚了。现在，我问你一个问题，我们应该怎么办？”

江龙利先是想，一走了之。这也是绝大多数人的想法。然而，他又想，桂姨问他这个问题，不可能是一走了之这么简单。犹豫了一下，他试探着反问：“桂姨，你的意思，我们如何讨回那五元钱？”

桂姨夸奖道：“你有进步了，你知道维护自己的利益了。”她话锋一转，“你先前付出的是五元钱的成本，仅仅为了讨回五元钱，岂不劳神费力，太不合算？我给你一次操练胆量的机会，你一定要想出一个办法从那位中年妇女的手中讨回……”想了想，她伸开五指，“讨回五十元钱吧。”

江龙利的目光从桂姨伸开的五根手指缝间穿过去，刚好看到对方一脸冷冷的笑影。一刹那，他猛然醒悟过来。

桂姨要利用这个“罚”与“讨”的机会，除了操练他这位情人兼儿子的胆量之外，还要操练他这位情人兼儿子的谋略。他的脸孔立刻因激动而涨红起来，说：“好，桂姨，我现在就去找那位中年妇女。她乖乖退钱就好，她如果不退钱，哼，就别怪老子不客气。”

桂姨讳莫如深地望着江龙利，提醒道：“记住，是五十元钱，而不是五元钱。”

说到这里，桂姨似乎想起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景象，禁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江龙利不解地望着桂姨。他问：“桂姨，你笑什么？”

桂姨刚想说什么，心中的想法又飞快地一变，她慢慢地闭上嘴，只把嘴唇往中年妇女消失的方向努了一下。意思是可以行动了。

怀着一颗既兴奋、又害怕、还有些少年血性般的冲动情绪，江龙利离开桂姨，往早先中年妇女消失的方向走去。

桂姨一闪身消失了。

那位中年妇女躲在一个暗角里，坐在一只矮凳上，双掌托起下颏，两颗眼珠在川流不息的人群里仔细地寻找罚款机会。江龙利站到她的面前时，她还认得这位少年。她以为对方要问路。

“小兄弟，你到哪儿？”

说这句话时，她脸上还露出少见的笑容。

江龙利一只手叉在腰间，装出一副气势汹汹的样子，另一只手伸到中年妇女面前，说：“你刚才拾了我掉到地上的五十元钱。为什么不还给我？”

中年妇女吃惊地站起身，一脚踢开身后的矮凳。她先是把江龙利上上下下打量了几遍，脸上的神情由惊愕渐渐地变成不屑、变成羞怒。大概，在这以前，还从来没有其他人向她讨还什么罚款。很快，她的神色又变得皮笑肉不笑起来，用一种戏谑的语气说：“小伙子，只要谈钱，好办。走，到办公室，我两人仔细商量。”

江龙利不知是计。他跟在中年妇女身后，左弯右拐，进入一间空荡荡的屋子里。他前脚刚一进去，后脚便跟进来几位佩戴着红袖套的年轻男人。

中年妇女朝江龙利嘻嘻一笑，问：“你不是要退钱吗？”

江龙利眼望那几位年轻男人，心知不妙，脚步不由自主地朝门口退去。然而，一切都晚了。站在门口的一位年轻男人飞起一脚，把江龙利踹倒在地上，紧跟着，便是一阵暴风雨般的拳头与脚掌，响亮地击打在他身上。江龙利禁不住大声地嚎哭起来。

中年妇女没有动手，她站在旁边，仍旧是皮笑肉不笑的样子，说：“罚了你的款，还敢找老娘退钱。哼哼。”她说，“在南天火车站这块地盘上，这还是开天辟地第一件稀罕事情。”

一位年轻男人从腰间掏出一副铁铐，把江龙利双手反铐在一根铁管子上。望着江龙利身上密密的青红伤痕，年轻男人威胁道：“你信不信，老子把你整死在这间屋子里，让你的亲人尸体都见不到？”

年轻男人的话音刚落，一位女人的声音立刻在门外响起：“我不信。”

这是桂姨的声音。与此同时，那扇木门被砰一声踢开了。一位戴着红袖套的中年男人满面怒容地出现在门口。当中年男人发现江龙利被反铐在铁管子上时，厉声问：“这是谁干的？快打开。”

早先那位铐住江龙利的年轻男人赶快掏出钥匙，正准备打开手铐时，桂姨伸出一只手挡住了。

桂姨冷冷地说了一句：“等他们来了再打开吧。”

虽然，江龙利不知道桂姨话中的“他们”到底是指什么人，但是，桂姨这句话却把那位中年男人吓住了。中年男人的脸色立刻变得刷白，双眼直愣愣地望着桂姨。

桂姨并没有看中年男人，她将双眼冷冷地转向中年妇女，问：“是你把我儿子弄到这间屋子里来的？”她又目光转向那位年轻男人，“是你用手铐把我儿子铐起来的？”她的目光从众人脸上滑过去，“你们知道什么叫做非法拘禁罪吗？”她用手指着江龙利，“你们知道他是什么人吗？”

一时间，中年妇女与那几位男人面面相觑。这时候，中年男人回过神来，恨恨地瞪了那位年轻男人一眼，一把夺过手铐钥匙，又飞起一脚，将对方蹬倒在桂姨面前，故作气愤地骂道：“你胆子太大了，敢拿手铐乱铐人。快给这位大姐赔礼道歉。”

虽然，那位年轻男人暂时还不知道桂姨的来头，但是，中年男人明打击暗保护的意思，他是完全领会了的，

因此，他立刻跪在桂姨面前，做出一副悔恨极了的痛苦表情。他说：“大姐，我不知道他是你的公子。我冒犯了大姐，我该死。”

说到这里，他还往自己的脸上打了两个耳光。

看他高高举起的手掌，似乎耳光会响亮地落到自己的脸上，然而，等打到脸上时，却只有轻轻的两下雨点般的响声。他这个多少有些滑稽的动作把桂姨逗笑了。于是，随着桂姨噗哧的笑声响起，屋子里的气氛立刻活跃起来。趁此机会，中年男人把江龙利手上的铁铐打开了。直到这时，江龙利才知道，中年男人姓封，不仅是南天火车站卫生监督队的队长，还是那位中年妇女的丈夫，人们叫他封队长。至于那几位男人，他们是封队长的手下。封队长把桂姨拉到屋外叽咕了一阵。等他俩重新跨进屋时，似乎已经达成了某种协议，两人的脸上都露出和平谈判成功后的喜色。

桂姨把江龙利一步步推到中年妇女面前，说：“龙利，常言说，不打不相识。没有今天这场误会，你哪里有机会认识胖阿姨。快喊一声胖阿姨。”

江龙利不解地抬起头望着桂姨，心里升起一团疑问。这位几分钟以前还是他敌人的中年妇女，为什么现在竟然亲热得像一家人？难道，这就是所谓的化敌为友吗？

没等江龙利亲热地喊出那声胖阿姨，桂姨又将他推到那位年轻男人面前，说：“这位是南天火车站的刘三哥。往后，你有需要跑腿的事，叫刘三哥给你办。”

封队长朝刘三哥使了个眼色。

刘三哥脸上立刻现出受宠若惊的神态，他飞快地伸出双手——他异常机灵地捧住桂姨的手而不是江龙利的手，连声说：“好说好说，往后，有跑腿的事情，尽管找我刘三。”

桂姨笑着说：“从今天起，我们就是朋友了。”她再次推了江龙利一把，“龙利，叫一声刘三哥，往后，你与刘三哥就像兄弟一般了。”

“妈妈，”他说，“他们刚才打我、铐我，现在……”

“龙利，”没等江龙利说完，桂姨便厉声打断他的话，“刚才，他们不知道妈妈的身份，对你多有冒犯；现在，妈妈跟他们已经是朋友了，你还计较朋友之间打你、铐你的事情干什么？”

这一次，轮到江龙利目瞪口呆了。

等到江龙利坐上出租车离开南天火车站时，他都还没有完全从目瞪口呆中回过神来。他实在不明白，桂姨是怎样“镇”住那帮人的？她又是怎样化敌为友的？想了想，他问坐在身边的桂姨：“你是如何‘镇’住他们的？”

桂姨脸上露出讳莫如深的笑容，双眼望着前方。江龙利的一切疑问，桂姨心里明镜般地清楚。她先是对司机吐出一个地名：“到南天市政府招待所。”继而，她才缓缓地回过头，眼光在江龙利脸上的伤痕上扫来扫去，缓缓地问：“小江，你讨回五十元钱了吗？”

江龙利脸上一红，不好意思地把目光转向车窗外。他不仅没讨回一分钱，反而，挨了一顿暴打。他想，我真他妈倒霉透顶了。

桂姨轻轻一笑，掏出一个信封扔到江龙利怀中，说：“钱，我帮你讨回来了。不过，不是五十元，而是五百元。这点钱，是他们付给你的医药费。”

江龙利吃惊地望着桂姨。信封落到他脚下，他竟然不敢拾起来。愣了半晌，他才伸出一只手，把五根手指在眼前一根一根地张开来，一颗眼珠落在手指上，另一颗眼珠弹到桂姨身上。他吃惊地问：“从五十元到五百元钱，你是怎么弄到手的？”

桂姨没有回答江龙利的问题，却把双臂抱在胸前，轻轻闭上双眼，轻轻出了一口气，“现在，我想好好地静一静。”

很快，桂姨便进入一种冥想的梦境里。

坐在旁边的江龙利，观察到桂姨的脸上，时而掠过一丝惊喜、时而浮过一线警觉。江龙利悄悄地抬起脚下的信封，悄悄地打开封口，果然，里面装着五百元钱。他刚把信封放入衣袋，立刻感觉不妥，急忙取出来，轻轻地塞入桂姨的衣袋里。

“小江，信封里的五百元钱，算作你的零花钱吧。”

江龙利忽然听到桂姨轻而缓的声音，心里禁不住格登跳了一下。妈呀，桂姨的眼睛并没有“闭”上啊！他脸

上挤出僵硬的笑容，说：“桂姨，这钱，还是放你身上安全。”

桂姨仍旧闭着双眼，仍旧将双臂抱到胸前，仍旧用先前那种轻而缓的语气说：“小江，大都市不比你的故乡江桥村。你在江桥村，可以一连几天都不花一分钱；但在城市里，没有钱，你将寸步难行。小江，你还年轻，只看到都市生活花钱如流水般的快乐一面，却没体验过身无分文时被千人踩万人踏的苦难一面。那种滋味，让你有一种剥光了衣服站在烈日下暴晒的炙皮般的痛苦。唉……”

对于江龙利来说，桂姨的话让他越来越糊涂了。一个小小信封里的五百元钱，居然引出了桂姨关于都市生活的万端感慨。他想，桂姨能够感慨出这种都市生活的人生体验，那么，她的过去，究竟是怎样的一种生存状况？

第四章 女服务员的白眼与桂姨的电话

南天市政府招待所终于到了。

办理完住宿手续后，一位女服务员将他们领进二〇二房间里。按照一般招待所的规矩，服务员当着客人的面，将房间里的所有生活设施交代清楚。最后，她指着电视机，对桂姨说：“我们招待所自己办有闭路电视，每天二十四不间断地为客人服务。”

桂姨先是一边听着服务员的介绍，一边不断地点着头。她明白服务小姐话中的“每天二十四不间断服务”的意思，那意味着，只要客人愿意，可以整天呆在房间里观看一部接一部或悲伤或喜悦的肥皂泡般的电视剧。忽然，桂姨问起一个很意外的问题——桂姨这个问题之所以问得很意外，是因为住招待所的外地客人，一般不会想到这个问题。她问：“小姐，你们南天电视台的本地新闻节目，是每天播放一次呢还是隔几天播放一次？”

没料到，这个很意外的问题却让那位女服务员飞快地捂起嘴巴嘻嘻地笑起来。

桂姨奇怪地看着她，“小姐，我的话有不对的地方吗？”

“没有。”服务小姐急忙摆摆手，“我们本地的新闻节目，南天电视台每天都要播放好几次。”

南天作为一个地区级城市，只能算作一个中等城市，从严格的新闻角度来说，哪里会每天都有什么新闻发生呢？然而，偏偏南天电视台每天都要数次播放重要新闻。在南天市，重要新闻是按照官阶的大小，很讲究等级与顺序的。用老百姓们的话来说，叫做排排座吃果果。

第一等重要新闻：市委书记手捧党章，大讲特讲“不拿公款嫖娼”；

第二等重要新闻：市长在会议桌边，手端茶杯严肃表态“不拿公款嫖娼”；

第三等重要新闻：组织部长对年轻的后备干部庄重地说“不拿公款嫖娼”；

第四等重要新闻：公安局长一边把玩着手枪一边承诺“不拿公款嫖娼”；

第五等重要新闻：法院院长屈起手指砰砰敲击法律文书说“不拿公款嫖娼”；

……

年仅十七岁的少年江龙利，惊诧地从沙发上跳起身，惊诧地问：“这也算重要新闻？这样的新闻，每天还要播放好几次？”他摇摇头，“搞不懂。”

那位女服务员斜视着江龙利，脸上现出一种少见多怪般的神色。她笑扯扯地问：“这位兄弟刚从农村出来吧？”

站在旁边的桂姨抢前答道：“小姐，你说得一点不错，他刚从一个非常偏僻的乡村走出来，没见过什么世面。”

那位服务小姐立刻露出果然被我猜中的得意表情，她毫不客气地说：“难怪，这位兄弟会对这样的重要新闻大惊小怪。越是偏僻落后的乡村，看电视的机会就越少。”说到这里，她打开电视，将频道调整到南天电视台，“小兄弟，你认真看一看我们南天市的重要新闻是一些什么内容吧。”

在服务小姐说这一番话时，江龙利脸上是阵红阵白，心里一会儿翻起乡间泥土上红薯的酸气、一会儿升起乡间作坊苞谷酒的醉意。等那位女服务员离开房间后，他才气冲冲地奔到门口，提起脚将木门砰一声关上，还朝着门口做了一个呸的动作，骂道：“哼！你嘲笑老子少见多怪？你他妈要是见多识广，为什么只能在招待所里当搬砖（替客人搬运行李）工人？”

桂姨先是静静地坐在沙发里，双眼目不转睛地望着江龙利的一举一动，最后，她实在忍俊不住地笑起来。

“小江，”她一边笑一边说，“好，好好好，你心中有这样一份愤愤不平，说明你将来一定有改变自己生存状况的信心与勇气。”接着，桂姨话锋一转，“小江，今天是我带你到南天市的第一天。在短短的一天时间中，你已经亲身体验了两种虽然形式不同但内容完全一样的不平等待遇。你想想，问题出在哪儿？”

江龙利明白桂姨话中的“两种不平等待遇”是指他在火车站和招待所的遭遇。他认真思考起来。是啊，在南天火车站上混饭吃的一些卫生监督员可以任意打他铐他，在南天市政府招待所的一位最普通的女服务员可以随意地嘲笑他，这些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

桂姨仍旧坐在沙发里，笑眯眯地望着江龙利。她问：“这个问题，你想通了吗？”

江龙利惶惑地望着桂姨，犹豫了许久，他小心地说：“桂姨，我生在乡间，长在乡间，我的命，是否也贱如乡间的一棵野草？”

实际上，他是把心中的疑问说了出来。

笑容从桂姨脸上渐渐退去。她慢慢地站起身，轻轻地拉开窗帘，明媚的阳光扑进来，一下子把原本幽暗的屋子照得透亮。

江龙利在桂姨脸上，看到了一层埋藏在明媚阳光之下的阴冷寒意。他不明白，桂姨脸上的阴冷寒意，到底是什么意思？

虽然，桂姨的双脚站在窗口前，但是，话，却是对站在身后的江龙利说的：“小江，在出租车上，你不是想问，我到底是用的什么办法弄到五百元钱的吗？”

桂姨的话音刚落，江龙利便情不自禁地一只手摸着脸上的伤痕，另一只手按着衣袋里的信封。

在南天火车站，桂姨眼看着江龙利的背影消失在暗角里，她几乎没有丝毫怀疑，这位初涉世事的十七岁少年不仅讨不回一分钱，反而还会饱受皮肉之苦。因此，她立刻到报摊重新买了一份《南天日报》，赶到火车站派出所，找到所长。她把《南天日报》往所长办公桌上铺开，一根手指点着那行醒目的“昨天下午，况英汉市长视察污水处理厂并作重要讲话”的黑体字，对所长说——当然，这个说法是她早就想好了的：她是南天市市长况英汉的亲戚，没料到在火车站，第一次出远门的儿子不小心丢了。桂姨说：“有人看见，我儿子随手扔了一张纸屑，被一位戴红袖套的中年妇女立刻带走了。”

开始，所长一听况市长的亲戚在火车站丢了儿子，神情立刻紧张起来。他呼一下站起身，一只手在半空中做了一个姿势。那个姿势让人联想起案情重大的情形。然而，等听到桂姨最后一句话时，所长的脸色立刻一变。他说：“你放心，这件事我一定为你办好。”

桂姨故作思忖的样子，将手放到电话机上，一边做出欲打不打的样子，一边征求所长的意见：“如果火车站警力不够的话，我打个电话到市政府，请况市长多派些人来协助你们，如何？”

所长急忙摆摆手，又为桂姨端上一杯水。他用一种安慰的语气说：“这一点小事，哪里敢惊动日理万机的况市长？我本人打个电话，只找一个人，便解决了。”

一会儿，所长话中的“一个人”就站到他们面前。

那个人，就是南天火车站卫生监督队的封队长。

所长恨恨地瞪了封队长一眼，“你手下那些罚款队员，又给我惹祸了。”

一边说着话，一边拉着封队长的衣袖到了门外。

等他俩重新返回屋子时，封队长显然已经从所长那里知道了桂姨的特殊身份。

“大姐，你稍等一会儿，我一定亲自把公子送到大姐手上。”封队长脸上现出诚惶诚恐的神态，拱了拱手，“我马上去找人。”

封队长刚要转身离开屋子，桂姨却说：“先别着急。”接着，她握了握所长的手，说了几句客气话，然后走到封队长面前，“我跟你一块去。”

“大姐，你去，可能不太方便吧？”

封队长的脸上掠过一丝慌乱，双眼不由自主地看了看所长。

所长略一犹豫，先是跟桂姨解释道：“那些卫生监督员，普遍素质不高，在罚款手段上，可能会采用一些人们不太理解的方式。”他诚恳地说，“如果他们有对不起贵公子的地方，请大姐看在我的面子上，不要太计较。”

所长话中表达的隐情，原本就是桂姨意料之中的事情，她也顺着这个话语梯子走下台，点点头，说：“所长，

看你说到哪儿去了。”她指着身边的封队长，“就算他的手下对我儿子采取了一些出格的罚款手段，那也是应该的。毕竟，我们过去不知道是一家人，对吗？”

有了桂姨几乎接近透明的说法，所长立刻放下心来。他一把握住桂姨的手，说：“大姐，你真是一个明白人。”

接下来，桂姨跟着封队长，七弯八拐地到达了那间小屋。再接下来，就是封队长主动付给江龙利的五百元医药费。

江龙利终于明白了。信封里的五百元钱并不是他身上的伤痕换来，而是桂姨的特殊身份巧取到手的。

桂姨问：“小江，你在南天火车站的第一堂社会课程，学得怎么样？”

江龙利避开了这个问题，却反问：“桂姨，如果没有你的特殊身份，我身上的伤痕，可能一分钱的医药费都换不来？”

桂姨立刻答道：“不是可能，而是肯定。”顿了顿，她补充一句，“要说存在什么可能的话，很可能你后来成为治安拘留的对象，关押进大牢了。”

桂姨的一番话，让江龙利头冒冷汗。他无力地坐在沙发上，双手抱着脑袋，沉入某种亲身体验似的思索之中。

一丝不易察觉的笑影从桂姨脸上浮过。只有她本人才清楚这丝笑影的真实含义。眼前这位年仅十七岁的乡村少年，已经按照桂姨的设计，慢慢进入了她理想中的角色。

这时候，电视里响起一阵轻松愉快的音乐。南天电视台每天数次播放的重要新闻节目又一次开始了。按照南天电视台约定俗成的规矩，重要新闻首先从市委书记主持某个会议开始、其次是市长在某个集市上与人民群众亲切握手……

桂姨忽然说：“小江，你爸爸比过去胖多了。”

江龙利慢慢地抬起头，双眼惶惑地望着桂姨。江龙利还没有从沉思中醒悟过来。他傻傻地问：“我爸爸在江桥村种地，日晒雨淋，他哪会长胖？”

桂姨很理解江龙利此时此刻的思绪，她宽容地笑了笑，手指往电视里的某个人物指了指，说：“这个人是你从未见过面的生身父亲。你一定要记住，只有这个人才能给你一个非常特殊的身份。”

江龙利的双眼顺着桂姨的手指移到电视里，只见“这个人”与群众握过手后，新闻镜头立刻切换到另一位副市长身上去了。

“至于你老家江桥村的父亲，”桂姨继续着刚才的话题，“他仅仅是你的一个养父。”

江龙利想到江桥村那位真正生他、养他的真资格的父亲，竟然在桂姨的策划里成为一名与他没有血缘关系的养父，而他本人则摇身一变成了另一位陌生人的私生子。想到这里，他情不自禁地笑出声来。

桂姨问：“小江，你笑什么？”

江龙利说：“有朝一日，我那位在乡下种地的亲身爸爸，他要是知道我把他的‘出生证’都出卖了，非打死我不可。”

“他不敢。”

桂姨很认真地吐出三个字。

江龙利不解地望着桂姨。

桂姨笑了笑，说：“因为，你那位在乡下种地的生父，他是一介草民，身份不特殊。”

尽管，桂姨没有说出因为后面的所以，然而，江龙利还是明白对方话中的意思。他疑虑地说：“桂姨，你的意思……”

虽然，桂姨脸上微笑着，但是，话却是严肃的：“小江，等有朝一日，你的身份也变得隐秘和特殊起来时，你那位命如草芥的江桥村生身父亲，同样会按照某些人的意愿，放弃生父的名号，称你为他的养子。”桂姨问，“小江，你信不信？”

桂姨提的这个问题太玄妙了。江龙利左思右想，也想不通桂姨的说法。为什么等他的身份隐秘与特殊后，原本是货真价实的生身父亲，居然会变成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养父？江龙利一边摇头，一边嘿嘿地干笑几声。他暂时还想不通这个玄妙问题。

桂姨也跟着笑起来。渐渐地，笑容凝固在她嘴角。江龙利的话，似乎让桂姨想起了什么。她退开几步，双手抱到胸前，两眼在江龙利身上仔仔细细地打量着。

桂姨的举动使江龙利不安起来。他预感到，心机变化无常的桂姨，一定又有什么新的想法了。

桂姨哗一声拉开旅行包，从里面取出一个通讯本，一边翻阅一边说：“我们的行动要提前。”

按照桂姨原来的计划，她和江龙利到达南天市后，应该休整两天才开始行动。然而，江龙利脸上的伤痕提醒了她，如果现在采取行动，也许效果会更好。终于，桂姨在通讯本中找到了一串数字。她一边示意江龙利关掉电视机，一边拿起房间里的电话，将那串数字一个一个地输进去。

很快，电话响了。

一位年轻男人的声音很客气地传过来：“这是南天市政府，请问，你是哪里？”

桂姨清了清嗓子，用一种很随意的语气反问：“请问，况英汉在办公室吗？”

尽管桂姨与对方隔着很远的时空距离，但她还是感觉到对方一瞬间惊愕起来。按照中国官方不成文的规矩，无论是同僚或者普通百姓，要么称呼况市长、要么称呼况英汉市长，不太可能直呼其名。对方犹豫着说：“对不起，况市长正在开一个很重要的会议。你过一会儿……”

桂姨便毫不客气地打断对方的话：“既然况英汉在开会，那么，请找他的秘书接电话。”

这一次，对方更加惊愕起来。稍稍停顿了一下，对方说：“我就是况市长的秘书。”

桂姨无声地笑起来，只是对方看不见她的笑容而已。这也是桂姨意料当中的事情。她故意问：“你就是况英汉的秘书？请问贵姓？”

“免贵。我姓杨。”对方说，“你就叫我杨秘书吧。”

桂姨转换了一下姿势，将身体的重心转移到另一只脚上。她用一种只可意会难以言表的语气说：“杨秘书，请你立刻准备一张白纸、一支笔，记下我说的话，等况英汉开完会后，交给他。”略一停顿，桂姨特意强调道，“你亲手交给况英汉。”

一时间，对方愣住了。任何一位在领导人身边工作的秘书，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心机玲珑是影响其未来仕途的关键之一，用一句官场里的语言来说，叫做“跟”领导。至于“跟”领导的效果如何，则全靠秘书个人的修行了。那位陌生的杨秘书就算是一位心机最不玲珑的秘书，也能够从桂姨内当家似的语气里，听出某种异乎寻常的东西出来。何况，不具备以上特长的人，又怎么可能去。”跟”领导当上市长的秘书呢？

桂姨再次问：“杨秘书，纸和笔准备好了吗？”

话音刚落，桂姨在心里笑起来。桂姨感到好笑的是，身为市长的秘书，任何时候，纸和笔应当是随身携带，哪里用得着她去吩咐杨秘书呢？实际上，这原本就是桂姨的一种试探。

杨秘书从一瞬间的惊愕中醒悟过来。他果然是一个心机玲珑的秘书。他并没有上当——按照桂姨在电话中的吩咐，真的去准备什么纸与笔。他放低声音，细声问：“请问，你现在住哪里？”

桂姨答道：“市政府招待所二〇二房间。”

杨秘书立刻说：“你先不要外出，我马上到招待所来看望你。”

桂姨轻轻地压下电话，双眼望着窗外阳光明媚的世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又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对身后的江龙利说：“小江，收拾一下行李，过一会儿，我们要离开这个房间了。”

江龙利不解地望着桂姨，“我们刚住进来，怎么……”

桂姨冷冷地笑起来，她斜斜地看着江龙利，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却问起另一件似乎与此毫不相关的事情：“小江，你江桥村的养父，辛苦一生，也许还不一定修得起一幢楼房吧？”

江龙利吐了一下舌头。他抓住桂姨话中的一处漏洞，感慨地说：“天哪！一幢楼房？”他摇摇头，“能够造一座简简单单的砖房就感天谢地了。哪里敢幻想一幢楼房？”

桂姨先是开心地笑起来，继而很认真地说：“小江，我们不用花一分钱，很快就会住进一幢非常漂亮的别墅里去。”

江龙利的双眼直直地望着桂姨，一副不相信的神态。

“别墅？”他问，“桂姨，我们凭什么去住别墅？”

“凭我和你目前的特殊身份。”桂姨嘴角挂起一丝微笑，“有了这样的特殊身份，那些远在天边的荣华富贵，将一步一步地走到我们身边。”

江龙利仍旧不明白桂姨话中的意思，仍旧双眼直直地望着悬挂在桂姨嘴角的一丝笑纹。

第五章 杨秘书的机警与况市长的私生子

就在江龙利发呆的时候，一辆黑色小车悄无声息地驶到招待所门口。一位戴着眼镜、年约三十岁的年轻男人推开车门走了出来。他先是装出漫不经心的样子站到大厅的某个角度，眼睛往四面仔细地观察了一遍，待确信没有熟人后，他才放心地走到总服务台前，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个证件往服务小姐眼前晃了晃。

“小姐，”他说，“请帮我查一下这个人。”

那位年轻男人就是杨秘书。

杨秘书要查的那个人，就是桂姨。其实，杨秘书是很清楚桂姨住二〇二房间的，然而，作为“跟”领导的贴身秘书，他必须小心谨慎。

很快，服务小姐指着登记簿，说：“他二人是今天中午住进来的，女的年近四旬，姓桂；男的只有十七岁，姓况，叫况龙利。”

杨秘书情不自禁地愣了一下，“二人？还有一个况龙利？”

服务小姐以为杨秘书不相信，便将登记簿捧到他面前，说：“你看，登记簿上是这样记录的。”

杨秘书摆摆手，“小姐，把登记簿收起来吧。”接下来，他转身慢慢朝二〇二房间走去，一边微微蹙起眉头，一边自言自语地说：“一位年近四旬的桂姓女人和一位十七岁的少年？少年居然姓况？”

早先，在通电话时，他以为只有一个与况市长关系暧昧的女人，现在，横空而出一个叫做况龙利的十七岁少年，他便暗暗心惊起来。天哪！情况比想象中还要复杂和凶险，弄不好，自己“跟”领导要跟错脚步。作为秘书的杨秘书很清楚，自己将来是升迁或下沉，全在领导的仕途是否前景光明？领导一脚踏空，秘书也跟着跌下悬崖；领导一旦得道，秘书也跟着鸡犬升天。一会儿，二〇二房间到了。杨秘书站在门口，举起手正欲敲门，不知为什么，那只在半空中犹豫了一下，却伸到衣袋里，掏出一张餐巾纸，擦了擦光滑的额头。等扔掉餐巾纸后，杨秘书才发现，自己额头上并没有冷汗。他心里苦笑了一下，没有流汗也擦额头，只能说明自己养成了某种习惯性动作。他终于敲响了门。门打开后，出现在杨秘书眼前的桂姨果然不出他所料。一位很漂亮的重庆女人。他想，倘若不漂亮，况市长当年也不会把两颗眼珠在人家身体上滚来滚去地疯狂。

桂姨问：“你是杨秘书吧？”

一边说一边将手伸到杨秘书面前，五根手指半伸半缩的样子。这个动作宛若某些政要的夫人躲在丈夫身后，手掌极想伸到办公桌里抓公章时的情形。桂姨的脸上，露出半深半浅的笑容。这样的笑容只有在某些党校或政治学院里经过刻苦学习、精心领会才能认识到其中的奥妙。难怪，对于那些长期混迹官场的老江湖们来说，要鉴别某人官龄的老与嫩，只需要两个动作，就可判断出来：第一个动作是握住对方的手，第二个动作是盯住对方的眼。虽然，桂姨伸出了手，但是，那只手却并不主动去握杨秘书。她心里非常清楚，杨秘书一定会在她的“握手”与“盯眼”中，察言观色到一些重要的东西。

果然，杨秘书双手捧住桂姨的手，两眼热情地望着她，脸上浮起一层都是一家人似的笑影，说：“桂阿姨，你好。”

桂姨脸上仍旧是那种半深半浅的笑容。她问：“况英汉真的在开会吗？”

杨秘书脸上，是一副正经神情。他说：“况市长日理万机，他真的在开一个很重要的会。”

桂姨轻轻地抽回手。她在心里说：杨秘书，你撒谎！仔细一想，身为市长的秘书，既然市长在开一个很重要的会议，那么，秘书为何不在会场作会议记录呢？不过，桂姨知道杨秘书来的目的。她本人需要的，也正是要达到这个目的。桂姨把身后的江龙利慢慢推到杨秘书面前，说：“龙利，这是杨秘书，你应该叫他……”她略一沉吟，“就叫杨大哥吧。”

杨秘书的双眼顿时大大地瞪了起来，两颗眼珠几乎要从眼镜框上面翻滚而出，挟在腋下的公文包啪一声掉到地上。一瞬间，他不禁惊呆了，还慌乱了。

只有桂姨心里明白杨秘书为什么惊慌失措。江龙利长得太像南天市市长况英汉了。

好一会儿，杨秘书才回过神。他拾起地上的公文包，扶了扶眼镜，眼睛虽然盯着江龙利，但是，话却问着桂姨：“桂阿姨，他是你……”

桂姨淡淡地笑了笑，“他是我儿子，今年十七岁。”

“贵公子的大名是……”

杨秘书的话似乎引起了桂姨内心深处的某种伤感，她咬住嘴唇，眼眶一红，飞快地转过身，背着杨秘书做了一个伤心揩泪的动作。桂姨对江龙利说：“龙利，把毛巾拿来。”

眼光敏锐的杨秘书立刻掏出一包餐巾纸送到桂姨手里。桂姨这个伤心揩泪的动作让杨秘书深信不疑。他想，况市长的桃花运不仅多，还运气好，私生子都十七岁了。

桂姨做完了一系列往事不堪回首的表演后，终于回过身。她抱歉地说：“杨秘书，不好意思，让你见笑了。”

这时候，杨秘书忽然想到，他跟随况市长的时间不算短了，在况市长众多的情妇里，从来没有见到过桂姨，何况，桂姨还替况市长生育了一个私生子？

桂姨一眼就洞悉了杨秘书的心思，等伤心揩泪的戏演足了以后，桂姨才故作平静地坐在沙发上，把江龙利拉到身边，用一种无限疼爱的动作抚摸着他的头，主动解释起来——这个解释就是前文曾经提到过的桂姨在很年轻的时候爱上了一个况姓男人的叙述。末后，桂姨说：“杨秘书，你想想看，我一个大姑娘忽然生下这么一个私生子，我当时的处境有多么的艰难。”

杨秘书仔细观察着桂姨的表情，忽然问：“桂姨，你怀孕后，为什么不采取措施呢？”

桂姨脸上重新浮起先前那种半深半浅的笑容。她反问：“杨秘书，你结婚了吗？”

杨秘书点点头。

“你为什么要与妻子结婚呢？”

杨秘书说：“因为我们有感情。”

“你和妻子现在有小孩吗？”

杨秘书再次点点头。

“为什么要小孩呢？”

杨秘书说：“小孩是我和妻子爱情的结晶。”

桂姨轻笑一声，说：“当年，我之所以承受巨大的社会压力生下这个小孩，是因为我深深地爱着他，同样想留下我和他爱情的结晶。”

杨秘书明白桂姨话中的“他”是指况市长。他只是替桂姨惋惜。他知道，况市长有众多的情妇，然而，那些情妇，除了在床单上留下一滩又一滩的秽物，没有一个情妇愿意为况市长留下什么爱情的结晶。杨秘书试探着问：“桂阿姨，你生下小孩后，日子过得很艰难吧？”

桂姨深深叹口气，说：“小孩生下后，我只好通过一位朋友的关系，悄悄把他送到江桥村，送给一位姓江的农民。说来也真是凑巧，就在我生小孩的那天，那位姓江的农民妻子也在同一天生下一个女婴。杨秘书，你应该知道的，越是偏僻的乡村，重男轻女的现象就越重。经我那位朋友一番接触，那位姓江的农民将自己的女儿偷偷地抱给他人，把我的儿子悄悄地抱回家，对外则宣称：他们生了一个继承香火的儿子。”桂姨用一种慈祥的眼光盯着江龙利，“那个儿子，就是龙利。”

杨秘书先是把江桥村这个地名在心里反反复复地牢记了好几遍。他又试探着问：“桂阿姨，你这次带儿子出来，是……”

桂姨知道杨秘书话中的意思。她示意江龙利站起身，走到杨秘书身边，说：“杨秘书，你看，我的龙利已经十七岁了。他这个年龄，在有些乡村，已经是谈媳妇的年纪了。”

杨秘书又一次点点头。

“本来，这十多年，龙利无忧无虑地生活在山青水秀的江桥村，从来都不知道那位姓江的农民是他的养父。唉，要怪，只能怪我自己……”

桂姨说：她抑制不住思念儿子的心情，终于在江龙利十七岁生日那天，亲自到江桥村与儿子母子相认了。明白真相后的江龙利，无论如何都要见一见那位在南天市身居要职的生身父亲。

“杨秘书，我只好带着儿子到南天市，满足一下他的心愿。”

听到这里，杨秘书缓缓地站起身。

桂姨很熟悉杨秘书这个缓缓站起身的动作。她明白对方即将作出一个重大决定了。

果然，杨秘书故意在屋子里走了一遍，手在墙壁上到处摸了摸，不紧不慢地说：“桂阿姨，招待所的条件太差了，我想给你换一个环境。只是，那个地方比较偏僻，不知桂阿姨……”

杨秘书故意停顿下来，观察着桂姨的表情。

桂姨仍旧坐在沙发里，两只眼睛盯着一只手，似乎在细细地察看手掌上的每一条纹路。她甚至连抬一下头的意思都没有。她装出很随意样子，说：“杨秘书，随你安排吧。”

事实上，桂姨的心中滚过一阵狂喜。她又成功了一步。桂姨理解杨秘书重新安排她和江龙利住处的原因，这儿是南天市政府招待所，人来人往太过频繁，偏偏江龙利又长得太像况英汉。

“那好，桂阿姨，你们稍等一会儿。”杨秘书刚刚走到门口，忽然想起了什么，他转身对江龙利说：“你在江桥村的姓名，一直都叫江龙利吗？”

江龙利轻轻地点点头。

杨秘书想了想，又说：“在南天市，你不要改姓况龙利了，还是叫江龙利，好吗？”

这一次，江龙利望着桂姨。他征求桂姨的意见。

桂姨缓缓地抬起头，望着杨秘书。她故作不解地问：“杨秘书，龙利的生身父亲姓况，他为什么不能改名况龙利？”

杨秘书愉快地笑起来。他明白桂姨在跟他绕圈子、开玩笑。想想看，一个懂得如何“握手”与如何“盯眼”的熟谙官场路子的成熟女人，怎么会不明白改姓的利害关系呢？他紧了紧腋下的公文包，用一种彼此心领神会的口吻说：“桂阿姨，你是识大体的人。”

桂姨讳莫如深地笑了笑，说：“龙利，杨大哥建议你不要改姓况，是为你将来在南天这块地盘上好处事。”她推了江龙利一把，“快谢谢杨大哥。”

听到桂姨这一番话，杨秘书脸上紧张的神情立刻轻松起来。他弯下腰，做出推却的样子，“桂阿姨，你太客气了。这是我应该做的。”

杨秘书终于走了。

桂姨紧紧地关上门，心中压抑已久的狂喜终于失控了，两串喜悦的泪珠从眼眶里翻滚而出。她一把抱住江龙利，欣喜地说：“我的小情人，我的乖儿子，我的……”

江龙利感觉到掉入一巨大的火红的辣椒肚子里，而且这个巨大的红辣椒还正在铁锅上翻来滚去地爆炒，那种火辣辣的感觉差点把他窒息过去。他努力地挣了几次，没有挣脱。一瞬间，他吃惊起来。狂喜之中的桂姨，哪儿来的大力气？

这时候的桂姨，已经不单单是狂喜了。心中的狂喜激发出她生理上的强烈欲望。她一只手抱紧江龙利，另一只手伸到对方一个敏感部位，两眼闪耀着饿虎般的饥渴光芒。她嘴里梦呓似地说：“龙利，我的小情人，我的乖儿子。我要你，我真的要你……”

随着桂姨的激动，江龙利也很快进入亢奋状态。他将桂姨扔到床上，用最快的速度脱光对方的衣服，张开双臂，做出一副雄狮般的姿态。

“桂姨，我来了。”

桂姨毕竟是桂姨，亢奋中仍旧没有丧失警惕性。就在江龙利的身体刚一滑入她的幽谷、就连身体都还没完全浸湿时，她忽然奋力一推，把江龙利赤裸的身体高高举起，空空地悬在她幽谷上面。

江龙利再次吃惊起来。桂姨忽然暴发出来的“神力”让他瞪圆了双眼。他惊愕地问：“桂姨，你这是干什么？”

桂姨一张脸似乎浸透了红染料。江龙利没有想到，在这样亢奋的情形下，桂姨居然还能警惕地做到耳听八方。桂姨先是将江龙利赤裸的身体慢慢地压回到自己的胸脯上，继而朝屋角的电视机努了努嘴。她用一种戏谑似的口吻说：“你那位况姓爸爸又开始发表重要讲话了。”

江龙利扭过头，看到南天市市长况英汉正戴着一顶安全帽，在一大帮人的簇拥下，来到一个建筑工地视察。

桂姨吻了吻江龙利，“去，把音量开大一点。”

江龙利看了看桂姨，他虽然不明白为什么要把电视机的音量开大，但还是爬到床边，按照桂姨的吩咐做了。

这时候，桂姨的脑袋出奇不意地从江龙利的两条腿间冒出来，伸出舌尖舔了一下十七岁少年的屁股，说：“龙利，我要你，马上就要。让你那位况姓爸爸，为我俩站岗放哨吧。”

当桂姨愉快的呻吟声在床上响起时，江龙利忽然明白了，聪明的桂姨之所以开大电视机音量，完全是为了掩盖她春猫发情似的声音。那些从二〇二房间经过的客人，耳朵里除了灌满播音员抑扬顿挫的声音，很难分辨出另一种战栗的喜悦。

两小时后，杨秘书重新出现在二〇二房间门口。

这时候的桂姨和江龙利，早已衣冠整齐地坐在沙发里，等待着杨秘书的到来。

杨秘书谦恭地说：“桂阿姨，我们走吧。”

桂姨脸上滑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默默地点点头。然而，等他们一行三人出现在招待所门口、桂姨看见停在门口的竟然是一辆从大街上随便找来的出租车时，她的脸色立刻阴沉下来。

初涉世事的江龙利不知道桂姨哪儿又不对劲了。他疑惑地看看桂姨，又望望出租车。在江龙利这位十七岁的乡村少年看来，有钱享受一回出租车，已经是天大的福气了。

桂姨翻起眼皮望着天空，故意淡淡地说了一句：“杨秘书，我改主意了。我与儿子还是住招待所比较方便。”

杨秘书对桂姨脸色晴转阴似乎早有思想准备。他把行李放进小车尾厢里，又把江龙利引入车中，最后，他贴近桂姨身边，放低音量：“桂阿姨，汽车司机里流行一种说法，十个司机九个坏，还剩一个偷油卖。”他嘿嘿笑了笑，“在市政府开小车的司机，比间谍还间谍。桂阿姨是识大体的人，一定能够理解我这种做法。”

其实，杨秘书还有一句心里话没有说出来：臭婊子，如果不是老子“跟”领导，怎么会低三下四地为你安排什么出租车？妈妈的，老子有出头之日的一天，首先就要在你身体上干一回。

桂姨觉得架子端得差不多了，便顺着杨秘书的识大体思路走了下来，脸色渐渐地阴转晴。她故意思忖了一会儿，用一种赞许的语气说：“杨秘书，还是你考虑事情比较周全。”她说，“况英汉有了你这样的秘书作助手，是他的福气。”

“哪里哪里？”杨秘书立刻弯了弯腰，“桂阿姨，我不敢瞒你，况市长经常骂我性子急，不细心，办事不得要领。”他叹了口气，“人们常说，领导人用秘书干什么？除了当助手，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修补领导人性格中的某些缺点。”说到这里，杨秘书摊开双手，做出无可奈何的表情，“偏偏况市长性格里面最大的缺点，同样也是我杨秘书身上最大的缺点……唉，为此，我经常遭况市长批评。在况市长眼里，我杨秘书都快成为一根不可雕的朽木了。”

坐在小车的江龙利吃惊地望着杨秘书。他惊骇地想，杨秘书怎么敢当着桂姨的面说这样的话？

——江龙利没有官场经验，他当然体会不到杨秘书说这番话的曲折情关。

桂姨是明白人，她知道应该如何反话正听。杨秘书的一番自贬语言，恰好说明了对方在况市长心目中的干将地位。她心中冷笑起来，一份多么不显山不露水的得意之情啊！尽管如此，桂姨还是装出不明不白的样子，问：“杨秘书，你刚才说，况市长性格里面的最大缺点……那是什么缺点呢？”

杨秘书把桂姨拉到一边，慎重地说：“况市长性格里面最大的缺点，就是最不善于团结女同志，越是年轻的女同志，越没有共同语言。”

桂姨悄悄地将舌尖咬到两排牙齿间，好不容易才把心中喷涌上升的笑意硬生生地压了回去。天哪！南天市的市长况英汉身上最大的缺点居然是“最不善于团结女同志”。紧跟着，桂姨又想到，其实，况英汉可以不需要团结一个女同志，他只需要对许多女同志关怀温暖与体贴入微就行了。想到这里，桂姨不由自主地望了望小车的江龙利。她和江龙利在两小时前，不也关怀体贴了一回吗？

这时候，杨秘书做了一个请的手势，说：“桂阿姨，上车吧。”

出租车向着郊外奔去。

第六章 石头别墅与麻将桌上的长城

许久，车子驶进南天度假村。

度假村里有许多造型各异的别墅。

桂姨问：“杨秘书，快到了吧？”

杨秘书指了指不远处的一幢别墅，“桂阿姨，前面就是。”

江龙利顺着杨秘书的手指望出去，立刻惊叫起来：“这就是别墅？别墅怎么是这个样子？”

杨秘书侧过脸看着江龙利，笑眯眯地问：“你以为别墅会是什么样子？”

江龙利极其认真地想了想，说：“我听人家说，别墅是非常豪华，是……”

一时间，他语塞起来。他无法把想象中别墅的豪华程度绘声绘色地诉说出来，因为，别墅这两个字，对于这位十七岁的乡间少年来说，仅仅是他梦呓中的名词。

桂姨问：“龙利，这些别墅，是否像江桥村、也就是你养父修造的那些石砖房子？”

江龙利极其认真地点点头。他不解地说：“这些别墅怎么会用石头来修造呢？我还以为别墅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

这时候，出租车已经停到一幢别墅前。等他们下车后，那位一直没说话的出租车司机眼睛里绽放出红色的羡慕，他对江龙利大声说：“小伙子，像这样的石头房子，我开一辈子的出租车，就算不吃不喝，买一间屋都办不到。”

接着，他做了一个再见的动作，把车远远地开走了。

江龙利呆呆地望着出租车左弯右拐地消失在另一幢别墅后面。

桂姨悄悄地站到江龙利身后，将一只手掌放到他肩上。她问：“你听清楚那位师傅的话了吗？”

江龙利没有出声。

桂姨继续说：“龙利，如果我没想象错的话，江桥村的农民能够进城开一辆出租车，在乡亲们眼里，就算是很有出息的人了。”桂姨深深地叹口气，“没想到，在城市里开出租车的师傅，却很眼红住这种石头房子的人。”桂姨问，“龙利，你知道这个地方的石头房子与江桥村的石头房子之间，最本质的区别在哪里？”

江龙利茫然地望着桂姨。

桂姨一只手摸着下巴。她在耐心等待着江龙利的回答。初涉世事的十七岁乡村少年江龙利当然无法回答桂姨的提问。桂姨似乎早已料到这一点，她把江龙利一步一步地推到杨秘书跟前，说：“这些知识，你多向杨大哥请教。”

杨秘书先是客气一番，后见桂姨的神情不像做假，便一只手拉起江龙利、另一只手指着别墅，说：“龙利，人们对别墅有一种认识上的误解，以为凡是别墅，一定装修得富丽堂皇。其实，从单纯的睡觉这个角度讲，别墅不一定有简朴的住房舒服。然而，别墅是一个人身份、地位、权势、金钱的象征，尤其在一个物质至上的社会里，当做人做到一定档次的时候，就需要凸显这样的档次，于是，别墅就成为这种档次的替身。”

说到这里，杨秘书做出欲说还休的样子。

桂姨开门见山地说：“杨秘书，龙利在江桥村……对了，他养父那里生活了十七年，没什么见识，你就多开导开导他。有什么话，你放心大胆地讲。”

杨秘书习惯性地左瞧右看了一下，见附近没有外人，放低音量，先是小心地告诫道：“这些话，我只有在家里面说。龙利，我是况市长的秘书，我们是一家人，说话就没有什么顾忌了，对吗？”见江龙利点点，他更加小心地说：“我跟况市长逢年过节，都要到偏远的山村去送温暖，其实，那些从石头房子里钻出来的人，我们打心眼里瞧不起他们。他们算什么东西呢？”杨秘书指着眼前的别墅，“这样的石头房子，我陪况市长经常进出。”他说，“龙利，你想想看，同样是进出石头修造的房子，这人与人之间的身份，可就差得天遥地远了。”

别墅是一楼一底的小楼，从外表上看，仅仅是用一些不规则的石块堆起来的；别墅外面，竖立着一排高高的钢筋栅栏；别墅前面，有一个小小的院坝，院坝上栽着几丛美人蕉；别墅后面，有一个小小的凉亭，凉亭旁边是一个四方形的游泳池。

杨秘书把桂姨和江龙利带到二楼上，指着两间屋子，说：“桂阿姨，这间屋子是你住的，旁边那间屋子是龙利住的。”接着，他从公文包里取出一张白纸交到桂姨手里，白纸上写着一串数字，“桂阿姨，这是别墅外面一家服务店的电话号码，你们住在别墅里，饭菜、洗衣、打扫卫生这些事情，你打电话叫服务店的人来做就行了。”

桂姨接过那张白纸，眼角在上面瞟了一眼。她直截了当地问：“这幢别墅里，平时有人住吧？”

杨秘书笑了笑，一点否认的意思都没有。他说：“桂阿姨真是明察秋毫。不错，这幢别墅里平时有一位上了年纪的老妇人照看，只是，桂阿姨身份特殊，我怕引起一些不必要的麻烦，便放了那位老妇人几天假。”

出乎杨秘书想象的是，桂姨并没有追根究底地刨问“那位上了年纪的老妇人”。她只是将双手背到身后，从

二楼开始，一间屋子接着一间屋子地观看过来，最后，她来到客厅里，软软地坐到沙发上，顺手举起遥控板，打开电视，把频道调整到南天电视台。

这时候，南天电视台正在播放点歌节目。

杨秘书微微躬着腰，说：“桂阿姨，你和龙利先休息一会儿。我过一会儿……”

没等杨秘书说完话，桂姨便抢过话头，忽然问：“我什么时候可以见到况英汉？”

杨秘书脑子飞快地一转，说：“桂阿姨的事情，我还没有机会给况市长汇报。这样吧，等况市长开完会后，我……”

虽然，杨秘书的话没有说完，但是，桂姨已经明白了。显然，杨秘书在撒谎。桂姨心里冷冷地笑起来。如果没有得到况市长许可，杨秘书就算再长十个胆子，他也不敢安排桂姨和江龙利住到这幢别墅里来。然而，桂姨并没流露出一丝一毫的不相信。她装出漫不经心的神态，用一种很随意的口吻说：“杨秘书，对于我们这次到南天市相亲，龙利的亲人们很不放心，他们还等着我打电话回去报平安呢。”

桂姨故意不提江龙利的养父，反而提起的是江龙利的亲人们。

杨秘书的心猛烈地跳动起来。他从桂姨这句话里听出了另外一层意思。桂姨不仅仅是有备而来，而且，她还准备了好几套方案，也就是说，如果“况市长有一个十七岁的私生子”这件事情得不到妥善解决，那么，事情将朝着大家都不愿看到的局面发展。杨秘书低声说：“桂阿姨，我走了。”

杨秘书走后，桂姨在空寂寂的屋子里走来走去，最后，她来到一间屋子里。屋子里摆着一张四方桌，桌面上铺着一块绿色的毛毡。桂姨一眼就认出来，这是一张特制的麻将桌。想了想，桂姨将手伸到桌下的某个地方，慢慢地拉开抽屉，取出一盒麻将，哗一声全倾倒在桌面上。她拾起一块麻将牌，问身边的江龙利：“你会打麻将吗？”

江龙利摇摇头。

桂姨忽然问起另外一个问题：“龙利，你知道我们国家的象征是什么？”

江龙利说：“长城。”

“对。长城是我们国家的象征。”桂姨望着江龙利，“为什么人们打麻将叫做修长城？”

江龙利想了想，说：“桂姨，打麻将之所以叫做修长城，表面听起来，好像是人们口头上随便说说的一个好听的名词，实际上，反应了目前的一种国民心态。”

这一次，桂姨惊愕地把江龙利全身打量了一遍，惊奇地说：“你居然联想到什么国民心态上去了？了不起，你的进步真是惊人。”她说，“你说说看，修长城与国民心态到底如何？”

江龙利嘿嘿地笑起来，“这个问题，我暂时还想不透。我只是觉得，长城，为什么需要的时候，它是国家的象征，不需要的时候，怎么就成了桌上的麻将呢？”他摇摇头，“我真的搞不懂。”

桂姨笑眯眯地坐到麻将桌边，十根手指在麻将块里摸来摸去。她用两根手指挟起一块牌，举到半空中，问：“这是什么？”

江龙利看了看，忽然冲口而出……他说出的，居然是桂姨身上一个隐秘的部位。

一瞬间，桂姨脸上飞起一团红云。她先是故作恼怒地瞪了江龙利一眼，继而忍俊不禁地笑起来，把手里那块麻将牌掷到江龙利脸上。她说：“龙利，你怎么把么鸡联想到那个东西上面去？”

江龙利双手接住从脸上掉下去的麻将牌，正想掷还桂姨，忽然听到电话铃骤然响起。

电话机在桂姨的卧室里。

等桂姨接完电话回到麻将屋时，一张脸红朴朴的，整个人显得很激动。她自言自语地说：“我又听到他的声音了！”

江龙利仍旧坐在麻将桌边，他故意问：“那个他是谁呀？”

桂姨在江龙利话中听出了一丝酸酸的醋味道，她想，这位十七岁的小情人兼乖儿子，已经知道吃醋了。她埋下头，在江龙利脸上重重地吻了一下，一半玩笑一半认真地说：“你不许吃醋。你要知道，我们到南天市的最终目的是发财，而且是发大财。”她笑了笑，“那个人，只不过是通向发财道路的一座桥梁而已。”

江龙利抱住桂姨的脖子，“桂姨，我需要。”

桂姨急忙推开江龙利，脸色迅速地冷却下来。她正色道：“龙利，你抓紧时间洗个澡。今天晚上，他要请我们母子二人吃晚饭。”

桂姨特意把母子二人咬得异常响亮。

第七章 黑色小车与舞厅骚乱

傍晚时分，两辆黑色小车一前一后轻轻驶到别墅院坝前停下。杨秘书从前一辆小车里跨出来，手里提着一个密码箱。后一辆小车却没有动静，车窗被窗帘严严实实地遮掩起来。

桂姨心里明白，躲在窗帘后面那个人，正在偷偷地观察着他们。桂姨朝屋里的江龙利招招手，等他走到身边时，桂姨一只手放到他肩上，显出母子二人亲亲切切的神态，另一只手指着半空中的晚霞。她无话找话地说：“龙利，你看，多么美丽的晚霞呀。”

虽然，江龙利不知道这是桂姨的特意安排，但是，他还是顺着桂姨的手指望出去。他果然望见了一片血红的晚霞。与此同时，在他们的前方，躲在小车里的另一个人，把江龙利看了个周身透亮。那个人在小车里既惊喜又害怕地叹息一声。天哪！江龙利跟他年轻的时候，一模一样。

许久，小车里响起轻轻的咳嗽声。

这是给杨秘书的暗号。

得到暗号后的杨秘书，脸上立刻堆起比晚霞还要灿烂的笑容。他将密码箱打开，取出两套衣服，先将一套女装捧到桂姨手里，再把一套男式西服送给江龙利，说：“桂阿姨，龙利，换完衣服后，我们到外面品尝海鲜。”

江龙利是第一次穿西服。等他穿上西服来到客厅时，他竟然显得缩手缩脚起来。在他的感觉里，这套昂贵的西服还没有过去的旧衣服合身。

杨秘书坐在沙发里，他知道江龙利心理上暂时还不适应。他宽慰道：“你穿西服真的很好，像个小帅哥。”他做了一个很漂亮的动作，“简直帅呆了。”

他那个漂亮动作把江龙利逗笑了。

忽然，杨秘书的嘴巴慢慢地张开来，身不由己地站起身，双眼直直地望着屋角。一个人从屋角的旋转楼梯上，一步一步地踏下来。

那个人就是桂姨。

这时候的桂姨，甚至连江龙利都差点认不出来。她穿着一套昂贵的晚礼服，脖子上戴着一串晶亮的水晶项链。她一步一步地踏下旋转楼梯时，那一身雍容华贵的傲气，似乎久久地留香在楼梯上。

杨秘书硬硬地收回目光里炽热的艳羡，心想，桂阿姨，有朝一日我出头了，一定要在你身体上干一回；继而又想到，她是况市长的情妇，算来算去，都不会有自己享受艳福的待遇。尽管如此，杨秘书还是抓住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趁机与桂姨肌肤亲热了一下——那时候，桂姨走到屋中央，用一种江龙利从来没听到过的轻柔语气，说：“杨秘书，我们走吧。”

杨秘书急忙将桂姨领到那辆遮掩着窗帘的小车前，打开车门，就在桂姨刚要弯腰钻进小车时，他急忙捏住桂姨的胳膊。

“桂阿姨，小心。”

他故意把音量放的很大。

桂姨回过头，不解地望着他。

杨秘书心里虽然狂跳不已，但是脸上却布满了关切之情。他指着车门，解释道：“我怕碰了桂阿姨的额头。”

桂姨尚未说话，小车里忽然伸出一只男人的手，将桂姨往车厢里拉去。

桂姨终于钻进了小车。

关好车门后，杨秘书返身走到另一辆小车前，朝江龙利做了一个上车的动作。

江龙利还没有完全坐好，小车便朝着别墅外面驶去。一会儿，江龙利发现另一辆小车不见了。他着急地问：“杨大哥，我妈妈呢？”

此刻，杨秘书正在把先前捏过桂姨胳膊的那只手凑到鼻孔前，一下接一下做着深呼吸。他的思绪，似乎还没有从从早先短暂的肌肤亲热中走出来。江龙利的话，他竟然没有听到。

江龙利以为对方感冒了，问：“杨大哥，你鼻子不通泰吗？”

这一次，杨秘书听清楚了。他脸上滚过一层既惊恐又流连的神色，急忙说：“没有没有。”

于是，江龙利再次提起前一个话题：“妈妈为什么不与我们在一起？”

杨秘书没有回答江龙利，他将眼光转移到车窗外。他明白，这时候，两辆黑色小车正朝着两个不同的方向驶去。许久，他慢悠悠地说：“龙利，你妈妈跟着……对了，你妈妈到其他地方办事情，今天晚上，她就不跟我们一块去了。”

杨秘书自以为说得滴水不漏的分散理由灌入江龙利的耳朵后，引起他心中的一阵阵冷笑。哼！办事情，大概是到某个地方去捕捉麻将桌上那只么鸡去了吧？江龙利问：“杨大哥，我们到哪儿去？”

杨秘书慢慢将眼光从车窗外转移到江龙利脸上，说：“我们先去吃海鲜，然后到舞厅去玩一玩。”

不知为什么，江龙利在杨秘书的话里，听出了一丝凶信。

不一会儿，杨秘书带着江龙利来到一家宾馆。

他们在宾馆底楼吃完海鲜后，乘电梯上到顶层，顶层是一个宽阔的旋转舞厅，在若明若暗的灯光下，许多男女正搂抱在一起跳着一种很贴身的舞蹈。他们在舞厅的某个角落里坐下来。一支香烟尚未吸完，杨秘书便站起身，拍了拍江龙利的肩膀，说：“我到外面买一点东西，你不要乱走。”他指了指舞池，“你可以找一个小姑娘，跳跳舞。”

江龙利不好意思地说：“杨大哥，我不会跳舞。”

杨秘书刚走，一位年轻女人跟进了舞厅。

从某种意义上说，貌美如花的女人不一定让男人产生激情，而让男人双目发亮的女人必定有她独特的风情。此刻，那位衣着一般、相貌寻常的年轻女人，就具备了这样一种吸引力。她站在舞厅门口，眼光径直射向屋角的江龙利，刚要迈步走去，面前，却忽然出现了几位竞相邀请她跳舞的年轻男人。

一位年轻男人做了一个很有绅士风度的动作，说：“小姐，我能请你跳舞吗？”

另一位年轻男人则身子往前一挺，用一种很霸气的口吻说：“小姐，跟我跳个舞。”

另外几位男人则争先恐后地做出类似的姿态。想了想，那位年轻女人很随意地伸出手，在一位男人的拥抱着滑入舞池。她的眼光，却始终在屋角移来移去。那位拥她跳舞的男人原本就没怀着好意，现在观察到她心不在焉的样子，以为有机可乘，便学着舞厅里其他（她）人的模样，将她使劲抱入怀中，嘴唇也开始往她脸上凑去。年轻女人反应过来，她努力移开脑袋，偏着脸，用一种不满的语气说：“先生，你喝酒了吗？”

男人先是一怔，随即装出半醒半醉的样子，做出迷离朦胧的眼神，他反问道：“小姐，你跟我一起跳舞，你陶醉了吗？”

年轻女人一边无奈地摇摇头，一边又将眼光瞟向屋角。这时候的江龙利，正一个人傻傻地呆坐在沙发上。舞曲终于完了。年轻女人正要离开，男人却不甘就此结束。他拉着年轻女人，用一种半乞求半威胁的口气，说：“小姐，我带你出去，另外找个地方玩玩。”

年轻女人淡淡地说：“你真要带我出去玩？”

男人立刻兴奋起来，喜气洋溢在他红光的脸上，他竖起一根大拇指，头一昂，说：“我们马上出去。”

年轻女人不屑地瞟了对方一眼，说了一句很伤男人自尊心的话：“你太低档次了，你玩不起我。”

一时间，男人的脸色忽而白忽而青。就在这时，音乐响起，又一支舞曲开始了。舞池里，重新旋转起一对又一对的舞伴。男人闪出凶恶的眼光，冷冷地说：“小姐，再陪我跳曲舞。”

年轻女人坚决地摇摇头，嘴缝里漏出一个字：“不。”

遭到对方不留情面的拒绝后，男人显出恼羞成怒的样子，他双手紧紧抱住年轻女人，嘴唇往对方脸上扎去，也就是说，男人开始耍横放泼了。然而，男人的嘴唇在离年轻女人脸皮一丝一线的地方忽然停住了，不仅如此，他整个用力拥抱的动作，一瞬间全都僵硬起来。

年轻女人冷冷地看着他，用一种调侃的语言问：“抱呀？你怎么不拥抱我呢？吻呀？你不是想亲吻我吗？”她说，“现在，我陪你出去玩一玩，好吗？”

男人的脸色一下子变得刷白，一颗接一颗的冷汗从他额上滚下来。他结结巴巴地说：“大姐，我不是有意的……我对你没有坏心眼……”

他不敢像先前一样说什么小姐了。

他在年轻女人的后腰间，摸到了一支手枪。

年轻女人推着男人，一步一步地后退着，退到江龙利面前时，年轻女人不再推了。

男人的一头冷汗滚滚而下，他急切地表白道：“大姐，我这双眼睛不管用，没有认出大姐。大姐，对不起，我真的没有坏心眼。我……”

没等对方说完话，年轻女人用了几个很专业的动作，将男人摔倒在江龙利脚下。江龙利惊叫一声，从沙发上不由自主地跳起身来，目瞪口呆地望着眼前的情景。与此同时，舞厅里立刻哄乱起来，一些无事找事的人趁此乱哄哄的机会，在别人的大腿上左掐一把右挟一下，昏暗的大厅里，响起此起彼伏的流氓声。忽然，四周的灯光一齐打开，舞厅的每一个角落都亮如白昼。在炫目的灯光下，那位年轻女人迅速地消失了。站在江龙利面前的，是一位年轻民警。

第八章 第二次进看守所与牢头狱霸

很快，江龙利被带到一家派出所。

在江龙利的记忆里，这是他第二次“进”派出所了。如果说第一次到派出所，他是被车贩子诬告犯了抢劫罪，虽然冤屈，却还知道一个“进监”的说法，那么，这第二次到派出所，他不仅毫无思想准备，而且是完完全全的不明不白。他惊恐不安地问：“你为什么抓我？我并没有犯法。”

那位带他到派出所的年轻民警客气地说：“现在还谈不上抓你，我是请你到这里暂时委屈一下。”接着，年轻民警解释道：“舞厅发生了骚乱，有人指控你是肇事者……”

没等年轻民警说完，江龙利便大呼冤枉：“我连舞都不会跳，我是第一次到南天市，我怎么敢到舞厅肇事？”

年轻民警耐心地等江龙利说完后，接着刚才的话题继续解释起来：“那家舞厅的治安，是我们这家派出所的管辖范围。你想想看，纳税人花钱养着我们，我们的职责就是为纳税人服务。”他话锋一转，“至于你是不是肇事者，等我们调查清楚后，自然会给你一个圆满的答复。”

江龙利以为下一步程序就是询问笔录了。这个见识，是他在重庆得来的。他稳了稳惊恐的心跳，静静地等待着年轻民警的问话。

出乎江龙利意料之外的是年轻民警似乎并不急于调查案情，他先是抬腕看了看表，继而望着窗外黑沉沉的夜景，说：“快到半夜了，案情，我明天再调查。”接着，他站起身，朝江龙利做了一个起来的动作，“我送你到看守所去。”

江龙利跳起来，原本隐藏在他脸皮下面的焦急之情顷刻间流转全身。他万分着急地说：“我妈妈还等着我回家。妈妈不见我，她会着急的。”

年轻民警笑嘻嘻地说：“你妈妈住哪里？我通知她。”

江龙利张开嘴巴，却说不出话来。是呀，桂姨今天晚上住在哪儿呢？如果说桂姨还是住在先前那幢别墅里，那么，那幢别墅叫什么名字呢？紧接着，他又想到一个问题，在人生地不熟的南天市，桂姨这块招牌根本不管用。能够起作用的，是杨秘书。于是，江龙利重新坐回木椅上，说：“有一个人，姓杨，他在南天市人民政府‘跟’况市长当秘书。杨秘书认识我，是杨秘书带我到舞厅来玩的。”他脸上浮起一丝故作世故的笑容，“民警大哥，请你打电话到市政府去，叫杨秘书到派出所来领我回家。”

在江龙利的想象里，年轻民警听到他的话后，即便不立刻放他，至少也会站在慎重的角度，打电话到市政府找杨秘书核实有关情况。孰料，年轻民警仅仅是讳莫如深地笑了笑，再一次重复那个起来的动作，没有说话。

一会儿，江龙利被关押在看守所里。

江龙利对看守所是陌生的。记得在重庆，他被车贩子诬告犯抢劫罪时，民警也仅仅是把他临时拘押在派出所冰凉的水泥地上；这一次，他却要与形形色色的犯罪嫌疑人同居在看守所里面了。

监舍里关押着十多个相貌凶恶的男人，其中一位坐在上八位（监舍里最好的位置）的男人看见江龙利跨进铁门后，一副东张西望又恐惧不安的神态，立刻就笑了起来，他一边笑一边对身边的另一位男人说：“他妈的，又来了一个新犯。”

没有牢狱经验的江龙利当然不知道每个监舍都有一个老大，法律语言叫做牢头狱霸。只有老大才能享受监舍里最好的铺位，监狱中的行话叫做上八位。老大瞪着双眼，对江龙利冷冷地说：“你，站到那儿去。”

江龙利顺着对方的手势，一眼就看到放在屋角的马桶。他立刻有一种想呕吐的感觉。最终，他不仅忍住了，还乖乖地走到屋角，规规矩矩地站到马桶旁边。江龙利虽然年轻，但是，好汉不吃眼前亏这个道理，他还是懂得的。

这时候，老大将眼光转到另一位中年男人身上，用一种命令的语气说：“黄三，我们还没有过你的手续。监狱里面的规矩，你难道不懂？”

——所谓过手续，又叫过堂，这是监狱中的黑话，说白了，就是老犯欺负新犯。在许多监狱里，都存在这种皮肉痛苦的现象。

那位叫做黄三的中年男人惊恐地站起身。他说：“老大，黄三脑袋很笨，请老大指教。”

老大嘿嘿一笑：“既然你脑袋笨，我们就来给你开开窍。”他朝身边的两个壮汉使了一下眼色，“送黄三十颗穿心莲。”

显然，那两个壮汉是老大的打手。很快，黄三的两条胳膊被反扭到身后。其中一个壮汉缩起衣袖，屈起胳膊肘，在黄三背心处重重地击打起来。这种打人方法，在监狱里叫做吃穿心莲。每击一下，黄三就哎哟地惨叫一声，等击到第十下时，黄三已经脸色惨白。

“老大，”黄三连连求饶，“老大，我受不了了。”

江龙利耳闻目睹着黄三的痛苦情形，情不自禁地用手扶着墙壁，全身簌簌地发起抖来。他害怕地想，下一个，该轮到过我的手续了吧？

老大没有理会黄三的哀求，他用眼角瞟了江龙利一眼，嘴角掠过一丝冷笑。他对那两个壮汉说：“现在，打黄三的电话。”

江龙利既惊、且怕、还疑地想，关押在监舍的犯人，还可打电话？与此同时，一个很天真的念头飞快地升上心间：打电话找杨秘书，请他到看守所来接我出去。想到这里，他大胆地往前走了一步，对老大说：“电话在哪里？我要打电话回家。”

话音刚落，全监舍的人立刻哄堂大笑，就连刚刚吃过十颗穿心莲仍旧痛苦不堪的黄三也忍痛笑起来。老大一边笑一边站起身，走到江龙利面前，两根手指挑起他脸上的一块肉，说：“新犯，我让你马上见识见识什么叫打电话。”

说到这里，老大慢慢举起另一只手。

开始，江龙利以为老大要打他，他情不自禁朝后退去，后来，他看到老大的手掌响亮地落到黄三脸上时，他一下子醒悟过来。天哪！打电话就是打耳光呀。

老大问黄三：“你家中的电话号码是几位数？”

明白了打电话就是打耳光后的江龙利，也同时明白了几位数就意味着几个耳光。果然，黄三说出的号码，恰恰是落到他脸上的耳光数目。等到所谓的电话打完后，黄三的脸孔已经红肿起来，两只眼睛眯成了两条细细的缝隙。

黄三的手续已经过完了。

现在，该轮到江龙利了。

老大命令江龙利站到自己面前，双眼逼视着对方。老大问：“刚才的情形，你看清楚了吗？”

江龙利除了赶紧点头，不敢有其他表示。

老大脸上露出讳莫如深的笑容，说：“我把政策给你交代清楚，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他先用一只手做了一个很凶恶的动作，“你如果不说实话，我一定请你吃穿心莲、打电话。”继而，他又用另一只手做了一个很温和的动作，“你说的是实话，就免了你过手续这道关口。”

江龙利的全身再一次簌簌地发起抖来。老大提出的核心问题，便是江龙利的出身。一瞬间，江龙利凭直觉感到老大的核心提问里，似乎隐埋着某种不正常的东西。如果说，在没有遇到桂姨以前，对于老大的提问，他也许就从爱上一位二十七岁的乡村大嫂开始，一路实话实说下来；然而，现今的江龙利，经过桂姨的调教后，虽然身陷监舍，身体吓得发抖，但是，他的心机，已经不可能像其他十七岁少年那样单纯了。想了想，他按照桂姨为他量身订做的私生子身份，回答了老大的提问。

老大又急切地问：“那么，你那位生父是谁呢？”

江龙利摇摇头，“我不能讲，讲出来吓死你。”

老大似乎也很知趣，没有继续问下去。他大声说：“你说的是实话，过手续的事情，免了。”

这时候，一位看守走到监舍门口，透过观察孔望了望里面。他警告道：“现在是休息时间，你们还闹什么？”老大似乎对江龙利印象很好，这一夜，特别关照他睡到自己的上八位上。

第九章 况市长的灭口想法与杨秘书的妙计

第二天上午，那位年轻民警来到看守所，把江龙利领了出去。

年轻民警说：“我已调查清楚，昨天晚上舞厅发生骚乱事件跟你没有关系。”顿了顿，他又说，“我跟市政府的杨秘书通了电话，他一会儿就来接你回家。”

半小时后，一车黑色小车停到派出所门口。

杨秘书从小车里钻出来，一下子抱住江龙利，脸上做出既失悔又放心的表情，说：“龙利，你的失踪，差点把我吓疯了。”

杨秘书解释道：昨天晚上，他离开江龙利到宾馆外面买东西时，路上遇到一位熟人，双方因为谈论一些事情，所以耽误了时间，等他得知舞厅发生骚乱事件而急匆匆地赶回时，已经不见了江龙利，直到今天早上，他接到年轻民警的电话，一颗高悬的心才落了地。

江龙利问：“妈妈呢？她知道我昨晚失踪的事吗？”

杨秘书先是深深地叹口气，继而长长地出口气，脸上现出奇怪的表情。

江龙利诧异地问：“杨大哥，怎么了？”

杨秘书用一种乞求的口吻说：“龙利，我有一件事，想求你帮帮忙。”

江龙利吃惊地望着杨秘书。身为市长助手的杨秘书，还有什么事情需要他这位十七岁的私生子帮忙的呢？

杨秘书的意思是希望江龙利回到别墅后，不要在桂姨面前提起昨天晚上被拘押在看守所一事。他说：“龙利，你想想看，你跟着我一块出来，却莫名其妙地押到了看守所，我如何给桂阿姨交代呢？”

“杨大哥，你放心。”江龙利点点头，“我对妈妈说，我昨天整晚上都跟你在一起。”

杨秘书放下心来，脸上现出得意之色。乡间少年毕竟是乡间少年，他想，我只玩了一个小小的花招，就把他私生子的情况弄清楚了。

那么，杨秘书为什么要玩这一手拘押的花招呢？

原来，况英汉自从得知桂姨到达南天市后，深感吃惊。不过，也就仅仅是吃惊而已。在人们的常规认识里，况英汉现在身居高位，多年不见的老情人突然找上门来，贪图的无非是一个钱字。因为有了这种常规性想法，所以，在况英汉最初的打算里，扔一笔钱给桂姨，打发她离开南天市，过去的情债也就一笔勾销了。可是，况英汉决然没想到，桂姨还带着一位十七岁的私生子江龙利，更要命的是，江龙利居然跟自己惊人地相像。这个消息，不但让况英汉惊悚不安，还让他感到一阵又一阵的窒息，似乎有一种要晕倒的感觉。他惊恐地想，桂姨既然带着私生子到这儿，事情就决不会是贪图一笔钱那么简单了。等心情稍稍稳定后，他连续升起几个想法。

南天市人民政府况英汉市长的第一个想法：杀人！

杀人灭口，把桂姨和江龙利悄悄干掉。可是，几分钟后，他就否定了这个想法。原因很简单，桂姨不可能没有另一手准备，也就是说，在他干掉桂姨和江龙利的同时，也为自己掘好了墓穴。

南天市人民政府况英汉市长的第二个想法：否认！

一口否认他与桂姨当年的情债，更不会承认什么私生子。按理说，这是一条既不犯罪又简单可行的办法，无非有一点无赖而已。可是，同样是几分钟后，他同样否定了这个想法。至于原因，同样的很简单，当年，他还很喜欢桂姨的时候，曾经主动剪了一小团身体上最隐秘部位的黑毛交给桂姨，留为纪念物。况英汉后悔万分，没想到当年的冲动之举，会成为若干年后桂姨手中的一个撒手锏。

南天市人民政府况英汉市长的第三个想法：见识！

先见识一下桂姨与私生子江龙利，摸一摸情况，视桂姨的胃口大小而采取不同的策略。假如桂姨开出的条件不是扶正（结婚）、逼迫他公开承认有一个私生子这样毁灭仕途的条件，其他东西，以况英汉目前的地位和身份，

都是容易办到的。不过，况英汉对私生子一事深感疑惑。他与桂姨在感情炽热时，无意中种下了江龙利这样一颗所谓的爱情结晶，十七岁的年龄，从时间上推理，倒也相符。问题是，他过去从来就没听桂姨提起过私生子的隐私，难道，那个与自己有着相同相貌的乡间少年，是一位假冒的私生子？为了落实江龙利是否是自己的私生子，况英汉只好找来心腹杨秘书商量。

杨秘书提出第一个建议：验血型。

立刻，况英汉否定了。

杨秘书又提出第二个建议：调查。

立刻，况英汉又否定了。

直到这时，杨秘书才算真正摸清了领导的真实意思。无论是验血型或派人调查，都会导致这件事情成为南天市政界一桩公开的秘密。

那么，是否有一种办法，既能侦察机密又不至于泄密呢？

杨秘书心中灵光 一闪：看守所。

绝大多数的人们都没有进出过看守所的亲身体验，无论是以何种身份、何种形象进入。没有这样的见识，就不会有应付看守所里类似前文叙述的所谓的过手续的经验。一般情况下，某人第一次被拘押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对突如其来的过手续，要回答你是哪里人？家住哪里？这样的常识性问题，几乎都会实话实说，换一个角度讲，能够在过手续时把谎言重复了一遍又一遍的人，一定是进出看守所的老油条了。杨秘书之所以突然闪起这道灵光，是因为，他有一位当民警的朋友曾经在他面前提到过看守所里存在着过手续的现象。当杨秘书小心翼翼地提出这个建议时，特意补充道：“民警抓错了人，不会讲；看守所里过手续的人，更不会讲。”他说，“只是，龙利要在那儿呆一晚上，受点惊吓。”

这个建议，立刻得到了况英汉的同意。于是，在杨秘书的安排下，便出现了舞厅骚乱一幕，也就发生了江龙利被拘押的事情。可是，杨秘书做梦都没想到，年仅十七岁的乡间少年江龙利，在南天市遭遇拘押之前，曾经在重庆有过一次类似的体验了，何况，桂姨还对他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教，也就是说，江龙利已经有一定的社会经验了——他挺过了这道暗流汹涌的险关。因此，等过手续的结果汇报到况英汉耳朵里时，他居然奇迹般地红起了眼眶，急忙对杨秘书说：“快，快把龙儿领出来。”

杨秘书听到况市长嘴里失口蹦出龙儿两个字，心中一片光亮。况市长已经确认，江龙利是他的私生子了。杨秘书心想，如果江龙利不是况市长的私生子，怎么会跟况市长长得如此相像呢？

杨秘书正欲离开，况市长叫住了他。况英汉用一种赞赏的眼光望着杨秘书，说：“杨秘书，我果真没有看错你这个人。你办事，我放心。”他沉思了一下，“注意，昨天晚上的事，龙儿妈妈那里不要提起。我怕她节外生枝。”

第十章 桂姨的关心与杨秘书的多情

杨秘书把江龙利送到别墅里时，只见桂姨正坐在一张大办公桌前，一只手牵着一张《矮地县地图》，另一只手握着一支红铅笔，双眼死死地盯着地图上一个叫矮地的地名，浸入冥想状态中。

矮地在当地的土语里即群山环抱中的平坝的意思。事实也是如此，矮地县城就修建在群山环绕中的一片平坝上，县城因此而得名。矮地是一座山区小县，在南天市下辖的诸多区县中，矮地可以称得上是贫困县。

杨秘书牵着江龙利的手，来到桂姨面前。

“桂阿姨，我把龙利送回来了。”

桂姨没有杨秘书想象中应该表现出的情态。这多少有点出乎杨秘书的意料之外。儿子一夜没有归家，作母亲的竟然可以不言不问？

桂姨翻起眼皮，冷冷的目光从江龙利身上移到杨秘书脸上。她忽然问起另一件事情：“杨秘书，我听说南天市政府即将出台一个政策，准备在矮地县的地盘上搞一个工业开发区，这个消息是否确切？”

“这个……桂阿姨……这个问题嘛……”

一时间，杨秘书不知该如何回答。他不敢说知道，也不敢说不知道。无论他回答是或否，这个分寸都极不好把握。他不禁暗暗心惊起来，刚到南天市的桂姨怎么了解到这个机密的？难道，是况市长昨天晚上在枕头边吹进

她耳朵的？

桂姨没有继续问下去。其实，杨秘书左右为难的表情已经让桂姨心里明白几分了。她心里一阵狂喜，这个并非空穴来风的工业区，将是她一夜暴富成为千万富婆的发财机遇。桂姨将话题岔开：“杨秘书，我跟龙利这次到南天市，给你添了不少的麻烦。”顿了顿，“最近几天，不知杨秘书能否抽出时间，赐给我一个做东道主的机会，允许我荣幸地请你吃一顿饭，表示一下我的感激之情？”说到这里，桂姨脸上浮起笑容，故意补充一句，“杨秘书，我想单独请你一个人。”

对于桂姨前面的一段话，杨秘书理解起来顺理成章，这是人人都可以理解的人之常情；然而，对于桂姨最后的补充，他却有些心慌意乱。杨秘书心里不由自主地升起疑团：桂姨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她为什么要单独请我一个人？

桂姨紧逼一步，问：“杨秘书，这个光，你不肯赏给我吗？”

杨秘书急忙说：“桂阿姨太客气了，你和龙利的事情，都是我应该办的。”犹豫了一下，他慢慢地说，“桂阿姨，最后几天，如果我空了，给你打电话，好吗？”

桂姨脸上浮起灿烂的笑容，她缓缓地站起身，将一只手伸到杨秘书面前，说：“我等你的电话。”接着，她又用一种只可意会难以言传的暧昧口吻，“杨秘书，你不会让我久等吧？”

杨秘书双手捧住桂姨的手，更加心慌意乱起来，“桂阿姨，你真是……”他本来想说你真是太客气了，话到嘴边，却莫名其妙地变成了这样一句：“桂阿姨，你真是太美了，真的，你太美了。”

这次，聪明一世的杨秘书，却糊涂一时地犯了一个最致命的错误：关心。中国男人很高兴别人关心他本人，却非常警惕他人关心配偶或情人，尤其是对于有地位有身份的男人来说，即便是最好的朋友去关心他的妻子或情妇，同样会遭到他内心阴影重重的猜忌，因为，他害怕这样的关心，最后会演变成另外两个字：关怀。所以，大凡一位熟透人情世故的官员，倘若要想踩倒他的政敌，最有效的办法，就是为政敌创造若干关心上司配偶或情妇的机会，只要上司怀抱中的“她”接受了他人的关心，那么，上司心中“关怀”二字便会慢慢地成长为“关入他人怀内”的疑团。想想看，上司心中有了这样的“关怀”想法，那么，政敌倒霉的日子，还会远吗？

杨秘书冲口而出的话，更加坚定了桂姨心中的想法。她没有抽回手，任随杨秘书一路捧着，一直走到别墅门口，才慢慢地松开。桂姨的脸上，仍旧是明媚灿烂的笑容。

杨秘书很不情愿地钻进小车，隔着车窗朝桂姨做了一个再见的动作，慢慢将车子开离了别墅。

第十一章 暗娼与发票

一路上，杨秘书都处于一种心慌意乱而又情绪亢奋的状态中。一忽儿，他想起桂姨单独请他吃饭的邀请。桂姨话中似乎没有想入非非的意思。一忽儿，他又想起桂姨话中的暧昧成分。桂姨的话让他有一种偷窥到天上的仙女下凡到人间洗澡的情形。在这种时而意乱情迷时而激情澎湃的过程中，杨秘书身体的某个部位情不自禁地活跃起来。一时间，他体内压抑已久的火山如万马奔腾般地到达山巅，炽烈的岩浆需要寻找一个突破口喷射出来。忽然间，他想起曾经听别人说起过，南天火车站广场上游荡着许多暗娼。于是，杨秘书毫不犹豫地调转方向盘，飞快地将小车开到南天火车站。

果然，在人来人往的南天火车站广场上，时隐时现着一些衣着很职业的年轻女性，她们的眼睛放出一束又一束听不到雷声的勾人闪电。其中一位小姐，就把这束无声的闪电放到了杨秘书身上。两人讲好了价钱，那位小姐脚一抬，钻进小车的动作如同她眼睛里的闪电一般快速。杨秘书把小车开到街边停下，拉上四周的窗帘，车厢里立刻黑暗起来。

小姐吃惊地问：“先生，你在小车里做事？你……”

没等小姐说完话，杨秘书伸出手，一下子扯断了对方的裤带。他紧紧抱住那位小姐，嘴唇贴近对方耳边，失口说：“桂阿姨，我想死你了。”

“谁是桂阿姨？”那位小姐先是惊疑地望着杨秘书，继而现出若有所思的神态，“哦，我明白了，你在暗恋着一位姓桂的阿姨，对不对？哼，你得不到她，只好到我身上来发泄。”

杨秘书知道自己说漏了嘴，他立刻瞪圆双眼，警告道：“小姐，你最好少管闲事，否则，我废了你这双招子

（眼睛）。”

事情很快结束了。

杨秘书掏出几张钞票扔到小姐怀里，顺口说：“开张发票。”

——这是一种既是职业性、又是习惯性的语言。在人民政府的各间办公室里，这种既是职业性、又是习惯性的语言，早已把众多的人民公仆的耳膜敲出了趺子。

那位小姐愣住了。

“怎么？你没听清楚我说的话？”杨秘书见那位小姐仍旧愣怔着，他弹出一根手指在那位小姐白嫩嫩的大腿上写了一行字：我要报销。他说：“发票？我要发票。”

终于，那位小姐回过神，急忙说：“先生，我这种身份的女人，做这样的生意，一不领营业执照，二不办税务登记，哪儿来的发票？”

“没有发票？他妈的，难道，这次是实实在在地花我私人的钱吗？”

那位小姐立刻献上一计：“先生，这样好不好，你告诉我一个地址，过两天，我给你找几张汽车票亲自送上门来？”

这个建议，杨秘书当然不会接受。他提起脚，朝着对方丰满的屁股不轻不重地踢了一下。

“滚。你这个拉好人下水、勾引革命干部的臭婊子。”

等小姐离开车厢后，杨秘书拉开窗帘，小车里重新变得光明起来。接着，杨秘书将车开到另一个地方停下，身体有些疲惫地倒在驾驶座上，点燃一支香烟，一边吸一边思考先前桂姨对他说过话。终于，在一阵接一阵的思绪万千过后，杨秘书咬着牙，下了最后的决心。桂阿姨，无论你是真情或假意，我杨秘书都要冒险赌一回。他恨恨地想，退一万步讲，就算我赌输了，只要抓住私生子这个把柄，也要把你的背景（靠山）况市长拉下马。想到这里，杨秘书扔掉香烟，掏出手机，打通了别墅的电话。

第十二章 重庆女人的眼力与池中的出水芙蓉

就在杨秘书开着小车前往南天火车站寻找小姐时，站在别墅门口的桂姨却将眼光缓缓地移到江龙利身上。桂姨的眼里，闪出寒冷的波光。

“龙利，你老实告诉我，昨天晚上，你到底在什么地方过的夜？”

江龙利按照杨秘书的意思答道：“我整天晚上都跟杨大哥在……”

“你撒谎。”桂姨打断江龙利的话，“你可以欺瞒别人，却无法逃过我这双金睛火眼。”

江龙利顿时现出慌乱的神态，“桂姨，你……”

江龙利不明白，桂姨何以一眼就发现了他的谎言？是自己的语言里处处都是破绽百出的漏洞呢？还是桂姨那双浸透人情世故的眼睛太老辣？

这时候，桂姨脸上露出奇怪的表情，她暂时放过江龙利说谎这个话题，指了指别墅后院，示意江龙利到后院去。一会儿，江龙利跟着桂姨来到后院。游泳池边，已经摆上了两张沙滩椅，还有一张小圆桌，桌上放着一些水果和饮料。显然，这是桂姨事先打电话叫服务部的员工布置的。

桂姨慢慢地坐在沙滩椅上，双眼望着江龙利。她说：“龙利，其实，刚才你一进门，我就发现了你跟平常不一样。”她先是指了指江龙利的眼睛，继而又指了指江龙利的脸色，嘴角浮起一丝冷笑，“你两眼通红、脸色灰暗，很显然，这是通宵未眠的表现。”

江龙利目瞪口呆地站在桂姨面前。这时候，桂姨放下这个谎言话题，站起身，一颗一颗地解开衣服扣子。原来，她身上早已穿好了泳衣。江龙利看着桂姨如一条美人鱼般地滑入游泳池。如果说，在江龙利十七岁的少年眼睛里，穿着衣服的桂姨是他的妈妈、赤身裸体的桂姨是他的情人的话，那么，现在穿着泳衣的桂姨，看起来，则更像他正在追求之中的一位梦中恋人。忽然，江龙利双眼一亮。他看见桂姨绕着池边开始游起泳来。桂姨游泳的姿势，江龙利从来没有见识过。江龙利本身会游泳，他也在生活中和电视里看见过不少的游泳方法。然而，桂姨的姿势，不仅优美，一举一动，还分外抢眼，有一种让男人想入非非的诱惑。他禁不住问：“桂姨，你从哪儿学来的这种姿势？”

桂姨游了回来，双手抓住池边的扶手一撑，整个身子顿时水淋淋地跃出池面。等江龙利的眼花不再缭乱时，桂姨已经如出水芙蓉般地坐到先前的沙滩椅上去了。桂姨脸上现出笑容。不过，这层笑容就像经过游泳池浸漂过的一样，温暖里透出一股寒气。她说：“龙利，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昨天晚上，你到底做了什么？”

这一次，江龙利没法再撒谎了。他只得把昨晚的遭遇，一五一十地告诉给了桂姨。在江龙利的想象里，桂姨听了他被拘押后，或许愤怒、或许惊愕、或许……然而，出乎意料的是，桂姨没有显出任何倾向性的表情。江龙利小心地说：“桂姨，监狱里那帮人过手续，我都没说实话。”

桂姨轻轻说：“龙利，你昨晚上一夜未归，我就有某种预感，他们一定会试探你，只是，没料到他们会用过手续这种方式。”桂姨鼻孔里重重地哼了一声，“他们不敢用其他正道方式调查你的出身问题，这一点恰好说明了他们内心的恐惧，这就叫做投鼠忌器。哼！幸好我有先见之明，幸好我对你曾经进行过演练。”跟着，桂姨用舌尖顶了一下牙齿，“这，更坚定了我实施这套计划的信心和勇气。”

江龙利张开嘴还想说什么，桂姨摆摆手，示意他不用再说了。她指指游泳池，示意江龙利跳入水中去。很快，江龙利便在水池里畅快地游起泳来。

桂姨没有下水，她仍旧坐在沙滩椅里，含着一根饮料吸管慢慢地吮起来。等江龙利绕着池边游到她面前时，桂姨说话了：“龙利，你这一手游泳技术或许适合在大风大浪的长江大河里搏击风浪，很实用；但是，用来勾引异性的目光，则毫无吸引力。”

江龙利吐了一口浸入嘴里的水，不解地望着桂姨。

桂姨问：“你刚才看我游泳，心里是否有一种想占有我的欲望？”

江龙利脸上一红，不好意思地将头慢慢沉入水里去。

桂姨没有看江龙利，却将眼光投向远方，一副若有所思的神态。江龙利脸上的红潮，渐渐地漂淡在凉津津的池水里。许久，桂姨说：“龙利，影视剧中的武打片，一招一式，讲究的不是生活中的实战，而是吸引观众的戏剧目光。”她笑了笑，戏谑地说，“许多女人，一边拚命地瘦身减肥，一边使劲地擦丰乳霜。她们为什么这样做？因为她们知道，男人们虽然白天喜欢看身材苗条的女人在眼前晃来晃去，但是一到晚上，则更喜欢局部地方丰满的女人睡在身边。”说到这里，她弯下腰拉住江龙利的一绺头发，笑嘻嘻地说：“龙利，桂姨不可能陪你一辈子。有朝一日，你如果喜欢上了另一位女人，请务必记住桂姨的话——哪怕你遇到的是世上最聪明最漂亮的女人，你要把她搞到手，除了显示出男人的实力，就是比蜂蜜还亮人（很甜）的甜言蜜语。这是追求女人的花招，也是成功的不二法门。”她一根一根地松开手中的发丝，眼光里闪出悲悯般的冷光，“龙利，尽管你是一位乡村少年，尽管你现在只有十七岁，然而，我敢肯定，几年之后，你一定会成为一个最成功的花花公子。”

江龙利很认真地想着。桂姨的话，似乎句句都是真理。

忽然，远远地，从桂姨的卧室里传来电话铃的响声。桂姨一边仔细听着，一边掬起水浇到脸上，等水珠纷纷坠到地上时，桂姨脸上，已经隐含着一种神秘的笑意。

江龙利从水池里撑起身，说：“是不是姓况的……”他赶紧吞回后面的话，临时换了一句，“可能是爸爸打来的电话吧？”

桂姨摇摇头，自言自语道：“你那位生父，目前，他不会主动打电话找我的。”停顿了一下，“这是另一条鱼。那条鱼儿终于上钩了。”

江龙利没费太多的心思，很快就想到了杨秘书身上。

桂姨站起身，舒展了一下筋骨，“这条鱼虽然不大，而且是倚仗他人权势才能装出一副凶相。”她得意地说，“不过，缺了这条鱼，许许多多的事情，还真的很难办成功。”

江龙利非常知趣地闭上嘴，没再继续问下去。

电话是杨秘书打来的。

杨秘书在电话中客气地说：“桂阿姨，我今天晚上有时间，我想请你到皇都大酒店吃晚饭，不知桂阿姨……”

桂姨对杨秘书话尾故意拖出长长的“……”的说话技巧心知肚明。在官场里，这叫做两口子话，诸如“当初抓你是正确的决定，后来放你同样是正确的改判”一样。杨秘书的意思是：如果遭到桂姨的婉拒，他有婉拒的解释；如果桂姨欣然应约，那么，他也有应约的说辞。

“杨秘书，我一定准时赴约。”虽然，桂姨脸上挂着一丝冷冷的笑纹，但是，口气听起来却是非常的高兴，“杨

秘书，你一定要给我一个作东的机会，这顿饭，只有我和你两个人，请允许我对你表示一点情意，好吗？”

桂姨特意把情意两个字咬得如同风吹金铃般的清晰，也把两个人的晚餐说得如同《西厢记》里莺莺在后花院私会张生似的浪漫而暧昧。桂姨心想，杨秘书的心跳，很可能比电话铃声还响？跟着，桂姨又嘲笑起况英汉有眼无珠起来，自以为是心腹的杨秘书，却在肚子里打着偷主子情妇的主意，难怪色胆可以包天，见利可以忘义。

就在这时，江龙利悄悄地走到桂姨身后，偷听她与杨秘书之间的电话内容。

杨秘书在电话里说：“桂阿姨，你的盛情，我接受了，但是，作东的机会，我不给你。这顿晚餐费用，还是由我来支付。”紧跟着，他压低声音，“桂阿姨，这些费用，都会有出处（报销）的，你别替我担心。”

桂姨一边慢慢地放下电话，一边似乎在思考着什么。忽然间，一双手从身后抱过来。桂姨着着实实地吓了一大跳，脸色一刹那变得惨白。等她看清楚抱她的人是江龙利后，她先是长长地出口气，随后便周身软软地瘫倒在沙发上，原本水淋淋的泳衣，在沙发上染出一个美丽的臀印。桂姨有些恼怒地说：“龙利，你简直要把妈妈吓死。”

江龙利嘻嘻地笑起来。此刻，他拒不接受桂姨冲口而出的妈妈的称号。桂姨被泳衣紧紧包裹起来的身体上的每一道曲线，都成为他体内某种亢奋情绪的引火索。他一边用十根手指在桂姨水淋淋的身体上游来游去，一边说：“我不做你的小儿子，我要做你的小情人。”

桂姨虽然不知道江龙利在她身后悄悄站了有多久，更不知道他偷听到一些什么内容，但是，有一点她是明白的，这位年仅十七岁的小情人知道吃醋了。她必须盖住对方的醋坛口，否则，这个精心策划的发财计划就会因小失大。想到这里，桂姨脸上浮起艳丽的媚笑，轻轻地掐了一下江龙利的脸。

“龙利，你真是饿死鬼投胎——越吃越饿。”

桂姨这个掐的动作无疑是一个引水入渠的信号。江龙利立刻放开手脚大干起来。他把桂姨水淋淋的泳衣连带拉地脱下身，扔到屋角。他把赤身裸体的桂姨抱到床上时，枕头边一个白亮亮的东西引起了他的注意。

那是一块价格昂贵的男式手表。

江龙利眼珠转了转，忽然问：“桂姨，昨天晚上，他是在这儿过的夜？”

桂姨明白江龙利话中的那个“他”是指况英汉。

江龙利酸溜溜地说：“昨天晚上，我在监狱里过手续，你却在别墅里玩花样。”

桂姨毕竟是桂姨，她根本不用费心思去猜测江龙利发现了什么。她爽快地一口承认下来：“龙利，你只说对了一半。昨天晚上，我原本打算留他在别墅里过夜，可是，唉……”桂姨长长地叹息一声，用一种异常落寞的口吻说，“现在的况英汉已经不是当年的况英汉了，如今，他身边美女如云，妻妾成群，他哪里还会在意我的身体啊！”

昨天傍晚，当江龙利随杨秘书到达宾馆舞厅时，桂姨却跟着多年前的老情人况英汉到达市郊一个很偏僻的山坡上。这里，除了柔柔的夜风和漫山的野草，确实是人迹罕至。对于况英汉将她载到这样的荒郊野外谈话，桂姨深表理解。对方现在是南天市的市长，认识市长的人太多。

面对多年前如胶似漆的情人，况英汉没有桂姨想象中的热情，更没有桂姨想象中的感情冲动。他只是仔仔细细地打量了桂姨几遍，神情平淡地说：“你还是像过去那样漂亮。”

在风月场中打滚的桂姨，很快就理解了况英汉的神情平淡。第一、桂姨虽然风韵犹存，但是，毕竟韶华已逝，怎么敢跟其他年轻女孩子比青春？第二、桂姨带着一个私生子石破天惊般地出现在况英汉面前，况英汉除了恐惧、害怕与疑虑，哪里还能产生激情与冲动呢？桂姨对况英汉的心态分析，不仅正确，而且还入木三分。

经过一番或真情或假意的叙旧，在询问了关于私生子江龙利的情况后，况英汉提出了他最关心、同时也是他最担心的一个问题：桂姨到南天市究竟想干什么？况英汉说：“假如你是为了钱，我可以给你一笔钱；假如你是为了权，或者是为了搞我下课（撤职），那对你本人来说，没有任何的好处。”

既然对方主动把话挑明了，桂姨也毫不隐瞒地表明自己的观点。她说：“我不要权，因为我没有行使权力的机会；我不仅不搞你下台，反而希望你的官越做越大，因为你是我的靠山……”

虽然桂姨没有把话说完，但是况英汉明白剩下的唯一条件便是一个字：钱。只要桂姨不要权、不搞自己下台，至于要一笔钱，这是况英汉意料之中的事情。况英汉原本绷紧的心顿时放松下来。他用一种宽慰的语气说：“想当年，我还是矮地县物资局一个小小的副局长时，你并没有嫌弃我有妻有子，真心实意地爱着我，而且，还为我

生育了一个儿子，没有功劳也有‘情’劳。”顿了顿，“我给你一百万元钱，算作我的补偿，你带着这笔钱回重庆过平安日子吧。”

没料到，桂姨一口否认了。她说：“况英汉，我不会要你私人的一分钱。”

“什么？”况英汉大吃一惊地望着桂姨，“你刚才说……你不要钱，到底要什么？”

桂姨的两颗眼珠在夜色中如同猫眼一样发出幽光。她说：“不错，我带着儿子到南天市找你，目的只有一个钱字。”她说，“然而，这些钱，我不需要你私人掏出来，我只需要在你的保护下，开一家合理合法的公司，顺顺当当地做一些生意。”

况英汉更加糊涂了。开公司做生意的目的是赚钱，一百万元的钞票需要做多少生意才能赚起来啊！况英汉问：“你能不能把话说明白一些？”

桂姨说：“我俩的爱情结晶——江龙利，快满十八岁了，因为是私生子，所以他只能生活在乡下养父的家里，与那些贫困的放牛娃为伍。你看他现在这个样子，要知识？没有；要本事？更没有。况英汉，你身为他的生父，难道不感到惭愧吗？你现在身为南天市的市长，难道不为儿子的将来寻找一条生活出路吗？”

这一下，况英汉完完全全明白过来。桂姨带着自小在乡村里长大、缺少见识的儿子到南天市的主要目的，是想借助他这位市长的势力，在南天市开一家公司，一方面可以做生意赚钱，另一方面锻炼儿子的生存能力。想到这里，况英汉为桂姨的舔犊之情感动起来。他一把握住桂姨的手，动情地说：“开一家公司这样的小事，我打一个电话就办到了。”

见对方中了自己的计，桂姨这才慢悠悠地说：“我们母子二人的生活状况，你是了解的，没有什么积蓄。等公司成立后，启动资金要向你私人借。”桂姨将上身倾倒在况英汉怀里，“你借给我三百万元，赚了钱，有你一份红利；亏了，你……”桂姨抬起头，双眼直直盯着况英汉，“只要你还是南天市的市长，就没有做亏本生意的可能。”

先前，况英汉送一百万元给桂姨，桂姨不接受；等到况英汉答应桂姨办一家公司后，桂姨却开口借三百万元的启动资金，听起来，似乎有些自相矛盾。然而，况英汉在短时间的思索后，很快就理解了这个问题。绕来绕去，他想，还是围着一个钱字打转。在外人看来，对于一位地区级市长来说，三百万元是一个让他们瞠目结舌的概念，按正常收入，即便不吃不喝，况英汉一辈子都积累不到这个数字。然而，对于南天市人民政府的市长况英汉本人来说，三百万仅仅是一笔区区小数。能够扔出区区三百万元把一桩毁灭仕途的事件买平，是况英汉所有计划中最理想的结局。

况英汉答应了。

现在，他们该打道回府了。

本来，在况英汉最开初的想法里，他虽然不能在别墅过夜，但是，与桂姨“关怀”片刻还是可能的。他想，当年，这位女人身体上的每一个部位都曾经令他痴迷，这么多年过去了，那些部位是否还一如往昔呢？后来，小车开到别墅门口时，况英汉的手机响了。一位年轻女孩子在电话里毫不遮掩地说：“我等你好久了。”

况英汉脸上现出一丝慌乱。他一边不安地瞧瞧身边的桂姨，一边用最低音量说：“我今晚要召开常委会，研究矮地工业开发区的重要事情。你别胡来。”

年轻女孩子根本不吃这一套。她大声说：“姓况的，我如果再过两小时没有看到你的身影，就休怪我不客气了。”

啪。

对方把电话断了。

况英汉收好手机，红着脸望着别处。他一边躲避桂姨的目光，一边心里暗暗叫起苦来。万一桂姨跟那位陌生的女孩子较上心劲，同样来一个不客气，况英汉又不能分身有术，该如何是好？

这时候，他们已经站到别墅的大门前。桂姨将双臂抱到胸前，脸上浮起淡淡的微笑。一会儿，她淡淡地问：“听声音，那女孩子不到二十岁吧？”

似乎，桂姨在谈一件与己无关的事情。

况英汉没敢回答这个问题。实际上，桂姨猜对了，那是一位刚满十六岁的女孩子。

桂姨做出一副很大度的姿态，她推着况英汉上了小车，还用一种温柔的语气说：“你快去吧，迟到了，万一

真惹出什么事情，影响你的前程。”

桂姨的大度显然出乎况英汉的意料，他一边启动小车一边摘下腕上的手表塞到桂姨手里，说：“这块表，是别人上个月送我的，据说值好几万块钱。”跟着，他在桂姨脸上安慰性地吻了一下，“对不起你了。”

忽然，桂姨很严肃地问：“你刚才与那位女孩子通电话时，谈到什么矮地工业开发区？是哪个地方的矮地？”

况英汉笑起来，“南天市下面有几个矮地？就是我与你初次相识时的那个矮地县。”

桂姨又问：“矮地县要撤县设区？”

况英汉先是摇摇头，继而又点点头，说：“撤县的事情，没有；设区的事情，正在讨论。不过，所谓的区，只是矮地县下面的一个工业开发区而已。”

矮地县是南天市下辖区县中最贫困的一个县，根据南天市政府组织成立的调研班子的考察结论，领导们认为，矮地县之所以经济发展滞后，主要原因就是硬件上不去。所谓的硬件，包括了畅通的公路、高大的厂房、设施齐全的电讯设备，等等。想想看，某外地客商要到矮地投资，材料拉不进、产品运不出，客商除了扭头走人，绝不会在这样没有硬件的环境里投入一分钱。因此，为了发展矮地县的经济，南天市政府准备在矮地设立一个工业开发区，先把硬件搞到一定程度后，再大张旗鼓地招商引资。

这时候，况英汉故作神秘地谈起了两件事：“矮地开发区的事情，还没有最后形成政策，按照组织纪律，目前还属于保密阶段，你千万不要把这个消息泄露出去。”见桂姨点点头，他又笑嘻嘻地问，“你猜一猜，计划中的矮地县工业开发区设在哪里？”

桂姨脸上掠过一丝羞涩的笑影。她已经知道未来的矮地工业开发区将设在哪儿了。

那个地方叫做战备粮库。

一直望着况英汉的小车消失在夜色里，桂姨才返回别墅。这时候的桂姨，身体虽然静静地躺在床上、手里玩弄着那块价格昂贵的手表，但是，她的心潮却一波接一波地难以平息。不过，桂姨难平的心潮，不是为了况英汉无奈离去赴另一位女孩子的约会，而是突然间冒出来的一个矮地县工业开发区。在桂姨原来的策划里，她带着私生子江龙利到达南天市后，倚傍老情人况英汉这棵大树，开一家公司，做一些暗箱操作的生意，赚成百万富婆后，抽身离开。谁知，况英汉在手机里偶尔透露出来的开发区信息，打破了桂姨精心策划的发财计划，准确地说，桂姨的发财计划不是打破了，而是更为精进起来。桂姨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个千载难逢的开发区机会。她兴奋地想，当年，我的青春失落在矮地县的战备粮库，没料到，世事无常，山不转水转，今天，那些空置已久的粮库，既然让我无意中碰到了，那么，我如果不赚成千万富婆，就真的是一个十足的大傻瓜。桂姨的发财梦想，从最初的百万富婆到后来的千万富婆，如同曙光在前似地大大跳跃了好几步。想想看，百万财产与千万身家，中间隔着的不仅是一些枯燥无味的数字，还有充溢在身体间每一个毛孔内部的财大与气粗。

桂姨不可能把以上内容完全告诉江龙利。

她只是轻描淡写地提到况英汉昨天晚上到别墅来过。桂姨心里很清楚，已经慢慢懂事起来的江龙利，不会完全相信她的话。桂姨心里冷冷地笑起来。小情人，她想，等你完全懂事后，我的计划已经成功，躲到天涯海角去品味我千万富婆的滋味去了。同样地，桂姨心里也十分清楚，这个发财计划缺少了江龙利这样一个与况英汉相貌一样的私生子是没法成功的。因此，她必须把江龙利牢牢地控制在手心里。在成熟女人桂姨看来，要拴住一位初涉世事的十七岁少年的心，女人的肉体远比银行里的百万、千万元钱还管用。桂姨要用自己的肉体控制江龙利生机勃勃的青春骚动。

在江龙利的记忆里，这一次，桂姨在床上与他的配合动作，可以用某些大人物常常挂在嘴角边的一句话来形容——这句话，人们还时常在各类歌颂大人物的书籍中读到：亲密无间。甚至，江龙利与桂姨在亲密无间的配合过程中，他除了听到桂姨发出熟悉的愉快呻吟声外，还第一次听到桂姨急促地说出一句非常陌生的语言：“天哪，我要死了！”

江龙利吓了一跳，他撑起上身奇怪地俯视着桂姨红潮翻卷的脸孔，惊诧地问：“你要死了？你是生病了吗？”

桂姨先是半嗔半恼地瞪着江龙利，继而忍不住噗哧一声笑起来。她轻轻地拍了江龙利一巴掌，故意骂道：“你这个傻子，真是傻到家了。”她说，“桂姨真要死在你的压迫下，我就变成一个风流鬼，把你拖到花丛中去埋了。”

江龙利终于恍然大悟。

事情结束后，江龙利疲倦已极地扑在床上，眼睛半睁半闭，似乎浑身的精力都耗尽了。

相反，桂姨却显出精神抖擞的样子。她抱起江龙利，一边往另一间卧室走去，一边说：“乖儿子，妈妈已经打电话给服务部，请他们到时候把晚餐给你送到别墅来。”

桂姨把江龙利安顿好后，坐在床边，一直看着他沉沉地进入梦乡，这才缓缓地站起身，慢慢地走到另一间屋子里，再一次坐到那张大办公桌前，再一次将目光投向那份《矮地县地图》上。

天色，终于暗下来。

直到阴影模糊了桂姨的视线时，她才将目光从地图上收回来，走向卧室。一会儿，等桂姨出现在客厅里时，她已经换了一套服装——就是那天晚上让杨秘书双眼发光的晚礼服。与此同时，两位推着小推车的女服务员来到别墅前。

她俩先是被桂姨一身的华贵衣饰震住，继而低下头，说：“桂夫人，你打电话订的晚餐送到了。”

桂姨知道她俩是专门为别墅群里各色人物提供方便的服务部的员工。桂夫人这个称号，是桂姨在电话里随口取的。她做了一个很高贵的动作，淡淡地说：“多谢二位小姐。请把东西放到厨房中的餐桌上去吧。”

这些晚餐，是桂姨为江龙利订的。

等两位女服务员摆好晚餐后，桂姨又说：“再麻烦你们一件事，请为我叫一辆小车。”

很快，一辆小车开到别墅门口。

离开别墅前，桂姨俯下身，在江龙利脸上轻轻地吻了一下。她说：“你睡得真香，你的梦真甜。”她摇摇头，“不过，财富是靠睡觉挣不来的。”

第十三章 杨秘书的色胆与况市长的情妇

桂姨到达皇都大酒店时，天色完全黑下来了。杨秘书并没有在酒店大门口迎接桂姨，只是给了她一个小包间的房号。对此，桂姨一想就明白。杨秘书这次忐忑不安的约会，害怕撞见熟人。

皇都大酒店是南天市最豪华的酒店了。据传言，这家酒店的真正老板是南天市委书记得一位干女儿。干女儿原本是一家公司的业务员，因为一次很偶然的机会，认识了市委书记，又因为干女儿与市委书记同一个姓氏，较起真来，也许，他俩的祖先十万年前还在同一个山洞中分享过血淋淋的野物，所以，市委书记在某天晚上，心花怒放地“关怀”着她的腰，收她做了干女儿。

皇都大酒店在经营方法上有着三不准：一不准打听客人的身份，二不准男女客人同宿一室时强行查验证件，三不准私下谈论任何客人的可疑之处，包括他们花样百出的花钱方式。虽然，某些传言不足信，但是，皇都大酒店自从四年前开张营业以来，没有遭受过一次清查却是事实。很自然地，皇都大酒店也屡次获得了有关部门诸如“遵纪守法”之类的嘉奖。

在酒店的一间小包房里，桂姨第一次发现身为市长助手的杨秘书，并不像他外表那样古朴沉稳，相反，他还很懂得营造温馨浪漫的气氛，因为，包间里的电灯全熄了，只有五支用玻璃罩笼起来的红蜡烛分别放在屋子的四个角落及餐桌正中，屋顶上的悬空音箱里，正播放着钢琴曲《秋日私语》。

桂姨走进包间门，华贵的晚礼服在红色烛光下折射出炫目的光彩。桂姨身上的华贵是杨秘书痴迷的。杨秘书不由自主地站起身，迎上去，双手捧住桂姨的手，客气话还没说出来，不知是因为激动或害怕，杨秘书的脸孔顿时滚烫起来。好在，整个包间都被红光浸满，杨秘书脸上烫脱皮似的火热，掩饰在四周弥漫的烛辉里。

原本毕恭毕敬地站在屋角的一位女服务员，很知趣地悄悄退了出去。

桂姨坐到餐桌边，说：“杨秘书，没想到，你这么有品味。”

杨秘书坐到桂姨对面。他似乎还没有从激动或害怕的情绪中完全走出来，他颤颤抖抖地端起一杯酒，酒液溅了少许在桌上。他说：“桂阿姨，假如我下一步路走对了，我会经常请你的客。”

忽然，桂姨从杨秘书话中听出了一丝不寻常。对于杨秘书冲口而出的话，其他人也许左耳进右耳出，当作一句纯粹的客气话说说而已，然而，桂姨却从这句话里，发现了某种端倪——这种端倪，意味着南天市某些官员或升迁、或隐退的人事变动。桂姨压下心中的疑团，端起一杯酒，与杨秘书碰了一下杯，浅浅地抿了一口。她环顾了一遍小包间，建议道：“杨秘书，能不能把《秋日私语》换成《献给爱丽丝》？”

杨秘书一边点头一边把手伸到桌面下按了一下开关。

得到讯号的女服务员轻风般地推门而入。

“先生，小姐，”女服务员细声问，“我能够荣幸地为你们服务吗？”

很快，《秋日私语》便换成了《献给爱丽丝》。

这时候，杨秘书从公文包里掏出一个小盒子，捧到桂姨面前。他说：“桂阿姨，这是我送你的礼物。只是，我收入不高，这份礼物太轻了。”

那是一根金光灿烂的项链。桂姨仅仅瞟了一眼就识别出这根项链绝非杨秘书自谦的那样太轻了。她脸上浮起迷人的笑容，既不说感谢话也不说推辞的语言。她掂起项链，说：“杨秘书，帮我戴一下。”

杨秘书毫不犹豫地扑到桂姨身后。他一边为桂姨扣上项链，一边拚命地吸着对方脖子里散发出来的香气。这时候的杨秘书，可以用水深火热这句话来形容。他恨不能立刻拦腰抱住桂姨，撕光对方的晚礼服，压到小餐桌上。

就在杨秘书体内的欲火即将喷发时，桂姨及时地退开两步，一手摸着脖子上的项链，一手做了一个坐回原位的动作。她笑眯眯地说：“杨秘书，谢谢你。”

等杨秘书坐回桌边时，感觉自己背心浸出了一层冷汗。他是第一次亲身体验到，禁锢起来的情欲，居然会变成冷汗流淌。

直到这时，桂姨才侦察起先前杨秘书话中的端倪。她巧妙地说：“杨秘书，据我得到的可靠消息，你的事业最近要迈上一个新台阶了吧？”

杨秘书愣了愣，“桂阿姨，你是怎么知道的？”立刻，他想起这个自己心仪的人间尤物是况市长的情妇，便恍然大悟起来，“我的最终去向，还没有最后确定下来。”

在杨秘书的想象中，桂姨作为况市长的情妇，她肯定已经从枕头边知道了这次官场的人事变动。

事实上，况英汉对过去的老情人桂姨抱着很深的戒备心理。他连私生子江龙利都回避不见，怎么还可能把这些官场上的机密告诉桂姨呢？

桂姨的心情空前紧张起来。只有她自己才明白，南天市官场的人事变动，将直接影响到她千万富婆的梦想。桂姨端起酒杯，再次与杨秘书碰了一下。她故意淡淡地说：“杨秘书，桂阿姨比你痴长几岁，不客气地讲，社会经验也许比你丰富一些。”

杨秘书连声说：“当然当然，肯定肯定。”

桂姨话锋一转，说：“这次南天市的人事变迁，不知你具体的想法如何？”她笑了笑，用一种很温暖的语气说，“杨秘书，你的身边，除了桂姨给你参谋一下，还有哪一位女人会真心帮助你呢？”

桂姨特意把女人两个字强调得分外突出。

杨秘书猛地喝了一大口酒，说：“桂阿姨，这次人事变动，还需要得到你的美言。”

桂姨明白，对方不说帮助而说美言，把她受宠的情妇身份定位得异常准确。她暗暗笑起来。杨秘书一方面想请她“明”晚在况英汉耳朵前吹吹枕头风，另一方面又色胆包天地想在“今”晚勾引她。

终于，桂姨从杨秘书那里，探听到南天市人事变动的全部原因：现任南天市委书记即将调任省政府任职，按照正常的组织程序，况英汉将辞去市长一职，升任市委书记。从表面上看，这是非常简单也很正常的人事变迁，各职能部门的工作仍旧按部就班地进行。然而，凡是熟知官场内情的人员都知道，随着领导的职务变化，接踵而来的必然是大换血，官场行话叫做人事变动。一般情况下，处于这样的人事变动中，作为领导人心腹的秘书，都会得到外放的机会。所谓外放，就是不再给领导当秘书了，由组织部门派到某部门或某地方任职。外放之后的仕途发展如何，就看秘书本人的发展了。对于外放这样的机会，秘书们可以说是既高兴又担心。高兴的是他们希望外放，因为，只有外放后，他们才能脱掉事事都要请示汇报的秘书身份，才能独立地将大手在某座天空下挥来洒去；担心的是外放之后，新人就会取代旧人。一边过河一边拆桥是官场屡见不鲜的现象，自己不能时时刻刻地陪伴在领导人身边，很容易中他人的离间之计，被政敌拆了桥，从而与领导拉开距离。拉开距离后的下场，秘书们是有深刻体会的。

说到这里，杨秘书深深地叹口气：“桂阿姨，况市长升书记，已经是木板上的铁钉——牢不可移了。我本人呢，也很快得到外放的机会。”

桂姨脑子飞快地转了起来。况英汉又升官了，难怪他竭力回避与私生子江龙利见面，也难怪他爽快地同意“借”

出三百万元买平这笔情债。原来，这些日子，他正处在节骨眼上啊！桂姨问：“杨秘书，你是如何考虑外放的呢？”

按照一般外放的规矩，领导人的秘书先到某职能部门或某地方任副职，待过了考察期后，转为正职，再一步一步地升上去。当然，凡事都有例外，比如南天市下辖的矮地县，县委书记得行政级别与南天市某局局长是平级。假如杨秘书外放到南天市某局任正职局长，绝不可能；但是，外放到矮地任县委书记，一步就跨入正职，则完全可能。原因在哪里呢？因为，矮地是穷困县，嫌贫爱富的思想不仅存在于民间老百姓，还根植在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的官场上；不仅如此，在各方面都很落后的山区小县，如果外放人员不能在短期内干出一番政绩，不能取得成功经验，那么，官路，很可能就此走到头了。所以，一般外放人员，宁愿到某局去降低一级任副职，都不会眼光短浅地眼红矮地县委书记这样的正职。

杨秘书说：“桂姨，不瞒你，我外放的考虑有三个部门，公安局、检察院和法院。”

桂姨只是淡淡地笑了笑。她再一次端起酒杯，说：“杨秘书，祝你官运亨通。”

实际上，桂姨的机敏又一次让她捕捉到了一个绝好的机会。如同昨天晚上，她与老情人况英汉见面后，迅速地将自己在重庆时就策划好的百万富婆梦想调整到千万富婆一样，这一次，她没有想到，在皇都大酒店的包间里，意外地了解到南天市即将到来的人事变动。因此，桂姨在端起酒杯的一瞬间，对自己先前在别墅里的单纯想法及时进行了修改，也就是说，杨秘书在桂姨眼里，已经由过去的一条小鱼变成了一条肥硕的大鱼。桂姨要把杨秘书这条大鱼擒到手里，摆到菜板上，用一把无形的快刀一片、一片、一片……剥下鱼身上的鳞片。桂姨脸上浮着笑容，心里却暗暗惊叹起来，天助我也，我的财运怎么如此之旺啊？那么，桂姨在别墅里策划的单纯想法是什么呢？原来，在桂姨的想法没有进行修改之前，她只是单纯地利用一下杨秘书——准确地说，她只是利用对方是况市长秘书的身份，达到自己空手套白狼、做无本生意的目的。有了这个单纯想法后，她才爽快地答应了杨秘书的约会。桂姨想，杨秘书要我的身体，那好，我就故意装出经不住诱惑的样子，与你勾搭成奸，让你将来为我鞍前马后地效劳。然而，现在的桂姨，原有的单纯想法，经过她快速而精心的修改后，已经变得异常复杂起来，也就是说，今天晚上，她仍旧要把身体送与杨秘书，却不是明明白白的勾搭成奸，而是醉意朦胧中的意乱情迷。须知，桂姨这次的意乱情迷，将是她实施下一步千万富婆计划中的一着妙棋，也是一招狠棋。想到这里，桂姨慢慢地站起身，端起酒杯，刚要说什么，忽然，她啊呀地轻叫一声，双眼一闭，身体便软软地往地上倒去。

杨秘书在一瞬间的愣怔后，飞快地扑过去，拦腰抱住桂姨，“桂阿姨，你怎么了？”

趁此机会，他在桂姨脸上偷偷吻了一下。

桂姨上身倾倒在杨秘书怀里，装出不胜酒力的样子。她说：“杨秘书，我喝多了，我要醉了。马上为我开一个房间，我休息一会儿。”

杨秘书虽然心中一阵狂喜，但是嘴上却说：“桂阿姨，我送你回别墅，好吗？”

桂姨没说话，似乎真的醉过去了。

杨秘书伸手按了一下桌下的按钮。

先前那位女服务员走了进来。

杨秘书说：“小姐，把客人扶到三〇三房间去。”

杨秘书早就订好了房间，只等着桂姨的娇躯躺到床上去。

很快，桂姨便躺到了三〇三房间宽大的席梦思床上。

她仰面躺在床上的姿势很诱人。这种姿势，只能在卧室里那些两情相悦的夫妇之间才能看到。

杨秘书坐到床边，一只手胆战心惊地伸到桂姨身上，狂乱的心似乎要冲出胸腔，心跳最大音量地敲击着他的耳鼓，把他的脸孔也震得血红。为了平息一下体内的亢奋情绪，他将手指伸到茶杯里，蘸上茶水，在茶几上写起字来。一会儿，他惊恐地发现自己写出的几行“水”字竟然是这样：

妻不如妾，
妾不如嫖，
嫖不如偷，
偷不如偷不到。

天哪！一刹那，杨秘书血红的脸孔上掠过一点惊恐的白丝。他害怕地想，无意中，怎么把心里的真实想法都写出来了？接着，他飞快地将那几行“水”字抹掉，回头望着桂姨那个诱惑人的睡觉姿势。他想，妻不如妾，妾不如嫖，嫖不如偷这几句话，我同意；然而，我不同意的是，偷不如偷不到。他妈的，偷不到的东西，还有什么意思呢？

闭上双眼的桂姨知道杨秘书正处于激烈的思想斗争之中，她决定用力推对方一把，让对方尽快落入自己的圈套里。因此，她一边做出酒力涌上全身的难受样子，一边假意说：“况英汉，我太热了，快把衣服给我解开。”

杨秘书以为桂姨醉入酒乡后把他当作老情人况英汉了。他重新坐到床边，一只手刚放到桂姨身上。

桂姨迫不及待地将他的手插入自己的体内，还连连嚷道：“况英汉，我要你，你到我身上来吧。”

一头冷汗从杨秘书头上滚滚而下。他害怕起来。然而，面对桂姨的诱惑，另一个色胆包天的想法疯狂地撞上心头：好好好，桂阿姨，趁你酒眼迷离时，我就冒充一回你的老情人况英汉。

终于，杨秘书脱光了桂姨的衣服。

就在杨秘书既惊恐又惊喜地滑入桂姨的体内时，两汪泪水一下子就淌满他的脸颊。只有他自己才明白，为什么在这种激情飞扬的时刻，他会奇迹般的流泪。桂姨——这位让他痴迷的女人，不再是活在他的春梦里，而是实实在在地挣扎在他的“关怀”之下。

桂姨把得意的笑声深深地隐入心底，嘴上却不断地嚷着况英汉的名字，与此同时，她一只手悄悄地伸到床垫下，取出一把小小的剪刀。等杨秘书发觉上当时，桂姨已经从他身体的某个部位剪下了一小团卷曲的黑毛。

“桂阿姨，你……”大吃一惊的杨秘书顾不得继续假冒况英汉，也顾不得体内的欲火正在全身流窜，他惊恐地弹离桂姨身体间的幽谷，跳下床，咚一声跪倒在床前，带着恐惧的哭腔说：“桂阿姨，我错了。桂阿姨，你饶了我吧。”

在杨秘书的想象里，桂姨现在已经抓住了他犯上作乱的最致命的隐私黑毛，接下来，桂姨应该睁开双眼，先是软硬兼顾地恫吓一番，然后再开出交易条件。杨秘书害怕地想，我的妈呀，事到如今，要买回桂姨手中那一小团黑毛，不知要出多少血（钱）啊？可是，大大地出乎杨秘书意料之外，桂姨仍旧闭着双眼，嘴里仍旧叫着况英汉的名字，一边叫着一边翻过身扑到席梦思上，把手中的东西顺势压到身体下面。这时候的杨秘书，神智已经清醒过来。他明白自己一不小心滑入了一个陷阱。只是，这个陷阱到底有多深？他暂时想不到，他也不敢往下想。他慢慢站起身，望着床上桂姨赤裸的身体，立刻产生了杀死她的想法，不过，这个想法从他心中一闪而逝。他知道，任何作恶的举动，都会导致他本人难以逃出皇都大酒店，因为，他面对的不是南天火车站广场上那些可以讨价还价的流莺（暗娼），而是一位心机深沉的江湖女人。更可怕的是，这位江湖女人还是况市长的情妇。杨秘书一边权衡着得与失，一边朝卫生间走去。在这次约会中，杨秘书得到了什么呢？他在桂姨身体上的耕耘只进行了一半，锄头翻开紧闭的泥土，还没来得及放水灌田就被吓跑了；至于谈到失，目前，这不是一个可以预测到的事情。想到这里，杨秘书除了有一种啼笑皆非的感觉外，还有一种精明的生意人在一宗平平常常的买卖中亏了大本钱似的痛悔。唉，他叹息道，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啊！

等杨秘书洗完澡穿好衣服回到床边时，桂姨已经用床单裹紧了身体。

桂姨的眼睛仍旧闭着，嘴里仍旧在有一句无一句地叫着况英汉的名字，给人的印象，似乎她还是沉醉在酒意之中，完全不知道早先发生的一切事情。

杨秘书明白桂姨在做假。他只是不明白，桂姨做假的动机到底是什么？他弯下腰，附耳对桂姨说：“桂阿姨，我先走了。”

桂姨嘴角飞过一丝不易察觉的笑影，话，却似乎是对酒乡中的况英汉说的：“况英汉，杨秘书是你的心腹，对你绝无二心。将来，你私生子况龙利的很多事情，还需要杨秘书替你出面处理。况英汉，你应该把杨秘书外放到矮地县去，让他在矮地县出人意料地做出一番政绩。况英汉，你意下如何？”

没有太多的思考，杨秘书知道桂姨这番“醉话”是对他说的，最后一句“你意下如何”，实际上是在询问他。杨秘书重新弯下腰，再次对桂姨附耳说了一句悄悄话，随后，他失魂落魄地离开了房间。

第十四章 女人背上的墨迹与身体各部位的丰满清瘦

桂姨仍旧闭着双眼，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似乎依然沉醉在酒乡之中。

实际上，桂姨在心里细细地品味杨秘书说的那句悄悄话：“桂阿姨，我一定听你的话。”

许久，估计杨秘书已经驾车离开了皇都大酒店后，桂姨才慢慢地睁开眼，脸上渐渐浸出得意非凡的笑容。她先是缓缓地扯掉身上的床单，眼珠从自己雪白的胸膛一点一点地滚到脚背。一时间，她竟然怀疑起来。女人的肉体到底有什么神奇的地方？为什么凭这一身雪白的肌肉就可以把大大小小的男人们玩弄于股掌之间？后来，她忽然想起杨秘书在她身上只做了一半的事情，便噗哧一声笑了出来。她自言自语道：“找个人，把杨秘书没有完成的另一半事情做完。”

——千万不要顺着杨秘书勾引桂姨的思路去理解她话中“另一半事情”的意思，此时此刻，桂姨没有丝毫的肉欲，她真正需要的，是找一个人来分享她成功的喜悦。

于是，在一阵心血来潮中，她重新裹紧床单，拿起床头柜边的电话，打到了酒店服务台，订了一瓶进口香槟酒、一瓶黑墨水和一支毛笔。

一会儿，一位女服务员手托圆盘，将桂姨订的东西送到了三〇三房间。女服务员小声问：“香槟酒需要我帮你打开吗？”

桂姨无言地点点头，撑起上半身倚到床上，双眼盯着那位女服务员的一举一动。等女服务员将一杯香槟酒递到桂姨手里，她忽然问：“小姐，你叫什么名字？哪里人？”

女服务员先是一怔，继而轻声答道：“我姓张，叫张晓非。”她说，“我老家在离南天市很远的一座小乡镇上。”

桂姨略略思忖了一下，指指床边的坐位，客气地说：“晓非，你请坐吧。”

张晓非立刻摆摆手，解释道：“我们酒店有严格的规定，不能随便在客人房间落坐的。”

桂姨没有强求。她又问：“你们酒店还有什么规定？”

张晓非说：“规定可多了，总之，中心思想只有一条——顾客永远是对的。”

这时候，桂姨脸上浮起讳莫如深的笑容，她从枕头下摸出一个漂亮的手饰盒，递到张晓非手里。

“张晓非，打开。”

张晓非疑惑地打开盒盖。立刻，一条金光粲然的项链展现在她眼前。她情不住惊叫起来：“哇，多么漂亮的项链啊！这根项链，值上万块钱。”

这根金项链，是杨秘书送给桂姨的定情物。

桂姨抿了一口香槟酒，淡淡地问：“你喜欢吗？”

张晓非点点头，嘴里发出啧啧的响声。她正想关上盒盖，忽然，桂姨的一句话把她惊呆了。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忍不住惊疑地问：“你说什么？”

桂姨再次淡淡地重复了一遍刚才的话：“金项链送给你了。”

愣了许久，张晓非才回过神。她在皇都大酒店当了一年多的服务员，耳闻目睹了形形色色或大或小的人物你来我往的所谓赠送，然而，那些赠送举动里，无一不暗藏着大居心。她不相信天上真有掉馅饼的奇迹发生。张晓非试探着问：“我与你素不相识，又没为你做什么事，这项链……不会白送吧？”

桂姨先是哈哈大笑起来，手中的香槟酒洒了少许在床上。她轻轻说：“晓非，你很聪明，知道世间上没有白收钱财的道理。”桂姨瞟了一眼张晓非，缓缓地说，“我只需要你做两件事——这两件事，对任何一位女人来说，都很容易办到。”

张晓非手中捏着手饰盒，双眼盯着半躺在床上的桂姨，心情立刻紧张起来。

桂姨缓缓说出第一件事情：“脱掉你的衣服。”

张晓非惊了一张，手中的盒子啪一声掉到地上。她愣愣地望着桂姨，一瞬间，她甚至怀疑桂姨是否是一位心态失常的女人？

桂姨没有理会张晓非的态度。她缓缓地说出第二件事：“把我身上的床单拿掉。”

好一会儿，张晓非才反应过来，她拾起手饰盒，轻轻地放到床边。这时候的张晓非，整个脸孔涨得通红。她低下头，细如蚊音地说：“对不起，我出去了。”

桂姨眯缝着双眼，一直望着张晓非走到门边。张晓非那宛若一步三回头般的脚步，让桂姨一眼就看出对方内心深处的矛盾。等张晓非的手流流连连地放到门锁上时，桂姨才不慌不忙地说：“晓非，价值上万的金项链，换

你做这样两件小事，这种只赚不亏的生意，你将来还会遇到吗？”

一边说一边从盒子里取出项链，吊到一根手指上在半空中晃来晃去。

果然不出桂姨所料，张晓非回转身，站到桂姨床边，两颗眼珠跟着金项链的摇晃而左右滚动起来。她仍旧疑惑地问：“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桂姨很简单地答道：“我无聊，想取乐。”紧接着，又补充一句，“你难道没听别人说过，人间有多少种类型的有钱女人，世上就会有多少种与众不同的取乐方法吗？”

张晓非认真想了想，桂姨的话似乎有道理。既然那些富婆能够用与众不同的方式发财，想必，她们的取乐方法也会别开生面。思想“开通”后的张晓非，虽然脸孔仍旧是红红的，但是，脱衣服的动作，却是迅速的。片刻间，她就赤身裸体地出现在桂姨眼前。

桂姨端起玻璃杯，浅浅地抿了一口香槟酒。她仍旧将上身倚到床头上，眼睛从张晓非的头顶滑到脚底，又从整体滑到局部。桂姨的神态，就像一位商人在仔细审阅一份订货合同。她说，“晓非，恕我直言，你这身肉，只能生一些区乡干部。”

张晓非茫然地看着桂姨。她理解不了对方话中何以会说出肉中生区乡干部这样的秘密语言。她只知道，婴儿是从女人肚子里生出来的，肉中生区乡干部？她则闻所未闻。

桂姨继续说：“晓非，你皮肤白、身段受看，这一点可以让许多初次见你的男人想入非非；然而，一个女人的肉价要卖更高的价格，仅有这两点是不够的，还必须丰乳、肥臀、幽谷高大而密实、泉源充盈。”桂姨笑了笑，“一个女人，只要具备了全身苗条、局部丰满，那么，许多的高官巨贾，就会从她肉中生出来。”桂姨又抿了一口香槟酒，目光再一次从张晓非身上扫了一遍，“晓非，你虽然全身苗条，但是，缺少局部丰满，除了区乡干部，你要想进入更高一个档次，可能很难。”

张晓非的眼光似懂非懂地在桂姨脸上扫来扫去。她能够听懂桂姨话中全身苗条、局部丰满是指什么，然而，她听不懂的却是肉价。难道，这人肉也能卖钱？

“晓非，该做第二件事了。”

张晓非慢慢掀开桂姨身上的床单。随着雪白的床单一点一点地揭开，桂姨也一点一点地做出贵夫人般的睡姿。这种躺在床上、睁着双眼的姿势，在许许多多的外国油画中都可以看到。张晓非先是眼前一亮，桂姨全身苗条、局部丰满的娇躯让她惊羨不已；继而，张晓非心中升起己不如人似的自惭，心想，自己这一身平板身材，与桂姨陪衬起来，可以说是丑陋。

桂姨目不转睛地盯着张晓非，一直逼视着对方精神深处最后一丝自信逃离她的身体后，桂姨才在心里暗暗笑起来。傻女子，一个女人能否把一身肉价卖个好价钱，完全是谋事在人的主动出击，而非被动地成事在天似的任人宰割。

张晓非果真显得很虚弱，额上浸出丝丝冷汗。

桂姨说：“把墨水瓶打开，把毛笔给我。”

张晓非显出有气无力的样子，似乎费了很大劲才将毛笔递到桂姨手里。

桂姨将毛笔拿到眼前看了看，脸上渐渐地浮起嘲讽的笑容。她说：“晓非，转过身去。”

张晓非犹豫着刚转过身，背心一凉，一条冰冷的水蛇从背上滑过。她惊愕地说：“你在干什么？”

桂姨出其不意地在张晓非背上竖起了四个大字：战备粮库。她将毛笔递到张晓非手里，说：“请在我身上写几个字。”

张晓非手中拿着毛笔，双眼直直地瞪着桂姨。这些有钱的富婆，她想，取乐的花样，我过去不仅没看见过，还从来没听到过。

桂姨伸出手，按照顺序“点”着身体上的各个部位。她说：“我指一个地方，你就写一个字。”

很快，字写完了。

张晓非退开几步，仔细欣赏了一下自己写在桂姨身体上的“手书”，情不自禁地笑起来。桂姨身体上的六个部位挂着六个醒目的毛笔字。

右乳上一个字：南。

左乳上一个字：天。
心窝上一个字：市。
左腿上一个字：矮。
右腿上一个字：地。
两腿间一个字：县。

桂姨没有理会张晓非的笑声，她指着脐下三寸吐露出芳香的幽谷，“这是未来的工业开发区，没有形成政策之前，暂时不能挂牌。”她神秘地说，“不过，做不挂牌的生意，才是真正的大手笔。”说到这里，桂姨将香槟酒慢慢地淋在那些毛笔字上，原本醒目的南天市矮地县六个大字立刻变得模糊起来。桂姨笑咪咪地说：“为我的谋事在人，干杯。”

张晓非惊骇地望着桂姨匪夷所思的举动。什么谋事在人？她想，对方又和谁谋事？

这时候，桂姨将项链装入手饰盒，显出信守合同似的神态，把盒子抛给张晓非。

“晓非，你的任务完成了，这是给你的报酬。”

虽然，张晓非双手捧着手饰盒，但是，两颗眼珠，仍旧直直地发愣。

桂姨从床上撑起身，带着一身淋漓的墨汁，旁若无人地走进了卫生间。

那天晚上，桂姨并没在皇都大酒店过夜。

等她回到别墅时，已经是半夜时分了。餐厅里的灯光还亮着。她以为江龙利在吃夜宵，走进去，发现对方一动不动地伏在餐桌上，盘子里的菜肴没动，而一瓶红葡萄酒却一滴不剩。江龙利喝醉了。桂姨很清楚，按江龙利的酒量，一瓶葡萄酒是醉不倒他的。桂姨摇摇头，自言自语道：“小情人，我知道你心里不高兴。可是，你为什么要吃杨秘书的醋呢？”

第十五章 皮包里的公司与杨秘书的难受

三天过去了。

这三天不仅平静，而且还很安宁。在江龙利的记忆里，自从桂姨在重庆那套空荡荡的屋子里把他收为小情人兼乖儿子以来，他还是第一次看见桂姨用如此平静的姿势和异乎寻常的安宁神情，安份守己地生活在别墅里。三天时间中，除了吃饭睡觉，桂姨几乎都是独自一人平心静气地坐在一张大办公桌前，一只手拿着《矮地县地图》，另一只手握着红铅笔，时而在地图上圈着一个又一个红圈，时而陷入苦苦地思索之中。

江龙利知道，桂姨是外静内动。桂姨的内心，没有一刻是安静下来的。然而，江龙利不知道的是，桂姨几乎把她在重庆就策划好的原始计划增删了一大半的内容——一百万富婆已经被她抛弃脑后，她要成为名副其实的千万级别的富婆。

第四天上午，桂姨卧室里的电话突然响起来。

电话是杨秘书打来的。

桂姨一边听着电话，一边脸上渐渐地露出满意的笑容。她问：“杨秘书，那些东西，你什么时候交给我？”

杨秘书略一犹豫，说：“今天下午，我亲自把这些东西送到桂阿姨手里。”

放下电话后，桂姨似乎一身轻松，她居然哼起了一支流行歌曲：“路边的野花呀你莫要采……”

江龙利是第一次听桂姨唱歌。坦诚地讲，桂姨的歌声没有她的模样漂亮。江龙利奇怪地问：“桂姨，什么喜事到来了，你这么高兴？”

桂姨慢慢地收起歌声，望着江龙利。她得意地说：“龙利，你还不知道吧？你虽然才十七岁，但是你即将成为一名成功人士了。”

到底什么才叫成功人士？做一名成功人士的条件是什么？对此，年仅十七岁的乡间少年江龙利心中没有一个具体的概念。

桂姨缓缓地说：“龙利，等你成为一名成功人士后，你将出门有小车、居住有别墅、嘴里吃着山珍海味、怀中抱着青春靓丽的小姐。”

江龙利越听越吃惊。桂姨说的那些成功人士的生活内容，凭他一位乡村少年十七岁的年龄，不要说奋斗，就连想象一下都不太可能。

“龙利，从明天开始，你就是一名成功人士了。”桂姨说，“我已经为你注册了一家公司——南天市英桂利实业公司，公司的法人代表是江龙利。”

这一次，江龙利倒是很快明白过来。这家叫做英桂利的公司暗含着三个人的姓名：南天市人民政府市长况“英”汉、来自重庆的江湖女人“桂”姨、从乡间走出来的少年江龙“利”。

江龙利还想问什么，桂姨却摆摆手。

她说：“龙利，你只管照我说的话去做，其余的事由我操办。”她笑了笑，“你成功人士的生活来得多么容易啊！”

说完，桂姨走到另一间屋子，把那份《矮地县地图》卷起来，慢慢走到后院的游泳池边，点燃火，亲眼看着黄黄的火舌在水池边把地图一点一点地舔噬干净。

江龙利不解地问：“桂姨，你把地图烧掉干什么呢？”

桂姨一本正经地答道：“把有用的东西装在心里。”

这一次，江龙利没有听懂桂姨话中的机锋。在这位十七岁乡间少年看来，成熟女人桂姨说出的话，简直是答非所问。

当天下午，桂姨身穿泳衣，美人鱼似地活泛在游泳池里。

江龙利坐在池边的沙滩椅上，目不转睛地盯着桂姨在水中扭来扭去的身体，刚想说什么，别墅外面，忽然响起了汽车的嘟嘟声。

桂姨将头从水中抬起来，对江龙利说：“杨秘书来了，你去给他开门。”等江龙利走到后院门口时，她又叫住了对方，指了指池边的沙滩椅，用一利暧昧的口吻说，“把椅子拿走。”

江龙利望望桂姨，又看看沙滩椅，奇怪地说：“椅子放这里，客人可以坐呀。”

桂姨只简单地说了一句：“龙利，听妈妈的话。”

江龙利越来越不理解了。不过，他还是先把沙滩椅藏到别墅里，再把杨秘书领到游泳池边。

桂姨见到杨秘书的第一句话是：“杨秘书，到池里来泡泡水？”

杨秘书脸上滚过一团红云。他两颗眼珠在镜片后面躲来藏去。桂姨啊，你是一位让人既痴迷又恐惧的女人啊！痴迷的原因，他清楚。恐惧的原因，他还是清楚。他左右看了看，见没有可以落座的地方，只得双脚并立，站在游泳池边。那情形，似乎在为水池中的桂姨站岗放哨。

这时候，桂姨开始用一种江龙利眼熟的姿势游起泳来。这种让男人想入非非的游泳姿势，桂姨曾经给江龙利谈起过其中的“花样”，桂姨一边游一边说：“杨秘书，手续全都办好了吗？”

杨秘书心想，多此一问，没办好，我敢到别墅来？然而，他说出的话却是谦恭的：“桂阿姨，按照你的指示，南天市英桂利实业公司的一切手续，我不仅办好了，而且还带来了。”

杨秘书打开公文包，从里面取出营业执照、税务登记、银行的验资证明、公司印章等举到半空中让桂姨看明白。

桂姨先是点点头，继而对站在旁边的江龙利说：“龙利，把这些东西收起来吧。”紧跟着补充道，“快谢谢杨大哥，这些手续，全是杨大哥亲自出面办理的。”

江龙利接过营业执照一看，禁不住长长地吐出了舌头。他吃惊的倒不是法人代表栏白纸黑字地写着江龙利的大名，而是注册资金一栏居然填写着：三千万（人民币）。不仅如此，银行的验资证明为这三千万的注册资金提供了最有力的佐证。三千万是个什么概念？江龙利无法想象。等江龙利放好手续回到游泳池边时，看到杨秘书额上冒着一层细细的汗水，一手拿公文包，另一只手插入裤袋里。开始，江龙利以为杨秘书要从裤袋里掏什么东西出来，等了许久，见对方仍旧坚守着那个动作。一刹那，江龙利恍然大悟起来。桂姨在水中做出的那些花样翻新的游泳姿势，让杨秘书既难受又难堪。直到这时，江龙利才明白桂姨要搬走沙滩椅的用意。没有“坐”的地方，杨秘书只好用一种最难堪的举动来掩盖最难受的“冲”动。

桂姨装出视而不见的样子。她问：“我们明天一早就出发到矮地，况英汉没有什么交代吗？”

这句话提醒了杨秘书。他一边说“有有有”一边红着脸看了看水中的桂姨。他的一只手始终不敢从裤袋里抽

出来，只好用另一手将公文包递给江龙利，说：“里面有一张信用卡，还有一个活期存折。”

信用卡是况英汉送给桂姨的，活期存折本上却写着江龙利的姓名。

“桂阿姨，东西我已经全交给你了。”杨秘书说，“明天早上，我派车送你和龙利到矮地县去。”

桂姨眼睛盯着江龙利手中的信用卡和存折本，淡淡地说：“杨秘书，你走吧。”

第十六章 南天市的阳光与矮地县的工业区政策

第二天早上，在杨秘书的安排下，桂姨和江龙利收拾行装，带着南天市英桂利实业公司的全套手续，朝着南天市下辖的山区小县矮地驶去。

杨秘书没有派南天市政府的小车，原因只有一个，江龙利长得太像况英汉了。他利用关系，调一辆朋友的私家小车，送桂姨和江龙利离开南天市。

在江龙利的天真想象里，他和桂姨坐着小车径直前往目的地矮地县。然而，当小车刚一驶出市区，桂姨猛然拍了一下脑袋，装出忽然想起一件大事情的样子，说：“糟了，我忘记了去探望一位朋友。”紧接着，她对司机说，“师傅，你请回吧，我们就不麻烦你了。”

司机好心说：“我先送你们到朋友处，再送你们到矮地县，如何？”

桂姨坚决地婉谢了。

江龙利知道桂姨在做假，但是，他不知道桂姨中途下车的原因何在？

一直望着小车消失在远方，桂姨才招手拦了一辆出租车，对司机吐出一家银行的名字，并说：“开快点，我要赶去办事。”

在车上，桂姨伸出一只，摊到江龙利面前，“昨天杨秘书给你的存折本呢？”

存折本在江龙利身上。他很不情愿地掏了出来。

桂姨拿起那个写着江龙利姓名的活期存折本仔细看了看，见上面填写着十七万元的数字。她一边微笑着，一边对江龙利说：“龙利，你装一回……”她本来想说“你装一回况英汉的私生子就挣了十七万元”这句话，但是，话到嘴边，猛然瞥见前方的司机，便及时打住话头，叹息一声，“龙利，你江桥村那位养父辛劳一生，能挣这么多钱吗？”

桂姨的语气里，带着强烈的戏剧成分

江龙利除了发出啧啧的响声外，找不出任何的感慨之词。

“龙利，”桂姨又说，“这钱，我暂时替你保管，好吗？”

江龙利只好点头。他不敢不点头。

很快，银行到了。

桂姨把江龙利安顿在银行大厅里，独自走进另一间大户室。隔着玻璃窗，江龙利看见银行的两位工作人员热情地接待着桂姨。其中一位女工作人员拿着桂姨的信用卡和那本活期存折，走上二楼去。不到一个小时，桂姨满面红光地走出大户室，拉着江龙利的手，来到大街上。

江龙利奇怪地问：“桂姨，你高兴什么？”

桂姨没有回答江龙利这个问题，却用一双盈满笑意的眼睛看了看他，然后仰视着阳光明媚的天空，做了一个深呼吸。她说：“南天市的阳光，多么好啊！”

年仅十七岁的乡间少年江龙利当然不清楚，桂姨在重庆策划出来的原始想法——那个百万富婆梦想，她已经实现了。即将荣升南天市市委书记得老情人况英汉果然没有食言，往桂姨的信用卡里打进了三百万元，加上活期存折本上的十七万元，一共三百一十七万元巨款，在今天上午不到一小时的时间里，已经全部转账离开了南天市。

——这个百万富婆的发迹故事原本到这里就应该结束了，如果不是那天晚上，桂姨偶尔听到况英汉在手机里泄露出矮地工业开发区的信息，如果不是桂姨敏锐地捕捉到成为千万富婆的发财良机，那么，此刻的桂姨，应该打道回府返回重庆，而不是改弦更张前往矮地县。

桂姨做了一个“继续向前”的潇洒动作，说：“我们包一辆出租车，朝矮地县城，挺进。”

对于桂姨的奇怪举动，江龙利是越来越不理解了。他想，刚才，杨秘书派来的专车不坐，现在，桂姨却偏偏

要花自己的钞票“包”什么出租车？

一位三十七岁的成熟女人，既然能够不失时机地把百万梦想迅速、及时地修改为千万狂想，这一份深沉的心机，哪里是十七岁乡间少年江龙利理解得了的呢？

第十七章 大山深处的战备粮库与草丛中的木板屋

出租车到达矮地县的时候，已经是中午时分了。

司机回头问桂姨：“你们住哪里？宾馆？招待所？还是私人小旅店？”

桂姨没有急于回答司机，她将眼光投向窗外，一边打量着矮地县城一边自言自语：“跟过去比较起来，还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接着，她慢慢收回目光，对司机说：“师傅，矮地你熟悉吗？”

司机点点头，“我老婆就是矮地县的人，每年都要回矮地好几次。”

桂姨问：“离矮地县城不远，有一片战备粮库，你知道吗？”

“知道。”司机毫不犹豫地答道，“不知道战备粮库的人，那他（她）肯定不是矮地本地的人。”

“好。”桂姨立刻把心中的想法决定下来，“你马上送我们到战备粮库去。”一边说一边掏出几张钞票拍到票盖上，“这是额外的费用。”

司机瞟了一眼旁边的钞票，二话没说，调转车头往县城外驶去。一会儿，一条宛若乡村机耕小路的黄土公路出现在他们眼前。黄土公路伸进一片空旷的平坝，平坝四周，群山环绕。平坝上，建造着二十多幢类似于工厂似的房屋；房屋周围，还高高地竖立着铁丝网。然而，从铁丝网的锈蚀程度来看，应该是许多年前的设施了。

桂姨碰了碰江龙利的手肘，“战备粮库到了。”

桂姨给江龙利解释道：若干年前，我们国家曾经处在一个非常时期——那个时期有两句非常流行的口号，也就是标语，第一句叫做“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第二句叫做“备战、备荒、为人民”。为了落实这两句口号精神，全国各地都搞起了形式多样的战备粮库，矮地县也不例外。然而，外地在修建战备粮库时，搞的是分散修建、避免一旦战争爆发，遭受敌机集中轰炸；而当时的南天地区行署某负责人却别出心裁，把整个南天地区的战备粮库全部集中选址在矮地县。结果可想而知。矮地县的战备粮库竣工之日，也是那位负责人写深刻检讨之时。

桂姨惋惜地说：“谁也没想到，当年不惜人力物力耗费巨资修建的战备粮库，一直空置至今，一粒粮食都没有放过。这笔建设费，要是换成现在的价值，真是一个天文数字。唉，白白浪费了啊！”

黄土公路只通到一条小溪边。小溪上架着一座小木桥。桥头边竖着一块白木板，一行字迹斑驳的红字依稀可辨：矮地县经发公司物资仓库。

桂姨望着那行红字，脸上现出冷冷的笑影，“矮地县经发公司？哼！”

江龙利本来想问什么，但看了看桂姨冷峻的神色，没敢贸然开口。

桂姨带着江龙利慢慢地跨过小桥，进入铁丝网。铁丝网内，一条小路在荒草中七弯八拐地通向那些一排挨一排的战备粮库。随着目标越来越近，江龙利终于在那些高大的墙壁上看到两条当年刷上去的标语：“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与“备战、备荒、为人民”。对于十七岁的江龙利来说，书写这种标语的年代是完全陌生的。他只是感到很奇怪，这么多年过去了，墙上的标语不仅清晰而且还很醒目。

这时候，从一幢粮库里走出一位老人，他手里握着一根木棍，双眼警惕地盯着他们。老人是看守粮库的值班员。他望了望远处的出租车，又看了看近处的桂姨和江龙利，大声说：“战备粮库有什么好玩的？你们快离开这儿。”

桂姨走到老人跟前，笑眯眯地说：“老人家，我们不是来玩的，我们是来考察战备粮库的。”

老人疑惑地看看桂姨，又望望江龙利，问：“这么偏僻的地方，对你们有什么用？”

桂姨仍旧笑眯眯地说：“老人家，自古以来，七十二行生意，并不是每一行生意都必须选择人烟稠密、交通便利的地方呀。”

老人想了想，困惑地摇摇头，将身体让开。他说：“空房空屋的，你们随便看吧。”

桂姨一边走一边问：“老人家，小桥边挂着矮地县经发公司物资仓库的牌子，不知是一些什么物资，要存放到战备粮库？”

桂姨话音刚落，老人便忍不住笑起来，“不瞒你们二位，前十年，这战备粮库是否存放过什么货物？我不知道；反正最近十年，自从我到这儿当看守以来，不仅没见过一点物资进出，就连天上的麻雀，都很少飞到战备粮库来。”

江龙利接口道：“小桥上的牌牌……何必挂一块牌牌呢？”

老人笑了笑，“小伙子，你不要见怪，那只是一块招牌而已。”

桂姨问：“老人家，你是最近十年才到这儿当看守的吧？”

老人点点头，“前面那个看守，十年前生病死了。”说到这里，老人似乎感到一股寒风吹进心里，他指了指值班室，不由自主地打了一个寒噤，“十年前的一天晚上，那位看守突然发病，死在值班室，一个多星期才被人们发现。唉，可怜啊！”

桂姨冲口而出：“难怪，我没看见他了。”

老人立刻惊讶地看着桂姨，问：“大姐，你过去到这儿来过？”

桂姨脸上飞过一丝慌乱的神色，她飞快地避开老人询问的目光，望着远处苍翠的群山。她没承认，也没否认。一会儿，他们来到战备粮库的值班室。所谓的值班室，就是在一幢高大的粮库里，用木板围出一间小屋，搭上几块木板作为床铺。桂姨走进值班室，默默地盯着木板床，呆呆地出神。慢慢地，她的眼圈红起来，显出内心激动万分的样子。

老人以为桂姨同情他生活在如此简陋的环境里，竟然不知所措地搓着手。他说：“大姐，我已经习惯了这种生活。”

桂姨回过神，她顺着老人的心思，说：“老人家，你能够在这种环境里生活十年，不容易啊！”

桂姨慢慢地坐到木板床上，双手托住下巴，泪汪汪的眼眶里，似乎浸出多年前的爱恨情仇。

见此情形，老人一转身，从屋角提起一个水壶，刚走了几步，桂姨便叫住了他。

“老人家，你不要去烧开水了。”

老人难为情地说：“大姐，我平时一个人……你们喝点开水吧？”

桂姨站起身，先是做出情感复杂的动作，重重地拍了几下木板床。她转身对江龙利说：“龙利，给这位老人家二百元钱。”

一瞬间，江龙利愣住了。愣住的，还有那位老人。

这时候，桂姨已经完全控制了自己的情绪。她对老人解释道：“这二百元钱，是南天市英桂利实业公司对你忠于职守的奖励。”

老人是第一次听说这个英桂利公司，何况，这家闻所未闻的公司，凭什么要奖励他？

这一次，江龙利倒是很快反应过来。他将二百元钱拍进老人手里，用一种很大套的口气说：“老人家，这钱，你放心地收下。过段时间，你就会明白我们为什么要奖励你了。”

桂姨对江龙利的反应很满意。她夸奖道：“这才像一名成功人士的样子。”

老人收下钱，亦惊亦喜地把桂姨和江龙利送到小桥上。他一直看着他们钻进出租车，这才感激万分地说：“你们下次来，提前告诉我，我把开水烧好。”

桂姨微微地点点头，先对司机说：“回矮地县城。”继而对身边的江龙利细细地说，“我和你爸爸，当年就是在战备粮库产生的感情。”

桂姨还是一位年轻姑娘的时候，被重庆一家工厂招聘为业务员。因为一笔生意，她第一次来到矮地县，认识了况英汉。当年的况英汉还是矮地县物资局的一名副局长。物资局属下有一家矮地县经发公司，经发公司最大的仓库就是远离县城的战备粮库。至于这么一大片战备粮库，后来怎么又成为矮地县经发公司的仓库？这其中的产权是如何变更的，除了极少数的几位知情人，没有其他外人能够理清了。

况英汉看见桂姨的第一眼，就被对方的风姿迷住了，随着心中的惊叹，他升起的第一个想法：人们都说重庆少女美丽非凡，今日一见，果然不是凭空胡说；紧跟着，他升起第二个想法：老子玩个花样把这位重庆少女包养起来，成为我的情妇。接下来的故事，虽然落入俗套却是社会生活中司空见惯的事情：况英汉把桂姨弄到战备粮库，吩咐那位值班的老人到木桥上为他守门。于是，在这间简陋的木板屋里，他把桂姨的业务员身份推开，亲自在叽叽喳喳的响声中换成了身体压迫之下的情妇。随后，况英汉在矮地县城秘密地为桂姨租了一套房屋，开始了

金屋藏娇的生活。

这种生活，保持了两年。

两年中，况英汉是官运亨通：他从一名物资局的副局长，飞快地升为局长、副县长。就在况英汉升为副县长后的一个星期，他作出了与桂姨分手的决定。他实话告诉桂姨：作为矮地县常务副县长，他的身影，每天都要在矮地县电视台上镜；他的脸孔，每周都要登上中共矮地县委主办的《矮地报》的主要版面上，也就是说，熟悉他“形象”的人越来越多。

况英汉将三万元钱码到了桂姨面前。

不久，桂姨的身影就从矮地县城消失了。

真是世事变化无常，谁也没料到，若干年后，人到中年的桂姨不仅重返矮地，还带来了当年她与况英汉的隐私结果——十七岁的私生子江龙利。当然，发生变化的并不是桂姨一个人，还有现任南天市市长的况英汉。

出租车又一次进入矮地县城。司机回头问：“你们住哪儿？”

桂姨毫不犹豫地说：“县政府招待所。”

十多分钟后，他们住进了矮地县政府招待所里。

第十八章 况市长的干妹妹与矮地县委的招牌

江龙利对桂姨的记忆力很是佩服。那些长长的不同数字的电话号码，桂姨通常不用记录、而是深深地刻到脑子里。也许，这就是桂姨曾经对他说过的金玉良言：“把有用的东西，装到心里。”

此刻，桂姨就从心里提出一串电话号码，将数字一个一个地按入电话机里。这个电话号码，是杨秘书告诉桂姨的。杨秘书曾经说：“桂阿姨，我已经为你安排好了。”

很快，电话里传来一位中年女人懒洋洋的声音：“哪里？”

桂姨轻轻地说出一句话：“南天市英桂利实业公司。”

对方立刻提高音量，用一种惊喜万分的口气说：“啊呀！你是桂大姐？我自从今天早上接到杨秘书的电话后，一直坐在家里等你的消息，哪儿都不敢去。我盼你们母子二人光临矮地，真是把我双眼都望穿了。”跟着，她调转头，“你们现在在哪儿？”

桂姨告诉对方的地址后，轻轻地压下了电话，嘴角挂起一丝冷笑。“望穿双眼？你还不认识我就开始望穿双眼？”桂姨自言自语地说，“将来认识了，两只眼睛又该怎么办？”

有了在南天市暂住市政府招待所的经验后，这一次，江龙利没有急于整理行李。他想，用不了多久，他和桂姨就会迁居到另一个地方去。江龙利问：“桂姨，刚才那位接电话的女人是谁？”

“她叫况小英，是矮地县县委书记得老婆。”桂姨脸上露出浅浅的笑容，“龙利，你应该叫况小英为姑姑。你知道为什么吗？”

江龙利明白了。不过，他仍旧小心地求证道：“况小英是况英汉的妹妹？”

桂姨先是摇摇头，继而点点头，“况小英原本不认识况英汉，更没有什么亲戚关系。”桂姨说，“不过，官场里面的许多亲戚、同学、同事……原本就是因为某种需要，无中生有变化出来的。”

江龙利没费多少心思，就把桂姨话里无中生有的意思明白了。他忽然笑着说：“桂姨，况小英和况英汉的兄妹关系，就像我和我的母子关系一样，同样是无中生有‘生’出来的。”

桂姨竖起大拇指，“小情人，乖儿子，你是越来越懂事了。”

半小时后，一位胖胖的中年妇女出现在他们面前。

她就是况小英。

况小英先是捧住桂姨的手，做出一副盼亲人盼得眼泪都要掉出来的样子。她故意责备桂姨：“你到了矮地，为什么不及时打电话给我？你看看，你们母子二人怎么能住条件这么差的地方？”跟着，她又故作委屈地说，“要是杨秘书把我怠慢桂大姐的事情，朝英汉哥哥耳朵里那么小小地一吹，天哪，大姐，你不是起着狠心想把我这个傻妹妹冤死吧？”

桂姨对于况小英这种故贬实褒、外疏内亲似的说话技巧早已见惯不惊，她微笑着，用一种只可意会难以言传

的语气说：“小英妹妹，看你说到哪儿去了？你是况英汉当着众人的面认下的妹妹，我呢？只是况英汉身边的一个普通朋友而已。只要小英妹妹不把我的身份当成外人来看，我就谢天谢地了。”

况小英一字不漏地听完桂姨的话。桂姨话中暗藏的每一处机锋，她都心领神会了。此时此刻，她必须当着桂姨的面表明自己的态度。她同样话中有话地说：“大姐，在英汉哥哥心里，你这个外人比我这位妹妹还亲。”她正色道，“大姐，你放心，在矮地这块地盘上，我就只认大姐这个外人。”

实际上，况小英还有一句话没有说出来：妻不如妾，许多外妾的枕头风，不知强过原配多少倍？

接下来，桂姨将身后的江龙利推到况小英面前。一瞬间，见多识广的况小英禁不住大惊失色起来，手中的小提包啪一下掉到了地上，她情不自禁地冲口而出：“况英汉，不不不，不可能。”

桂姨讳莫如深地笑了笑，弯腰拾起地上的小提包。她没有直接交给况小英，而是放到江龙利手中。她说：“龙利，这是你姑姑。”

江龙利领会到了桂姨的意思。他将小提包放到况小英手里，甜甜地说：“姑姑，见到你真高兴。”

况小英手中拿着小提包，目不转睛地盯着江龙利，心神似乎还没有完全收回来，“太像了……简直就是一个模子铸出来的……太像了……”

桂姨仍旧是讳莫如深地笑着。她提醒道：“小英妹妹，龙利叫你姑姑，你没听到吗？”

况小英终于回过神来，脸上阵红阵白，她望望江龙利，又看看桂姨，惊愕地问：“大姐，贵公子的姓……”她故意把“……”的尾音拖的很长。

桂姨对那个尾音心知肚明，她将脸调向另一个方向，装出很难过的样子，背对着况小英，难过地说：“这孩子还没出世的时候，就命中注定了是苦命人。我只能悄悄生育他，却没有能力抚育他，只好把他送给江桥村一户姓江的农民，当人家的养子。”桂姨回转身，两只眼睛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湿润起来，她盯着况小英，话中套话地说：“小英妹妹，本来，这孩子如果不是一个私生子的话，他应该像你一样，有一个很高贵的姓氏，只是……唉，江龙利这个名字，是他养父取的。”

原来，杨秘书打电话给况小英时，只谈了桂姨即将带着一位十七岁的儿子到矮地县做生意，至于桂姨跟况英汉的情人关系，杨秘书故意轻描淡写地提示道：“桂阿姨是况市长在外边的朋友，希望你看在我的面子上，千万不要把她当外人看待。”

况小英说：“杨秘书，你一万个放心，我一定负责安排好。”

最后，杨秘书特意强调说：“桂阿姨那个十七岁的儿子江龙利，你要多照顾他。”

对于况小英来讲，她可以不理睬做生意这件事，却不能不理解杨秘书外轻内重的提示语言。这才是最关键的暧昧指示。

在况小英最原始的理解里，风流哥哥况英汉在南天市也许是玩腻了青春亮丽的年轻女孩，现在移情别恋，翻起花样，对一位徐娘半老的中年女人感兴趣起来。她想，爱屋及乌，况英汉喜欢上了一个老女人，连同别人家的儿子也喜欢起来。现在，况小英见到了江龙利、又听桂姨诉说的私生子语言，她终于恍然大悟了。难怪，杨秘书要特意强调照顾桂阿姨的儿子。这不是别人家的儿子，这是一个活灵活现的小况英汉。短短的几分钟时间内，况小英就掂量出眼前的母子二人的分量已经远远超出了自己最初的原始想法。过去，她多次替南天市的许多官员安排过类似的接待，对于那些名不正言不顺的所谓的夫人，她采取的策略是“热情接待，客气送走”，可是，这一次，江龙利那一张况英汉的脸提醒了她。就凭对方私生子的身份，绝不是自己的原始想法能够送走的。况小英打定主意后，立刻从小提包里掏出一卷钞票，拉起江龙利的手，脸上装出意外惊喜的样子，话，却是说给桂姨听的：“江龙利？这个名字很好听呀。不过，我习惯了说两个字。这样吧，我今后就直呼你龙利的名字。来，龙利，这点钱，是况阿姨送给你的见面礼。”接着，况小英要求道，“龙利，叫我一声况阿姨，好吗？”

江龙利愣住了。他想，况阿姨？我刚才不是叫你姑姑吗？

年仅十七岁的乡村少年江龙利无法领略况小英话中的曲径。这样的通幽语言，只有桂姨这样成熟的江湖女人才能明人不用指点。仔细一想，矮地县的所有大小官员，都知道况小英是况英汉的干妹妹，现在，突然间冒出来一位身份不明的小况英汉叫她姑姑，这，难道不是一件授人以柄的天大傻事吗？桂姨领会到了况小英的心思。她对江龙利说：“龙利，快谢谢况阿姨。”

等所有的客套话都说完后，等所有的过场都走完后，两位女人的话题，终于转到了正经事上来。

况小英试探着问：“桂大姐，据杨秘书在电话里说，你和龙利这次到矮地县，是做生意的？不知桂大姐需要我效什么样的劳？”

桂姨示意江龙利把旅行袋拿到茶几上来，她从袋子里取出南天市英桂利实业公司的全部手续摆到况小英面前。桂姨说：“小英妹妹，我和龙利到矮地县做生意的事情，本来不想麻烦你，因为这笔生意对矮地来说是只有百利而无一害的大好事。这样的好事打着灯笼也难找。然而，动身以前，你的哥哥况英汉特别提醒我，矮地县是小英妹妹的地盘，你到了那里，不去拜码头见舵主，不是乱了江湖规矩吗？”

说到这里，桂姨笑起来。

况小英也跟着笑起来。不过，况小英还是不明白：桂姨到底要做什么样的生意？

桂姨瞟了况小英一眼，故意问：“小英妹妹，你知道南天市英桂利公司的背景、具体做些什么生意吗？”

这个问题，况小英的确是一知半解。她一知的是，一看英桂利三个字，就知道这家公司是由哪三个人组成的了；她半解的是，这家来头不小的公司，具体是做什么大生意呢？

桂姨先是慢慢地收起茶几上的手续，继而拉起况小英的手，不慌不忙地解释起来——桂姨的所谓解释，实则是一个故事：若干年前，美国出现了一名人人谈之变色的巨盗。巨盗偷窃的钱财，可以用富可敌国来形容。随着时光的消失，那名巨盗准备金盆洗手，不想再过黑道生活，幻想做一位受人尊重的绅士。问题是，在美国那样的法制社会，要想做一名上流社会的绅士流水似的花钱，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也就是说，绅士们的经济来源，是否合法，将备受人们的关注。为了使自己盗窃来的黑钱合法化，那位巨盗想了一个绝妙的主意，在全国开设了许多家洗衣店，把账本上的小业务做成大业务，比如，某家洗衣店，一天只接了一件洗衣单，但是，反应到账本上却是一百件甚至一千件。对于那些千方百计偷税逃税的人们来说，巨盗反其道而行之的积极纳税简直是前所未闻。然而，靠着这种合法纳税的方式，巨盗终于将他庞大的黑钱洗白了。这，就是后来闻名全世界的关于洗钱的来源。

况小英曾经听过这则洗钱的故事。她似乎有些明白桂姨给她讲这个故事的深刻含义了。

桂姨望着况小英，意味深长地说：“南天市英桂利实业公司将投资污水项目，将各种各样的污水汇聚到一起，经过合理化的技术处理，最后流出来的，不就是可以饮用的清清水吗？”跟着，桂姨故作漫不经心地补充一句，“老实说，投资这个污水项目，还是你哥哥况英汉指点我的。”

这时候，况小英已经完全明白了桂姨的来意。对方到矮地县，并不是来刮地皮，而是真心实意的投资。更让况小英高兴的是，桂姨选中的投资场所居然是远离矮地县城的战备粮库。

桂姨给况小英提供了一项投资计划。

第一步：南天市英桂利实业公司租用矮地县战备粮库，利用战备粮库现有的仓库，将其改建成若干个生产车间，这样，便节省了新建项目诸如征地、建工厂等基础工作；第二步：等车间改造完毕后，南天市英桂利实业公司负责引进资金、组织生产、销售。

桂姨说：“不过，小英妹妹，我在矮地县投资办厂，一定会遇到许多麻烦事情，到时候，你要出面帮我解决。”

况小英爽快地答应了。

这时候，桂姨看了看招待所，说：“小英妹妹，我和龙利就住在县政府招待所吧，这里的住宿条件与宾馆比起来，虽说差一点，但也还过得去。”说到这里，桂姨换了一副幽默的口气，“我现在花费的是股东们的钱，他们的钱虽然来得容易，但是人家也担着大风险，我看，还是节约一下吧。”

况小英想了想，同意了。她说：“桂大姐，恭敬不如从命，就照你的意见办吧。”接着，况小英也用一种幽默的语气说，“等污水处理干净了，流出来的水变白后，你们母子二人一定要好好敲一下那些股东们的竹杠。”

当天晚上，况小英作东，在矮地县最豪华的饭店为桂姨母子二人接风洗尘。

吃饭的只有桂姨、江龙利和况小英三个人。席间，况小英略带抱歉地解释道：“桂大姐，我那位不方便出面，这一点，我相信桂大姐是理解的。”一边说一边将一个信封推到桂姨面前，“这是我那位的一点心意，不要嫌少。”

桂姨知道况小英话中的“我那位”是指她丈夫。

很奇怪，在况小英谈到“我那位”时，出现在江龙利眼前的并非一个具体的很形象化的人，而是一行看似红光闪闪、实则虚虚晃晃的招牌，更奇怪的是那块招牌并非悬挂在矮地县委的办公楼前，而是牢牢地钉在况小英的家门口，恍眼看去，有点像一副缺了下联的楹联——中国共产党矮地县委员会。

其实，即便况小英不解释，桂姨也明白，“我那位”身为矮地县县委书记，肯定不方便亲自出面接待况英汉的情妇和一位十七岁的私生子。桂姨先是瞟了一眼桌上的信封，继而递了一个眼色给江龙利。

江龙利心领神会地将信封揣入腰间。

桂姨说：“小英妹妹，你那位太客气了。回去后，代我向他问好。”

一番客气过后，桂姨眼看火候差不多了，便话锋一转，用一种曲径通幽似的语言说：“矮地县真是一个出人才的地方，而且矮地县的人很会做官。远的不谈了，就拿你哥哥况英汉来说吧，我认识他的时候，他仅仅是矮地县物资局一名小小的副局长。那时候的况英汉，哪里会料到往后一路青云地升到南天市市长的位置上呢？”

况小英一边点着头一边把耳朵根子都竖了起来。她明白桂姨这番话，不可能是无心无意。也许，对方在暗示什么？

桂姨脸上带着笑容，故作神秘地说：“民间老百姓常说，女人分几种，其中有一种女人，生就一副旺夫相，哪一位男人得到了她，不贵则富。”顿了顿，“况英汉最开初得到我时，短短两年时间里，就从一名副局长升为常务副县长。现在，我又回到了他身边。”

况小英的耳朵根子越发高高地竖起来，等待着桂姨的下文。她想，老情人桂姨又回到况市长身边，是否又给况英汉带来了旺夫运？事实上，对于况英汉即将荣升南天市委书记得猜测，早就在南天市下辖的各区县官场上流传开来，已经成为一件公开的秘密。身为矮地县委书记得夫人，况小英前些天就得知了这个消息。关键问题就在这里，随着况英汉的晋升，必然导致一批人入局、另一批人出局。藏在况小英心中的梦想，就是丈夫进南天市。只有进南天市后，丈夫才可能有步步高升的机会。况小英耐心地等着。偏偏这时候，桂姨不再往下说了。犹豫了一下，况小英调转方向，从另一个角度试探道：“桂大姐，你什么时候回南天市？”

桂姨稍稍一想，很快就明白了况小英话中的意思。对方希望她在况英汉耳朵边吹吹枕头风。于是，桂姨故意一边装出思索的样子，一边侧脸问身旁的江龙利：“龙利，你好好算一算，我们在矮地县的手续，需要多少时间才能全部办妥。”紧跟着，她又补充一句，“你爸爸还等着你回家去给他汇报投资情况哩。”

这一次，桂姨的火候掌握得不仅恰到好处，而且还把一支既麻又痒的箭头，既快又准还狠地射入况小英的心中。况小英的内心不仅甜蜜，还着急起来。况小英感到甜蜜的是她丈夫原本就是况英汉局内的人，县委书记得职务，还是承蒙况市长的建议才得到手的，现在，况市长把情妇和私生子下放到矮地县来搞这个洗白项目，如果不是出于对矮地县的感情与信任，这种身败名裂的风险，没有人敢去冒；况小英感到着急的是况英汉局内的人有一大批，人人都想方设法投其所好，利用这次人事变动的机会暗中较劲，假如这次桂姨的洗白手续遇到什么麻烦，自己丈夫要官升一级，可以说是门钥匙都摸不到一把。想到这里，况小英立刻说：“桂大姐，这些手续，我负责向各部门协调，争取在最近几天内办妥。你和龙利，就在招待所等着签字好了。”

桂姨心中一阵狂喜，她想，大事已定，千万富婆的曙光就在前头。

第十九章 租赁合同与租金

有了县委书记得夫人况小英的协调，一个星期后，一份打印稿就送到了桂姨的房间里。

那是一份租约。

甲方单位：矮地县物资局经发公司。

乙方单位：南天市英桂利实业公司。

租约内容：经过甲、乙双方协商，甲方将闲置的战备粮库出租给乙方用于生产车间，租期二十年。每年租金三百万元，二十年租期即六千万元。租赁期间，无论甲方或乙方，不得以任何理由违约，一旦发生违约事件，违约方将按年租金的百分之三十赔偿违约金给受损方。

随同况小英来到招待所的是一位中年男人。他是矮地县物资局副局长兼经发公司总经理曾明志。

桂姨将协议放到茶几上，细细打量着曾明志。她问：“我应该叫你曾副局长呢还曾总经理？”

曾明志站在桂姨面前，异常地谦恭。他说：“桂姐，你取笑我了。在桂姐面前，我这个比芝麻粒还小的小官员，哪里敢称什么副局长？”

桂姨微微闭了一下眼睛，用一种开导语言说：“曾副局长，再高级的大官，都是从小官一步一步做起的。”她

说，“就拿你们南天市的况市长来说，他的过去就跟你现在一模一样：矮地县物资局副局长兼经发公司总经理。”桂姨笑起来，“曾副局长，也许若干年后，我再见到你时，南天市的市长，不是况英汉而是曾明志了。”

桂姨的一番开导让曾明志内心惊了一张。他转头看了看身边的况小英，神情立刻紧张起来。他想，虽然，老子做梦都想当大官，但是，这种内心话，哪里能当着县委书记得老婆公开说出来呢？

就在曾明志深感惊惶时，桂姨温柔地拍了拍对方的肩头，主动替对方下了台阶：“曾先生，我们现在是在商言商，我还是叫你曾总经理吧。”

曾明志立刻接过桂姨的话头：“桂姐，你这个说法太好了。”

“不过，叫你曾总经理是暂时的。”桂姨话锋一转，“等过段时间，你担任正职后，我再改口叫你曾局长，如何？”

一瞬间，曾明志愣住了。桂姨的话，似乎让他看到了某种隐约可见的亮光。

一直冷眼旁观的况小英，不失时机地给曾明志送上一个希望：“不瞒桂大姐，我那位在家里经常提到曾副局长，他对曾副局长的印象很好。”紧跟着，况小英故意皱起眉头，问曾明志，“王局长到退休年龄了吧？”

王局长是物资局的正职局长。

曾明志一口就答了出来：“况姐好记性，王局长是今年下半年退休。”想了想，他又说：“其实，按实际年龄，王局长早在前年就应该退休了，后来，他找人在档案上改了几个数字，这一下，他的身体就违背自然规律，越活越年轻了。”

没等曾明志说完，桂姨抢过话头——她故作不解地说：“什么实际年龄？为什么到了退休年龄却赖着不让位？”

桂姨在心里骂道：曾明志，你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拆上司的台，看来，你也不是一个好东西。

况小英接过话头：“王局长的事情不再谈了，反正，到了下半年，物资局应该有一番新气象了。”

说完，况小英意味深长地看了曾明志一眼。

顷刻间，曾明志如同打了一针兴奋剂一样，脸色顿时红润起来。他从况小英的眼光里，看到了一种很明确的暗示：下一任局长，该是他这位新人了。

看看戏演得差不多了，桂姨才用一只手拿起那份协议，另一手屈指手指，轻轻地叩着纸页。她说：“曾总经理，这么重要的一份协议，涉及这么大的一笔租金，就我们两个人，在这间小小的招待所里签订了，是否显得太草率了？”

曾明志疑惑地望着桂姨，“桂姐，你的意思是……”

桂姨开门见山地说：“租金的支付方式，应该改为提前支付十年的租金。”

这一次，就连精明过人的况小英也疑惑起来。她拉了拉桂姨的手，提醒道：“桂大姐，我看，还是不公证的好。战备粮库那么偏僻，万一……”

桂姨清楚况小英的担心。她需要的，恰恰就是人们的担心。

矮地县的人们都知道，那片远离县城、交通不便的战备粮库，除了天上的麻雀在那些日渐破旧的仓库里飞进飞出以外，谁也不会到那儿去搞什么生产。尤其对于产权主——矮地县经发公司来说，战备粮库不仅没有任何的利用价值，反而还要请值班人员看守，从纯经营的角度讲，战备粮库已经成为经发公司的包袱。因此，当况小英找到曾明志，谈到南天市英桂利实业公司准备长达二十年地租用战备粮库时，曾明志高兴得跳起来，兴奋地说：“况姐，你为经发公司扔掉了包袱、找来了财神，我这位总经理代表公司全体员工，大大地感谢你啊！”

然而，当况小英很隐秘地提到英桂利公司的法人代表江龙利只有十七岁、且与她的况英汉哥哥有几分相像时，曾明志似乎领会到了什么。等他到达招待所亲眼见到江龙利时，他先前的半明半白一下子全明白了。江龙利岂止是与况英汉有几分相像，简直是一模一样。正因为有了况小英的提示，所以，这份租金的支付方式便成为后期支付。所谓的后期支付，就是从协议生效之日起，三年之后，才开始收前三年的租金，并以此类推下去。没料到，桂姨却主动提出来把十年内的租金提前支付了，也就是说，从协议生效之日起，南天市英桂利实业公司一下子就要划出三千万元的支票。这种类似于天上掉馅饼的大好事，不仅曾明志没有见过，就连精明过人的况小英也是前所未闻。一时间，她竟然以为桂姨哪根神经短了路，或者对方投资洗白项目的钱堆积在野外正在发霉。

桂姨没有理会况小英的提醒，仍旧拿着那份协议。她说：“曾总经理，这份协议，你带回去，按我的意思修

改，明天，我们双方到矮地县公证处去签约。”

曾明志一只手接过协议，另一只手使劲掐了一下大腿上的肉，确信自己没有做梦，也没有听错桂姨的话。他惊疑地说：“桂姐，这份协议，你是否再仔细考虑一下？如果到公证处公完证、我们双方法人代表签完字，假如……”

这时候的桂姨，反而摆出一副严肃的神态。她说：“曾总经理，我到矮地县来投资，最终目的是为了赚钱。但是，我的投资规模很大，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见到效益。假如不一次性支付十年的租金，万一有朝一日，矮地县经发公司的法人代表换成其他人，中途发生什么波折，到时候，我怎么办？”

桂姨的解释尽管很牵强，然而，曾明志还是点点头。对于他来说，桂姨修改租约的意见，如同把一把开启金库的钥匙送到他手里。

送走况小英和曾明志后，桂姨立刻打了个电话给杨秘书。

“杨秘书，如果你下个星期有时间，我请你到矮地县来一趟。”桂姨用一种暧昧的语气说，“这里有一片风景区，你应该见过的。这一次，我是真心实意地请你到风景区观光。还有……”桂姨故意把音量压得很低，“我要送你一份礼物。”

桂姨这番话中话，让远在南天市的杨秘书既惊且喜还怕。惊的是桂姨主动邀请他；喜的是他在桂姨身体上圆自己痴迷的梦；怕的是桂姨这位心机深沉的女人，不会玩新的害人花招吧？杨秘书问：“桂阿姨，你在矮地县的事情还顺利吗？需要我向况市长汇报吗？”

桂姨说：“你告诉况英汉，让他今天晚上给我打个电话来。”

第二十章 况市长的人事安排与桂姨脐下三寸的组织部

当天晚上十点多钟，况英汉的电话打到了桂姨的床头边。

况英汉先问：“你找我？什么事？”继而说，“现在正处于人事变动的节骨眼上，你千万不要给我添乱。”

“况英汉，我不管别人现在叫你况市长、还是将来别人叫你况书记，此刻，你都必须给我听清楚。”她说，“你马上打电话到干妹妹况小英家，找到她当县委书记得男人——你的妹夫。”

况英汉问：“什么事？”

桂姨说：“你只对妹夫说两句话。第一、感谢他们对我们母子二人的关照，希望这种关照继续下去；第二、妹夫进南天市的事情，你已列入考虑之中。”

对第一句话，况英汉可以接受，但对于第二句话，他却有些恼怒起来，“你以为你是谁？一个县委书记得升迁调动，你有什么权利来指手画脚？”

“我是谁？”桂姨说，“我的身体就是组织部。我的身体上生出了现任南天市市长、候任南天市委书记况英汉，以及一位十七岁的私生子况龙利……”

啪。

没等桂姨说完话，恼羞成怒的况英汉压下了电话。

桂姨鼻孔里重重地哼了一声，“况英汉，你别发火。用不了多久，你就会打电话来。”

在桂姨的想象里，除非况英汉不想做官、不想发财、不想玩女人、反而想去尝一尝铁窗风味，那么，他就会任随自己恼羞成怒的情绪一路发展下去。

桂姨坚信电话会再次响起。

半小时后，电话果然响了起来。然而，出乎桂姨的想象之外，这一次，电话是况小英的丈夫——矮地县的县委书记亲自打来的。对方在电话里用一种非常平淡的语气说：“桂大姐，在矮地这块地盘上，我不太方便亲自出面照看你。好在，有小英出面，许多事情都是可以办到的，这一点，请桂大姐尽管放心。”末后，对方仍旧平淡地补充道，“桂大姐，你在况市长面前替我做的工作，这份深情厚意，我心领了。假如我能够荣幸地得到况市长提携，将来到了南天市，桂大姐的滴水之恩，我一定涌泉相报。”

原来，况英汉虽然没跟桂姨再次打电话，却完全按照桂姨的意图，将电话打到了妹夫家里。

放下电话后，桂姨半躺在床上，两帘泪珠情不自禁从脸上滑下来。桂姨的泪水并不是为况英汉乖乖地听她的话而感动，而是为了心中那个千万富婆的梦想。她又朝着梦想大大地跨进了一步。

第二天上午，曾明志带着修改过的协议书，与桂姨、江龙利一道走进了矮地县公证处。在公证处两名公证人员的证实下，南天市英桂利实业公司的法人代表江龙利，提起钢笔在协议书上歪歪斜斜地写下了他的姓名。在江龙利的记忆里，这是他生平第一次签合同，而且是一笔涉及三千万元的巨额资金。三千万元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江龙利把脑袋瓜想疼了也没法具体起来。他只大约地认为，三千万元，如果全部兑换成现钞可以装满他故乡江桥村的全部土坯房吧？

按照协议，三千万元的租金虽然是提前支付，但是，应该有三个月的宽限期，也就是说，自协议生效之日起，南天市英桂利实业公司可以在九十天内支付这笔三千万元的租金。

桂姨需要的，不仅是提前支付，她还需要这三个月的宽限期。

第二十一章 杨秘书的公文包与若干色情东西

就在矮地县经发公司总经理曾明志手捧合同，美滋滋地等着桂姨将三千万元租金划到账上时，在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杨秘书从南天市到矮地县来了。

按照桂姨的指点，杨秘书在动身以前，先给况小英打了一个电话：“我这次到矮地，没有其他公事，主要是玩玩，顺便看看桂阿姨和龙利。”

况小英根本不相信杨秘书是到矮地县来玩一玩的。放下电话后，她转念一想，杨秘书早不来迟不来，偏偏在人事变动的关键时刻到矮地，除了替况英汉探望情妇和私生子之外，还有一种可能，也许是替未来的南天市委书记探察一下妹夫对哥哥的忠心，究竟“耿耿”到什么程度？想到这里，她立刻把电话打到桂姨的床头。况小英说：“桂大姐，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有一位贵客，要来看望你和龙利，今天晚上，你可要做好出血（花钱）的准备哟。”

桂姨一“耳”就听懂了况小英话中的邀功成分。她故意说：“除了你，我没有贵客。”

况小英咯咯地笑起来，“我哥哥派杨秘书来看你，今天下午就到矮地。”跟着，况小英开起了玩笑，“桂大姐，不许你私自接待杨秘书，把我这位妹妹抛到一边。”

桂姨知道况小英的意思。杨秘书这次矮地之行，由她出面接待，这样，费用有出处（报销），此其一；其二，趁此机会，掏掏杨秘书的口气，看一看自家男人进驻南天市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毕竟，杨秘书是况英汉的心腹，了解的内情，绝非她这位干妹妹可比。

当天晚上，况小英在那家曾经宴请过桂姨的豪华酒楼为远道而来的杨秘书接风洗尘，因为杨秘书在电话中再三强调他这次是私人出行，所以，宴席上除了桂姨和江龙利外，陪客就只有况小英一人。

吃完饭，走出酒楼。杨秘书抬头一看，一轮明月高高地悬挂在夜空，他情不自禁地说：“真美啊！小县城就是与大都市不一样，在南天市，晚上除了高楼大厦上的霓虹灯，到哪儿去看月亮？”

一辆小车驶到他们面前。车子是况小英特意安排的。按况小英的接待程序，下一步是安排杨秘书到一家桑拿浴室去洗蒸汽浴。况小英开着玩笑：“杨秘书，那家桑拿浴室里的按摩小姐，全是一些很单纯的小城女子，你不想去看看吗？”

杨秘书没说话，却把眼睛瞟了一眼桂姨。

桂姨抬头仰视了一下明月高照得夜空，思忖了一会儿，显出一阵心血来潮的神态，她说：“杨秘书，你这次到矮地县既然是来玩玩的，没有微服私访的公事，那么，桂阿姨干脆请你到战备粮库去看看未来的生产车间。”说到这里，桂姨故意装出既得意又神秘的样子，用一种戏谑的口吻说，“不要看战备粮库现在破破烂烂的，不久的将来，那儿可是我们的事业哟。”

况小英知道，桂姨将杨秘书邀请到荒僻的战备粮库去，一定有重要的事情交谈。这些机密事情，她是不能参与进去的。况小英顺着桂姨的心思，说：“杨秘书和桂大姐都是生活在大都市的人，难得看到月亮。不像我，从小生活在小地方，看月亮就像从我家窗台上端花盆一样容易。”她说，“战备粮库，我就不陪你们去了。”

杨秘书仍旧没说话。

桂姨笑了笑，在况小英肩膀上掐了一爪，故意骂道：“那么冷清的战备粮库，你不愿陪杨秘书去玩，就明说好了，还找什么借口小城月亮。”紧跟着，她对身旁的江龙利说，“你先回招待所，妈妈办完事情就回来。”

桂姨对江龙利说的话让况小英心里得意起来。她想，果然被我猜中了，杨秘书此次矮地之行，一定是代替况

英汉微服私访的。

很快，两道刺目的车灯在通往战备粮库的黄土公路上起伏着。车上，桂姨和杨秘书一直没说话。小车一路摇晃地把他们送到小桥边。

桂姨轻轻吐出两个字：“到了。”

杨秘书虽然知道矮地县战备粮库，但是过去从未到过这儿。他推开车门，伸出脖子望着外面月影朦胧的夜空。他诧异地问：“这就是战备粮库？桂阿姨，这么荒凉的地方，你租来干什么？”

桂姨没说话，她的一只手似乎不小心碰到了杨秘书身体上的某个敏感部位，接着，她若无其事地跨下了小车。

杨秘书脸上滚过一团红云。桂姨那个让男人想入非非的轻碰，使他既惊、又喜、还怕。

这时候，桂姨对司机说：“你把车灯打开，一直照到粮库去。”

立刻，两道雪亮的灯光直直地射出去，似乎把草丛中那条通向粮库的小路照得浑身发亮。一些潜伏在草丛中的鸟儿受到了惊吓，一边叽叽地惊叫一边扑刷刷地窜上夜空。

桂姨走在前面，杨秘书跟在她身后。

忽然，夜空里传来一声大吼：“什么人？”

随着吼声的响起，一位老人手持木棍站在路口。等老人看清越走越近的桂姨时，他的两只眼睛便大大地瞪起来。

桂姨对杨秘书介绍道：“这位老人，在战备粮库已经当了十年的看守了。”

杨秘书礼节性地握了握老人的手，用一种外交辞令说：“老人家，你辛苦了。”

老人看看杨秘书，又望望桂姨，疑或地问：“你们到这个地方……”

桂姨拉起老人的手，朝值班室走去。路上，桂姨说：“老人家，从现在开始，你已经是南天市英桂利实业公司的值班人员了。”接下来，桂姨就把租赁战备粮库的事情，告诉了老人。最后，桂姨说，“老人家，从下个月开始，你的工资，由我发放给你。”

老人终于明白过来。他想，难怪，前些天她和那位少年要奖励我二百元钱，原来，战备粮库的老板已经换了新老板。反应过来的老人立刻对桂姨分外热情起来，他先把客人安顿在床板上坐下，继而又添上一支蜡烛，正准备提起水壶出外打水时，杨秘书却叫住了他。

“老人家，战备粮库不通电？”

没等老人回答，桂姨抢前答道：“战备粮库竣工之日，就是闲置之时，还要通什么电？”

“这位大姐说得对。”老人急忙附和道，“战备粮库这个地方的麻雀，就连电灯泡都不认识。”

老人略带幽默的语言让桂姨和杨秘书都吃吃地笑起来。

桂姨站起身，摊开一只手，说：“老人家，借你的电筒用一用。”她指着杨秘书，“这位贵客，是南天市的杨大老板，准备投资战备粮库的。我带杨大老板到处看看。”

桂姨带着杨秘书，手电光在一幢又一幢的仓库上扫来扫去，许久，他们走到最后一幢仓库前，并排站住了。

杨秘书惊愕地问：“桂阿姨，你好像对战备粮库很熟？”

桂姨毫不迟疑地点点头，也毫不隐瞒地说：“杨秘书，你虽然叫我一声阿姨，但是我却把你当弟弟兼一位很知心的朋友看待。实话相告，当年，我与况英汉，就是在战备粮库建立的感情。”桂姨深深地叹息一声，“日子过得真快啊，一晃，儿子都十七岁了。”

杨秘书虽然很想了解当年况英汉是如何与桂姨发展感情的，但是，他转念一想，作为领导人的秘书，这个问题决不能向领导人的情妇提出来。他重新提起早先那个话题：“桂阿姨，你租这个地方，有什么价值呢？”

桂姨没有急于回答这个问题，她只是故作深沉地朝杨秘书眨了眨眼，然后埋头看着脚下的草地，随口说：“找个干净的地方，我们坐下谈。唉，有垫坐的东西就好了。”

“桂阿姨，我这儿有……”

忽然间，杨秘书打住话头，脸上顿时现出慌乱的神情。

桂姨听着杨秘书冲口而出的话，望着对方的神色演变，问：“杨秘书，你有……有什么？”

“我有……没没没……”

杨秘书更加慌乱起来。

桂姨用手电光照着杨秘书腋下的公文包，趁其不备，飞快地夺过手，飞快地拉开。一瞬间，桂姨先是惊得目瞪口呆，紧跟着，脸上滚过一团既羞愧又气恼的怒气。她禁不住横眉怒目地大喝一声：“杨秘书，你身为市长的左臂右膀、南天市人民政府的公务员，你的公文包里，藏的就是这么一些不堪入目的东西吗？”桂姨在杨秘书的公文包里，骇然看见：

一支短警棍。
二个存折本。
三块塑料布。
四盒避孕套。
五颗壮阳药。
六份假发票。

存折本是矮地县银行开出的，上面都写着杨秘书的姓名。不同的是，一本存折上写着十五万元、另一个存折上则写着五万元。桂姨拿起二个存折本，举到杨秘书面前晃了晃，问：“这些钱，是你收的况小英的贿赂吧？”她恨恨地说，“你现在还是一个小小的市长秘书，就敢一次收受二十万元，假如有朝一日你位高权重了，岂不是要佛面刮金？”

其实，桂姨一眼看到存折本时，便心知肚明。她要求况英汉打电话到妹夫家里、要求杨秘书到矮地县来玩一玩的两条计策已经如期奏效了。况小英完全将杨秘书的应邀当成了私访，此其一；其二，存折本上的钱，十五万元是况小英托杨秘书上呈况英汉的，五万元则是送给杨秘书本人的。

突然，杨秘书咚一声跪倒在桂姨面前。这是他第二次给桂姨下跪了。第一次为色，第二次为财。杨秘书哭丧着脸，额头触到地上，显出惊恐不安的样子。杨秘书的惊恐不安是发自内心的。一方面，既然况小英拜托他将十五万元的贿款偷偷转呈况英汉，就意味着这笔钱不能让桂姨知道，尽管桂姨是况英汉的情妇；另一方面，他又不能将实情告诉桂姨，谁知道这位来自江湖的成熟女人，手握这些把柄后，会玩一些什么花样出来？此刻，杨秘书真是后悔极了。他甚至产生一种宿命的想法，这位只让他“舔”到一点糊嘴米汤的风情万种的女人，难道是他命中的克星吗？

桂姨从公文包里掏出警棍、塑料布和避孕套，一件一件地丢到杨秘书面前。她问：“杨秘书，你平时出差到外面，都是带着这些污七八糟的东西出门？”桂姨冷冷一笑：“你如果看中了哪位女孩子，是否右手高举警棍、左手扯出塑料布、鸡头上套着避孕套、嘴巴里还说着什么‘臭婊子勾引革命干部’之类的话威胁别人呢？”

杨秘书连连嗑着头。他不敢说是，更不敢说不是。

一时间，双方都沉默起来。四周的草丛里，传来此起彼伏的虫鸣。

许久，桂姨从公文包里掏出笔记本和钢笔，扔到杨秘书面前，冷冷地说：“杨秘书，把这些情况写出来。”

杨秘书猛然抬起头，一张脸变得惨白。他失口说：“桂阿姨，你不要逼人太甚！”

桂姨将手电筒拧亮，扔到杨秘书脚边，转过身，仰视着天上的明月。她用一种淡淡口气说：“杨秘书，何去何从？你自己选择吧。”

望着桂姨的背影，杨秘书双眼喷出怨恨的毒光。他一咬牙，一边慢慢地抓起地上的警棍、一边缓缓地站起身。

桂姨的背上似乎长着一双暗眼，等杨秘书刚刚站起身时，桂姨便轻轻说：“杨秘书，在你做出杀人灭口的举动之前，我劝你先把杀人计划周密细致地做完善，一定要做到神不知鬼不觉。”说到这里，桂姨缓缓地转过身，脸上浮出浅浅的笑容，语气不急不迫，然而，桂姨的双眼，却放出逼人的精光，“杨秘书，请问你目前的能耐是否超过况市长？”她说，“就连南天市的市长况英汉，都要好好地养着我，何况你这个居心叵测、犯上作乱、贪财好色的小小秘书。”

杨秘书满头冷汗滚滚而下，全身剧烈地颤抖起来，整个身体似乎在千愁万绪里翻来滚去。一会儿，他手中的警棍无力地滑落到草丛里，双膝慢慢跪倒在桂姨面前。他哀求道：“桂阿姨，你指一条活路给我吧！”

这是杨秘书第三次给桂姨下跪了。第一次为色，第二次为财，第三次为害怕。

桂姨微微地沉下眼皮，默默地俯视着脚下的杨秘书。事实上，桂姨心里暗暗笑起来。她想，老天对我真是不

薄，在这个明月高悬的夜晚，让我计划外又一次抓住了对方的把柄？

提到这个计划外的把柄，就不能不说到杨秘书在皇都大酒店勾引桂姨一事。

前文叙述过，在皇都大酒店三〇三房间，桂姨故意装出醉意朦胧的样子，把杨秘书误认成老情人况英汉，从而趁机剪下了对方隐私处的一小团黑毛。在桂姨原来的计划里，等杨秘书到达矮地县后，她用这团黑毛要挟杨秘书，逼迫对方出席明天中午一次很特别的宴席。没料到，她无意中在杨秘书的公文包中发现了另外的把柄。这计划外的把柄差一点让桂姨欣喜若狂。她兴奋地想，杨秘书，这一次，我即便不用黑毛，也要牵着你的鼻子乖乖跟我走。看着杨秘书惊恐不安的情绪略略平静后，桂姨抬起一只脚在半空中做了一个“扔”的动作，鞋子立刻飞了出去。她用脚趾挟起地上的钢笔递到杨秘书眼前，说：“我说。你写。”

对于杨秘书来说，这是第一次有人用脚趾挟钢笔“请”他写字。一瞬间，他心中滚过一团怒气，然而，当他抬头看到桂姨双目射出刺眼的精光时，心里又划过一阵寒意。他想，事到如今，只好走一步算一步了。他仍旧跪在地上，双手取下钢笔，翻开笔记本，一手拿手电，一手握钢笔。他心虚地问：“桂阿姨，写……写些什么……”

桂姨说一句，杨秘书写一段。

内容只有两件事：第一、杨秘书于某年某月某日，在矮地县某饭店收受况小英贿金二十万元；第二、杨秘书带着警棍、塑料布、避孕套等作案工具，在矮地县的战备粮库里，采用胁迫手段将桂姨强暴。

如果说，杨秘书对第一条内容尚可理解的话，那么，对于第二条内容，他则是大惑不解了。一般女子，即便真的遭受了强暴，因顾及名声及脸面，大多采取吞咽苦果的态度，偏偏桂姨……？

桂姨根本不理会杨秘书的困惑。她将笔记本上的文字详细看了一遍，这才满意地点点头，小心地收入衣袋里。

“杨秘书，”桂姨说，“把鞋子找来，给我穿上。”

杨秘书不敢怠慢，立刻打着手电在周围的草丛里仔细地寻找起来。过了好半天，他终于找到那只鞋，急忙重新跪在桂姨脚前，一只手托起桂姨的脚，另一只手正准备穿上鞋时，桂姨忽然间说出的一句话让他魂飞天外。

“杨秘书，当况英汉看到笔记本上第二条内容时，南天市还有你的立锥之地吗？”

仔细一想，身为南天市市长的况英汉，可以默许作为心腹的杨秘书受贿，却决不能容忍任何男人碰他的情妇。那样做的后果，奸夫的出路岂止是无立锥之地，很可能要亡命天涯。杨秘书终于明白桂姨关于强暴的与众不同的做法了。惊恐之中，杨秘书一下子捧住桂姨那只光脚，额头低低地伏到脚背上，滚滚涌出的泪水，似乎把桂姨的整只脚都泡软了。

“桂阿姨，我听你的话，一定听你的话。”

桂姨俯视着杨秘书，说：“明天中午，有一台宴席，你必须参加。”

第二十二章 官场隐语与洗钱计划

第二天中午，在况小英宴请过杨秘书的那家豪华饭店里，一桌丰盛的宴席开始了。

这次宴席，是以桂姨个人的名义请客，客人除了况小英之外，还有矮地县物资局副局长兼经发公司总经理曾明志。

杨秘书端起酒杯，环视了一遍众人，说：“虽然，我本人不是矮地县的人，但是，矮地县是况市长的故乡；我呢，因为给况市长提包包（秘书），所以，矮地县也算作我的半个故乡。”他站起身，“这次，桂阿姨在矮地县来投资，多亏诸位关照，谢谢大家了。”

一番推杯换盏的客套过后，杨秘书露出略有醉意的神态，双目眩眩地在人们脸上扫来扫去，似乎要把眼里的醉意传递给每一个。

桂姨说：“杨秘书，你醉了？”

况小英抢过话头：“杨秘书海量，哪会这么容易就醉的？”

略带醉意后的杨秘书，似乎忘记了组织纪律，说话也开始流汤滴水起来：“你们知道吗？况市长很快就要升为市委书记了。”

对于这个公开的秘密，大家虽然早已风闻，但是今天由杨秘书亲口说出来，类似于南天市政府发言人公布的官方消息了。

杨秘书又故作神秘地说：“告诉你们吧，我这次到矮地，身负重大使命。”

桂姨及时制止道：“杨秘书，你喝多了。”

况小英看看桂姨，又望望杨秘书，想了想，她朝对面的曾明志递了一个眼色。曾明志顿时心领神会。有些内情，况小英不便亲口询问。于是，曾明志端起一杯酒，与杨秘书碰了一下，一饮而尽。他说：“杨秘书，等况市长升为市委书记后，你就更忙了，到矮地县的机会，可能越来越少了。”

“不，你错了。”杨秘书说，“过段时间，我外放到矮地县后，天天与你见面。你欢迎吗？”

杨秘书一句悄悄的酒话，立刻在众人的心中掀起一阵狂潮。首先是况小英，脸上顿时堆满了灿烂的笑容。她想，杨秘书外放到矮地县之日，就是自己的男人进驻南天市之时。其次是曾明志，心中是半喜半忧。他想，自己还是一个副局长，如果不能抢在况小英的男人离任以前升为正职，谁知道新官上任后，认不认他这位旧人？最后是桂姨，她把兴奋之情深深地隐藏在心里，脸上却露出一丝不悦的神色。她说：“杨秘书，这些话，怎么能随便乱讲？”

杨秘书的醉意似乎越来越浓了，他不仅透露了人事变动情况，还透露了另一个更重要的信息：“你们想一想，我作为况市长的秘书，怎么会外放到矮地这个穷县来锻炼？”见大家摇摇头，他才神秘地说，“明年，市委、市府要出台一个政策，把矮地县的战备粮库规划成工业开发区。我外放矮地县的主要任务，就是抓开发区这件大事情。”

杨秘书的话让况小英和曾明志内心大吃一惊。他俩不约而同地望了桂姨一眼，不约而同地想到，这个女人的背景真不简单，难怪她主动提出支付十年租金这种傻子才做的事情。想想看，等到原本荒僻的战备粮库开发成工业区后，那些原本空落落的仓库就会变成一间又一间人气旺盛的生产车间，到那时，战备粮库的地租哪里是每年三百万元租到的？也许“涨水”十倍甚至二十倍都有可能。南天市英桂利实业公司就靠每年转租厂房的收入，都会成为一家真实的实力公司。

就在况小英和曾明志的心思围绕着战备粮库打转时，杨秘书却将一双醉眼投到江龙利身上。

江龙利事前已经得到过桂姨的教导，这时候，他迎着杨秘书的目光，用一种血脉亲情似的语气问：“杨大哥，我爸爸这段时间的身体可好？”

“龙利，你放心。”杨秘书装出冲口而出的样子，“况市长的身体好极了。”

“杨秘书，”桂姨故作愠怒地说，“谁是龙利的爸爸？南天市的况市长跟江龙利有什么关系？我看，你真是喝醉了。”

杨秘书故意打自己一耳光，自责道：“我该死。”

况小英急忙转移话题：“杨秘书，请吃菜。”

曾明志也随机应变起来：“杨秘书，吃完饭，我陪你在县城到处看看，顺便了解一下矮地县的民风民俗。”他压低声音，“杨秘书过段时间到矮地县工作后，对矮地县的人和事，做到心中有数。”

桂姨冷眼观察着曾明志的奉迎。她想，新官还没到任，你这个旧人就开始做巴结的准备工作了；继而又想，曾明志，就凭你这副习性，我的计划就成功了一大半。

临近散席时，杨秘书故意皱起眉头，对况小英和曾明志说：“刚才，我的话没说完，就被桂姨打断了。”他用手在席桌上划了一个半圆，“其实，我们在座的是一家人，无论是谁，将来无论有多么发达，饮水思源，这口水井，都是况市长为我们挖出来的。”

况小英和曾明志急忙表明态度：“没有况市长打出江山，哪有我们的幸福生活？”

火候已经差不多了，桂姨朝杨秘书递了一个眼色。

杨秘书望着况小英和曾明志，慎重地说：“我必须亲眼看着英桂利实业公司的租金协议完完全全落实了，才能返回南天市。”犹豫了一下，“否则，况市长面前，我无法交代。”

南天市英桂利实业公司与矮地县经发公司已经签订了提前支付十年租金的协议，按协议规定，英桂利实业公司必须在三个月内将三千万元钱划到经发公司的账上。然而，由于英桂利实业公司的股东们目前正面临着最关键的人事变化，投资的事情可能要拖到人事变动的风波平息后才能安全到位。况小英和曾明志都清楚英桂利实业公司的所谓股东们是一些什么人，也很理解人事变动的含义，也就是说，英桂利公司的股东，必须是圈子内的人，绝对不会接受另外一些淘汰出局人员的入股要求。

曾明志很爽快地说：“这有何难？我们双方把协议撕掉，等过段时间重新签订一份新合同。”

倒是况小英想得更深一些，她说：“曾副局长，过段时间，等战备粮库搞成工业开发区的消息传出来后，再签这样每年三百万元的租地合同，你不怕矮地县的人民在背后骂你是奸贼吗？”

桂姨接过话头，不紧不慢地说：“前些天我与曾总经理到公证处公证时，我悄悄看到那些公证人员对曾总经理竖大拇指。曾总经理，他们为什么朝你竖大拇指呢？”

曾明志不好意思地笑了，“在那些人看来，我能够把荒偏的战备粮库每年卖出三百万元的租金，他们认为我很有生意人的头脑。”

“同样的租金，同样的战备粮库，过段时间签约，人们就会嘲笑你曾总经理是笨猪一头了。”桂姨仍旧不紧不慢地说，“曾总经理，这一次，需要你帮忙了。”

曾明志不解地望着桂姨。桂姨伸出三根手指，在况小英和曾明志眼前晃了晃。一刹那，况小英和曾明志先后看懂了那个手势。桂姨的意思是：南天市英桂利实业公司准备向银行贷款三千万元，支付租用战备粮库的租金。这三千万的贷款，必须由矮地县经发公司提供担保。曾明志内心里盘算开来，三千万元贷款尽管是一笔大数，然而，对方用来支付战备粮库十年的租金，也就是说，这三千万元，无非是经过英桂利公司这一关手续，从银行转到担保人——经发公司的账上，因此，这笔贷款，左算右算，都不会吃大亏。曾明志盘算通后，脸上立刻显出豪爽的神情。他大声说：“只要况姐出面把有关部门的工作协调好了，经发公司愿意提供担保。”

就在曾明志盘算的时候，况小英也同样在暗自盘算这笔账。演算的结论，与曾明志大同小异。因此，在听到曾明志的表态后，她也立刻说：“贷款方面的协调工作，由我来做。”跟着，她问桂姨，“你准备贷多久？一年够了吧？”

桂姨没有急于回答况小英的问话，而是转头望着杨秘书，问：“根据你掌握的情况，一旦况英汉由市长升市委书记后，人事变动大约需要多少时间才能基本摆平？”

人事变动理顺后，股东们的资金就会滚滚而来。这是况小英和曾明志对桂姨这个问题的认识与理解。

杨秘书说：“快则半年，慢则一年。”

桂姨这才把目光重新落到况小英和曾明志身上。她认真地说：“我需要六个月的时间。”

于是，在酒桌上，大家的手重叠到了一起。再于是，有了况小英的亲自协调、有了矮地县经发公司的担保，三千万元的贷款计划在随后的几天之内便落实了。用矮地县某银行官员的话来说：这笔贷款，创造了矮地县金融界之最——在最短的时间内、用最快的速度完善了放贷手续。

办完手续的当天下午，杨秘书将返回南天市了。

临行前，桂姨将一个类似皮鞋盒子般的东西交到杨秘书手里，她笑着说：“这是属于你的东西，现在，还给你。”

杨秘书一张脸顿时涨红起来。

就在这时，一辆小车驶进招待所。况小英与曾明志一前一后地走出小车。况小英问：“土特产准备好了吗？”

曾明志打开尾厢，请况小英过目。尾厢里塞满了各类礼物。

一会儿，杨秘书在桂姨与江龙利的陪同下，走出招待所。况小英和曾明志分别与杨秘书握手、话别。尤其是曾明志，一只手握住杨秘书，另一只手推着杨秘书的后背，嘴里连声说：“杨秘书，我们不远送了，你一路顺风。”

一边说一边趁人不备将一个信封悄悄塞入杨秘书的衣袋里。

小车载着杨秘书朝县城外驶去。

杨秘书闭着双眼，平稳着自己的心跳。曾明志塞入衣袋里的信封，他不用看，知道里面是钱。他现在最关心的是桂姨送他的纸盒子里面，是否藏着他最需要的礼物：一小团黑毛、一个笔记本。

杨秘书慢慢打开纸盒。纸盒里的东西让他既失望又意外。失望的是没有他最需要的黑毛和笔记本，意外的是况小英送他的五万元活期存折，此刻变成了五万元现金钞票。他关上盒子，转头望着车窗外飞驰而过的景物，禁不住叹了口气。他在心里说：桂阿姨，你难道真是我命中的克星吗？

第二十三章 小情人与大女人的不同心思

当天晚上，桂姨走到窗前，轻轻拉开窗帘，双手抱到胸前，默默望着窗外小县城的灯火，愣愣地出神。

江龙利从身后拦腰抱住她。他问：“桂姨，你在想什么？”

桂姨仍旧望着窗外，笑了笑。她说：“龙利，我在策划这个发财计划时，每一步都费尽心机前思后想，精心安排。今天，三千万元实实在在地划到了账上，眼看我的策划成功了一大半，不知为什么，我反而觉得越来越轻松，越来越平常，就像在自己家中玩一出自娱自乐的游戏一样。”说到这里，桂姨又笑了笑，“不知道另外一些策划成亿万富翁的隐身人，他们最后的感觉是否跟我一样？”

这一段时间，江龙利跟着桂姨，算是长了不少的见识。他接过桂姨的话头，说：“如果没有杨秘书、没有况小英、没有曾明志，桂姨，你这个策划，不可能成功。”

桂姨毫不犹豫地补充道：“龙利，你说掉了一个最关键的人物。其实，这个策划，不管外表如何的令人眼花缭乱，内核只有一个——况英汉。”

这时候，江龙利忽然想到一个问题，“桂姨，钱已经到手了，我们是否……”

桂姨回头望了望江龙利，摇摇头，“龙利，我明白你的意思，带着三千万元一走了之。是吗？”

江龙利微微点着头。他想，你策划的目的，不就是为了钱吗？

桂姨坐到床头上，把江龙利拉到身边。她问：“龙利，一个人挣钱的最大目的是什么？”

“过幸福生活。”

“对。”桂姨说，“身上有钱，过一种无忧无虑的生活，这是桂姨的梦想。龙利，你的梦想，不也是过这样的生活吗？”

江龙利再次点点头。

桂姨问：“龙利，假如桂姨和你带着这三千万元一走了之，你想想看，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

这个结果，江龙利即便睁着双眼也会想出来——全国各地，到处贴满了通缉他和桂姨的通缉令。细细一想，这种整天担惊受怕、到处躲避的日子，哪里会有一丁点幸福生活可言？江龙利似乎明白了什么。他试探着问：“桂姨，你的意思是，把三千万元合法化？”

桂姨脸上露出微笑。她没有直接回答江龙利这个问题，却莫名其妙地说：“一个做贼的人，有本事偷到衣服却不敢穿到身上，这仅仅是小偷的技能。既能偷到衣服、耀眼地穿到身上、失主非但不敢报案、反过来还要维护你的形象，这，才是真正的偷天本事。龙利，你懂了吗？”

江龙利似懂非懂。

桂姨在江龙利脸上亲了一口，淡淡地说：“下一步，我们开始洗钱计划了。”

第二十四章 曾明志的观察与况小英的答复

自从三千万元的贷款计划落实后，况小英和曾明志就很难见到桂姨与江龙利的身影了，只知道桂姨在县政府招待所，又租了一间屋，门口挂了一块南天市英桂利实业公司战备粮库业务接洽点的招牌。与此同时，矮地县城的大街小巷，到处张贴着英桂利公司的招工广告，每天都有一大批人前往招待所报名应聘。随着通往战备粮库的黄土公路渐渐地热闹起来，矮地县的人们，已经对南天市英桂利实业公司的投资，深深地信服了。

只有一个人着急起来。

那个人，便是曾明志。

按照当初杨秘书的意思，在况小英的协调下，经发公司出面替英桂利公司贷款三千万元。这三千万元贷款，说好了是提前十年支付战备粮库的租金。然而，曾明志左等右等，九十天的有效期限眼看就到了，经发公司账上不仅没有等到一分钱，反而在这数十天内，也没有接到过桂姨的一次电话。他先悄悄跑到县政府招待所，看到桂姨和江龙利正身穿蓝色工作服，一边接待众多的应聘者，一边在一张地图上指点着什么。招待所门口，停着一辆大客车。很明显，那辆客车是接送这些应聘人员的。曾明志来到司机面前，问：“英桂利公司招聘这么多工人干什么？”

“到战备粮库搞开发呀。”司机说，“每天送一车人进去，又每天接一批人出来。”

目睹了招聘现场后，曾明志稍稍放下心来。看来，对方并不是一走了之的人物。接着，他找到一位在银行工

作的熟人，委托他查询一下英桂利公司的账目情况。

那位熟人明确告诉他：“我们行长打了招呼，任何人都不得打听这家公司的账目情况。”他笑了笑，“除非曾副局长害我不吃银行这碗饭。”

对于那位熟人的答复，曾明志是理解的。像英桂利这种有着深厚背景的公司账目，哪里是他一个小小的物资局副局长随便查询的呢？

走出银行，他立刻跟况小英通了电话。

况小英说：“你到战备粮库看看，至于银行方面的工作，我来做。”

放下电话后，曾明志立刻驱车前往战备粮库。小车越往前走，他就越发吃惊起来。他虽然很长时间没到这儿来了，但是那条如同乡间机耕道似的黄土公路在他记忆中的印象非常深刻。如今，展现在他眼前的黄土公路，已经拓宽，路面上铺上一层碎石。他想，那个女人做事真有魄力，不到三个月时间，就做了矮地县交通部门几年都做不下来的事情。一会儿，汽车开到小桥边。小桥仍在。桥下的溪水仍旧在哗哗流淌。不同的是，过去挂矮地县经发公司物资仓库的地方，换了一块新招牌：南天市英桂利实业公司战备粮库开发区。小桥边、溪沟旁，一幢一楼一底的红砖房屋已经建成，只等着装修了。

一位老人从房屋里迎出来，急忙说：“曾总经理，你来了。”

曾明志惊异地看看老人，又望望房屋。他问：“这是怎么回事？”

老人高兴地说：“桂老板修的办公楼。”他指着底层的一间屋子，“桂老板说，那间屋子，往后就是我的值班室。”

老人一边说一边在心里骂道：曾明志，老子在你手下干了十年看守，住了十年木板房，你这个狗日的家伙从来没有关心过我一回。

忽然间，一阵嗨哟嗨哟的响声传入曾明志耳朵里，他定眼一看，只见几位光着上身的男人正抬着水泥电杆往粮库尽头走去。每一座粮库旁边，都挖出几个深深的土坑。看来，那些在战备粮库里飞进飞出、从来没见过电灯泡是什么样子的麻雀们，也将很快享受到现代化的光明了。

老人喜形于色地说：“曾总经理，等你下次来战备粮库时，我就可以用电炉烧开水请你喝了。”

耳闻目睹了英桂利公司的投资动作之后，这时候的曾明志，对早先桂姨的种种猜测，自己都深感可笑起来。他想，就凭桂姨是况英汉的情妇、就凭江龙利是况英汉的私生子，他们也不屑做洗脚上岸这样的傻事情。然而，曾明志还是没有想通：租金的事情，桂姨为什么闭口不谈呢？

曾明志刚回到办公室，第一口茶水刚刚吞下喉咙，况小英的电话就打来了。

“你看到的情况如何？”

曾明志把耳闻目睹的过程详细地说了一遍，末后加了一句：“我心里感觉很踏实。”

况小英似乎也松了口气，用一种宽慰的语气说：“就算我们信不过她，也该信任杨秘书啊，何况，况市长还亲自给我家打过电话，要我们多多关照她和龙利。”

曾明志提醒道：“银行方面……”

况小英略略停顿了一下，先从远处解释起来：“曾副局长，你清楚我的能量范围，在矮地县还管用，超出了矮地县这块地盘，我就无能为力了。”接着，况小英又从近处解释道，“刚才，我已经通过银行方面得知，那笔三千万元的贷款，早就从矮地县转账到了南天市。”

一瞬间，曾明志愣住了。许久，他才忐忑不安地说：“南天市那边的银行……”

没等曾明志说完，况小英打断他的话：“据银行的朋友告诉我，英桂利公司在南天市的银行账目，没有个别人打招呼，任何人都休想查询。”

曾明志很清楚况小英话中“个别人”是指况英汉。

况小英似乎揣摸到了曾明志忐忑不安的心跳，她安慰道：“曾副局长，根据你的所见所闻，英桂利公司的投资是真实的，既然如此，你就没必要担心。”犹豫了一下，况小英分析道，“我估计，英桂利公司在股东们的股金没有到位以前，暂时挪用一下这笔租金。”

况小英的分析，让曾明志的心跳稍稍安稳下来。把原本属于东方的专项资金挪到西方使用，对于亦官亦商的曾明志来说，是再熟悉不过的路数了。

曾明志前脚离开战备粮库，桂姨后脚就到了。

桂姨见到老人，问的第一句话是：“老人家，战备粮库现在变为建筑工地，打破了过去的冷清，也打乱了你的生活规律，你没有不习惯的地方吧？”

老人双手捧住桂姨的手，感激地说：“桂老板，你这种打破，我喜欢。”

其实，老人还有一句心里话没有说出来：桂老板与曾总经理就是不一样，狗日的曾总经理，从来没问过我一句好话。桂老板呢？任何时候见到我，一开口问的不是公事而是我的生活。

桂姨问的第二句话是：“刚才，我看见一辆小车离去了，那是谁？”

老人用一种不屑的语气答道：“曾明志。”

桂姨脸上滑过一丝不易察觉的笑影。她想，曾明志，我等的就是你耳闻目睹的一天，下一步套子，我早就为你准备好了。接下来，桂姨叫人从大客车上搬下一套卧房用具，安装到新修建的值班室里。对于这种液化气的燃气炉具，老人并不陌生，只是，他过去守粮库的那点收入，吃饭都很勉强，哪里敢花钱使用这种现代化厨具。桂姨将老人领到炉具前，砰一声打起蓝色的火苗。她指着旁边的水壶，笑着说：“老人家，往后，你烧开水，不仅方便，还清洁。”顿了顿，“老人家，从今天起，你每月的工资，增长一倍，而且，这液化气，由英桂利公司报销。”

一时间，老人木呆呆地看着桂姨。

桂姨没有理会老人的表现，她走出屋，看着不远处那些站在荒草丛里东张西望的民工，禁不住嘿嘿地笑出声来。

江龙利来到桂姨身边，一只手拿着图纸，另一只手指着那些民工。他说：“让他们开始干吧？”

桂姨先是从江龙利手里取过那份图纸，目光从上至下地扫了一遍。这是一份建筑草图，是桂姨请人绘制的。她拉了江龙利一把，指着图纸上注明的第一、第二、第三……事项，问：“龙利，我给你交代的事情，你都记住了？”

江龙利点点头。

桂姨笑着说：“那好，我亲眼看看你是如何指挥那些人的？是不是做老板的材料？”

说完，桂姨自顾走进二楼的一间小屋，站在窗边，仔细地观看起来。从这里望出去，整个战备粮库尽收眼底，而战备粮库的人，却很难发现这个地方。

江龙利端了端脖子，做出一副财大气粗的样子，大摇大摆地走到民工面前，大声说：“你们还站在这儿干什么？你们必须明白，我招聘你们到这儿，是要你们下力气干活儿的，不是请你们来疗养的。”

躲在二楼上的桂姨，望着江龙利的双手在半空中比来划去的样子，禁不住噗哧一声笑了起来。她摇摇头，自言自语道：“小人不可得志，难怪许多穷人一旦暴富成为土财主后，似乎身上穿的破内裤都可以吹鼓成气球。”

那些民工面面相觑。大客车送他们到这里来后，没有人交代过他们具体的工作。

江龙利从地上拾起一根木棍，高高地举到半空中，“如果你们干活不老实、不勤快，小心老子这根木棍。”见民工们仍旧没有动静，他既奇怪又恼怒地大喝道，“干活呀，马上干呀！你们还愣在这里做什么？”

其中一位二十来岁的民工站出来，问：“我们到底做什么事情？老板，等你开金口。”

江龙利这才清醒过来。难怪民工们面面相觑的样子。他脸色一红，既有羞、又有恼、且有怒、还有狡辩：“我当老板的需要你这个丘二（雇工）来提醒吗？既然你行，那好呀，我把老板让给你做，好不好？”

一边说，一边将手中的图纸往对方手中塞去。在江龙利的想象里，那位年轻民工见到老板这种态度，即便不吓得全身发抖，也会低下头龟缩回群中去。

孰料，那位年轻民工毫不胆怯。他跨前一步，从江龙利手中一把夺过图纸，仔细看了看，然后，他指着图纸上标注的第一、第二、第三……事项，问：“老板，按图纸上的说明文字，我们在最近几天的工作，就是打草。把战备粮库四周的荒草全部清除干净。请问老板，我理解对了吗？”

一瞬间，江龙利的脸色由白转红、由红转青。他没料到，这位刚刚招聘的年轻民工不仅不怕他，对事物的理解能力反而超出了他的想象。

年轻民工将图纸还给江龙利，出人意料地问：“老板，战备粮库的地盘这么大、荒草这么多，打出的草必定

堆积如山。请问老板：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

在江龙利听来，对方是拿这个问题将他的军。可是，躲在楼上的桂姨听来，却禁不住一阵心惊肉跳。她想，这些如同盲流一般的民工队伍里，怎么会有这样聪明的年轻人？这个堆积如山的野草问题，桂姨本人都没想到。

等到远方的天边涌起暮色的时候，那些打草的民工也该下班了。

这时候，桂姨端了一根凳子坐在小桥上，脸上露出浅浅的笑容，看着那些民工一个接一个地从面前走过。等那位年轻民工走到身边时，桂姨叫住了他。

年轻民工客气地问：“桂老板，有事吗？”

桂姨先朝其他民工挥挥手，“你们下班了。”继而对不远处的老人说，“老人家，给这位小伙子端根凳子来。”

在老人端凳子的时候，江龙利站到了桂姨身后。

那位年轻民工犹豫了一下，还是坐到了桂姨面前。

桂姨脸上仍旧是浅浅的笑容，她的语气温和而平缓：“你叫什么名字？今年多大了？”

“我姓苏名平，老家的人都喊我的小名：平娃。”年轻人说，“我刚满二十岁不久。”

桂姨回头盯着江龙利，口气一下子严厉起来：“龙利，平娃比你大多少？”

江龙利埋下头，“两岁多。”

桂姨紧逼着问：“战备粮库的野草如果全部打完后，如同平娃说的那样，一定堆积如山。龙利，你说该怎么办？”

江龙利的头埋得更低了，“晒干后，做柴烧。”

应该说，江龙利的“做柴烧”也是一种办法，许多乡村就是这样做的。

桂姨又问：“那些堆积如山的野草放在粮库旁边，你准备怎样晒干？准备烧柴给谁看？”

一时间，江龙利语塞起来。

桂姨缓缓地转过脸，脸上重新露出浅浅的笑容，重新用温和而平缓的语气问年轻民工：“平娃，你说说看。”

年轻民工看看桂姨、又瞧瞧江龙利。

“你放心大胆地说，没关系。”桂姨说，“说错了，不怪你；说对了，我采用你的建议。”

年轻民工的建议很简单、也很奏效：先把打下的野草堆在路边，然后派人到附近的乡村贴几张告示，告诉他们这些野草不收一分钱，谁来就送谁。年轻民工说：“这样一来，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桂姨又回过头望着江龙利，口气又变得严厉起来：“你听清楚了？”

江龙利有些不服气地说：“这种蒙一层薄纸（简单）的问题，谁都能想到。”

桂姨冷笑一声，“你刚才为什么没想到？”见江龙利回答不出，桂姨便换成一副教训的口气，“龙利，世间的许多事情，包括舞台上的魔术表演，人们看不透的往往就是那一张薄纸。有一句话，叫做一石二鸟，做一件事情，你一定要考虑它是否牵一而动全身。”说到这里，桂姨叹了口气，出人意料地将话题转到另一个方向，毫不留情地批评道，“今天，你是第一次以老板的身份上阵指挥。龙利，你以为老板形象是吼出来的吗？你那些张牙舞爪的动作，除了讨来人们的不屑与鄙视，怎么能树立起老板的威严呢？”桂姨指着年轻民工，一字一字地教训着江龙利，“第一个不听你这位老板安排的人，就是你今天才招聘的民工平娃。”

年轻民工显得不安起来，他站起身，现出惶惶然的样子。

“平娃，你坐，你坐下来。”见对方坐下后，桂姨又说，“你是一个很聪明的孩子。大凡一个比较聪明的人，在讨人喜欢的同时，又让人害怕。”

年轻民工惊愕地望着桂姨，他不知道桂姨话中的意思。

这时候，桂姨从衣袋里掏出一叠钞票，她先数了几张，递到年轻民工面前。

年轻民工不敢接，惊诧地问：“桂老板，你这是……”

桂姨笑咪咪地说：“这三百元钱，是对你合理化建议的奖励。”

年轻民工犹豫地收下了钱。

桂姨屈起一根手指敲击着另一只手中的钞票，说：“平娃，你虽然聪明，但是缺少社会经验。毕竟，你才二十岁。老实说，那个野草堆积如山的问题，是我都没想到的；假如不是你提出的合理化建议，我肯定要花很大一笔冤枉钱。因此，我奖励你三百元钱，实在是太少。”

说到这里，桂姨又掂起一张钞票，拍到年轻民工手中。

“桂老板，这……”

桂姨仍旧做着那个敲钱的动作，问：“你在说出合理化建议以前，为什么不考虑把金点子卖给我呢？”

年轻民工立刻正色道：“桂老板，我是你招聘的雇员。雇员当然要为老板着想。”

桂姨摇摇头，直言不讳地说：“平娃，我刚才说你虽然聪明但是缺少社会经验，就表现在这些地方。”桂姨说，“你一个小小的雇员，一边干着活却一边磨脑子谋划着只有老板才思考的问题，还把一个又一个金点子无偿地贡献给老板。平娃，换成你是老板，会怎么想？”

江龙利趁此机会插进一句话：“有这么聪明的一位雇员，老板岂不显得呆头呆脑？”

年轻民工看看手里的钱，又望望桂姨，“桂老板，你的意思是……”

桂姨说：“如果你把金点子卖给老板，讨价还价全在明处，那么，你在老板的心目中，无非就是一个卖东西的小商小贩而已；反过来，你把金点子无偿地贡献给老板，把想法藏在暗处，非但得不到一点好处，反而引起老板的重重猜忌，对你格外警惕起来。”

年轻民工似乎从桂姨的话中听出了什么，他缓缓站起身，轻轻把凳子搬到一边，看看桂姨，又望望江龙利。他试探着问：“桂老板，明天，我是否不应该来上班了？”

桂姨又掂起一张钞票，拍到年轻民工手中，淡淡地说：“这是你今天的工钱。”

桂姨这个解雇的举动，不仅让年轻民工深感意外，就连江龙利也大吃一惊。在他看来，战备粮库恰好需要像平娃这样聪明的民工，否则，工程进度的大干快上又从何说起呢？

年轻民工刚刚走了几步，忽然又转过身，两汪泪水立刻挂满他的脸颊。他既伤心又迷茫地问：“桂老板，你为什么要解雇我？我平娃到底做错了什么？”他用手指着远处那些堆积的野草，“今天如果不是我指挥那些民工，哪里会打这么多野草出来？”他说，“桂老板，你难道不欢迎替你做事的人脑子聪明、手脚麻利吗？”

桂姨心里一阵发酸，两只眼眶也跟着湿润起来。她低下头，俯视着桥下潺潺的溪水。她伤心地想，平娃，我之所以要解雇你，就是因为你是初涉世事的聪明人，而我玩的这一套花样，害怕的就是你这种既聪明又没有社会经验的人。许多拥有丰富社会经验的人，可以很聪明地看出许多破绽，但因为顾忌太多而陷入沉默；反之，对于另外一些还不懂得人情世故的聪明人来说，一旦看出破绽，很可能让他们体内的热血顷刻间沸腾起来。难怪江湖上的人们常说：最好欺骗的是年轻人，最可怕的也是年轻人。

年轻民工又往前走了一步，指着江龙利，满脸都是激愤之情。他毫无顾忌地大声质问桂姨：“桂老板，我今天伤害了你这位傻瓜儿子的自尊心，难道，这就是你解雇我的理由吗？”

本来，在做出解雇年轻民工的同时，桂姨就在心里盘算开来，找一个理由，多送一点钱给对方。毕竟，这种让人不可理喻的解雇，实在是冤屈了一位二十岁的聪明人。然而，面对年轻民工口无遮拦的质问，桂姨心中那一丝送钱的想法，赅即荡然无存。桂姨不仅最后坚定了解雇对方的决心，心里反而升起一股反击的念头。她抬起头，目不转睛地盯着年轻民工，眼眶里的湿润，已经变成了两道逼人的精光。她一只手越过肩头，把江龙利拉到身边，用一种最严肃、最一本正经的语气说：“平娃，你说得一点不错，我这位年仅十七岁的儿子跟你比起来，的确是傻瓜。也许，把你们俩放到一个公平竞争的生存环境里，他很可能事事不如你。然而，我这个十七岁的傻瓜儿子，可以做南天市英桂利实业公司的法人代表。平娃，你呢？如果我同意，这个十七岁的儿子可以天天吃山珍海味、夜夜美女陪睡；如果我还同意，矮地县所有大大小小的官员，从县委书记到村支书，这个十七岁的儿子可以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平娃，你呢？”

桂姨的一席话，不仅说得年轻民工哑口无言，还让他早先满脸的激愤之色渐渐地淡薄了下去。一时间，他似乎沉入了某种幽暗而又悠远的思索之中。许久，年轻民工回过神。他擦干泪水，走到桂姨面前，出人意料地鞠了一躬。他说：“桂老板，感谢你的开导。我平娃今天终于懂得了什么叫做人与人不同。”

一直望着年轻民工的背影完全消失在黄土公路尽头时，江龙利才把目光收回来。

桂姨仍旧端坐在凳子上，注视着远方越来越近的夜色。

江龙利轻轻地推了桂姨一下，说：“我们回城吧。”

没有听到桂姨的回答。

江龙利奇怪地低下头，禁不住瞪大了双眼，“你怎么了？”

桂姨的脸上，早已淌满了清亮的泪水。

那天晚上，桂姨像害了一场心病似的，整个人显得无精打采。按惯例，他们应该在招待所食堂就餐。然而，这一次，桂姨却破例说：“龙利，陪妈妈到外面小吃摊吃碗小面条。”

县政府招待所旁边就是一条小街，小街两边排列着许多小吃摊。

他们选了一个地方坐下。

摊主热情地问：“二位吃点什么？牛肉面、肥肠面、还是……”

桂姨问：“最便宜的面条是什么？”

“酸辣小面。”

“好。”桂姨说，“来两碗最便宜的酸辣小面。”

江龙利自从被桂姨“调教”成小情人兼乖儿子以来，不能说每天吃的都是美味佳肴，但至少没有在如此“掉价”的环境里用过餐。他一边吃着面条一边奇怪地看着桂姨，心里的问号此起彼伏，却又不敢主动询问。

桂姨手中的两根筷子在碗里挑来挑去，却没有吃一口。许久，她终于说：“龙利，多年前，我还是重庆一家工厂招聘的业务员，第一次到矮地县推销产品，吃的第一顿饭就是酸辣小面。那时候，有一碗小面条吃，就不错了。”说到这里，她深深地叹口气，忽然感慨起来，“那位叫做平娃的年轻民工，多么像我当年一样啊！”

江龙利不知道桂姨话中的意思到底指什么？是说年轻民工如同她当年一样的聪明呢、还是如同她当年一样的艰难处境？

第二十五章 皇都大酒店与野鸡雄鸭

半夜时分，桂姨床头边的电话响了起来。

杨秘书在电话中说：“桂阿姨，我给你汇报一个情况，很重要。”

原来，况小英今天打电话找到杨秘书，很委婉地谈到了那笔三千万元的租金。

听完杨秘书的汇报，桂姨心里冷笑起来。她想，况小英，我等的，就是你那份委婉。

杨秘书在电话里说：“桂阿姨，你看这件事……”

桂姨避开杨秘书的问话，却说起了另一件事：“杨秘书，我明天回南天市办些事，那幢别墅，我要用几天。”顿了顿，她特意补充道，“这几天，你不要再安排其他女孩子住进去，免得闹出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出来。”

尽管隔着遥远的时空距离，杨秘书还是禁不住心跳了一下，他想，这个女人太厉害了。确实，自桂姨离开别墅后，另一位年轻女孩子住了进去——她是况英汉包养的新情妇。

第二天早上，桂姨跟况小英打电话：“小英妹妹，最近好吗？”

“我是家庭妇女，一个闲人，整天无所事事，没有一点进取心。”况小英故意答非所问地说，“哪里像桂大姐这样的巾帼英雄，一心扑在事业上。”

桂姨笑了笑，说：“前段时间，我太忙也太累了，没有抽时间陪你玩一玩。”桂姨邀请道，“如果这几天你有时间，陪我一起到南天市散散心，如何？”没等对方回答，桂姨又补上一句，“把曾总经理一块请上，让他这个大男人为我们两个女人提包包。”

况小英一听就懂，她立刻答应下来：“好啊好啊。桂大姐，我马上打电话给曾副局长。只等你一声令下，我们马上起程。”

放下电话后，桂姨带着江龙利，又一次出现在战备粮库上。她把图纸摊到桌上，对江龙利说：“过一会儿，我要到南天市办几件很重要的事情，隔几天才能回矮地。这儿一大摊子，全交给你料理了。”

江龙利点点头。

桂姨望着远处那些民工，想了想，正色道：“龙利，你现在是老板。记住，老板的形象不是吼出来的，更不是棍子打出来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江龙利尽管不明白桂姨话中做老板的含义，然而，他还是点了点头。

桂姨返回招待所时，况小英和曾明志已经等候多时了。

当天下午，回到南天市的桂姨，再一次住进了那幢别墅。与上次不同的是，这一次，她是一个人住进去的。至于况小英和曾明志，杨秘书把他们安排到皇都大酒店去了。桂姨将双手背到身后，把别墅里的每一间屋都仔细观察了一遍。很明显，在她到来以前，别墅已经有人小心地做过清洁了。最后，桂姨来到卧室，站到床前，从一个被人忽略的地方拾起一根发丝，对身后亦步亦趋的杨秘书说：“那个女孩子，染着一头金黄色的头发吧？”

杨秘书大吃一惊。心里恨恨地骂道：服务部那些小姐们做事太粗心了，怎么能把如此重要的物证遗漏了。杨秘书偷眼看看桂姨略带嘲讽的脸色，只好装作没听见的样子，将目光投向另一个地方。

好在，桂姨并没有继续纠缠这件事。她一边走出卧室，一边淡淡地说：“杨秘书，立刻打电话给服务部，请他们把卧室里的床，换成新的。”

杨秘书先是一愣，继而醒悟过来。他立刻说：“桂阿姨，我马上办。”

当天晚上，杨秘书在皇都大酒店为他们三人接风。

这是桂姨第二次到皇都大酒店吃饭了。第一次约会，她装酒醉弄到了杨秘书隐私处的一小团黑毛；第二次约会，她随身带来了一份入股协议。

酒宴进行到中途时，杨秘书端起一杯酒，对曾明志说：“曾副局长，我们都是一家人了，就打开天窗说亮话吧，那笔三千万元的租金，暂时入股给英桂利实业公司作为先期工程的铺底资金。”

其实，当况小英设法到银行内部查询、得知三千万元的租金已经转账到南天市后，她和曾明志就隐隐约约地猜测到英桂利公司在打这笔租金的主意。毕竟，三千万元可以做很多事情。现在杨秘书亲口把话挑明后，他们并不觉得意外。况小英试探起来：“怎么，桂大姐的事情，不顺利？”

杨秘书抢着否认道：“桂阿姨的事情，进展倒是很顺利。只是，按‘他’的意思……”杨秘书竖起一根筷子，做了一个捅天的动作，“那些股东们的投资，暂时不动为好，现在正处于节骨眼上。”说到这里，杨秘书转头望着桂姨，装出一副奇怪的样子，问：“桂阿姨，‘他’的意思，你没跟况姐和曾副局长谈过？”

杨秘书话中的“他”，显然是指况英汉。

桂姨显出为难的神态，说：“这种话，你让我如何跟小英妹妹和曾总经理谈起？我来谈，他们不仅不相信，还会认为我是江湖骗子。”

杨秘书笑起来，望着况小英和曾明志，亲热地说：“桂阿姨多心了，我早就给你说过，况姐与曾副局长是我们自己人。既然是一家人，什么话，都可以直来直去地说嘛。”

况小英故意装出一脸的不高兴。她责备道：“桂大姐，原来，你真把我当外人看。既然桂大姐使小心眼，那好，过段时间，我到哥哥面前，说几句你的坏话，让你日子难过。”

话还没说完，况小英便噗哧一声笑了出来。

曾明志立刻见机使舵，表明自己的心迹。在他看来，杨秘书即将外放到矮地县，因此，这份心迹，主要是表给杨秘书看的。他说：“桂大姐，就连杨秘书都亲口说我们是一家人。你是我曾明志的姐姐，有什么事，吩咐一声，我这个弟弟还敢不听姐姐的话吗？”

桂姨冷眼看着他们的表演，心想，那位遭我解雇的年轻民工说得一点不错，什么叫做人与人不同？同样一件事、同样一句话，身居要职的张三蹲在厕所里拉肚子说出来，叫做重要讲话；命如草芥的李四严肃认真地说出来，则变成了山野村夫的胡言乱语。桂姨需要的，就是这种人与人不同。见火候已到，桂姨便取出一份入股协议，推到曾明志面前。她说：“曾总经理，既然大家都是一家人，客套话我不多讲了。”

入股协议的内容是矮地县经发公司入股南天市英桂利实业公司三千万元，作为战备粮库的改修工程费用。曾明志一看，心里便暗暗叫苦，这次南天之行，是赴鸿门宴来了。事实上，摆到曾明志面前的，只有一条路：签字。仔细一想，如果曾明志不签字，他非但追不回三千万元租金，眼前的官路，也将走到尽头了。曾明志一边在入股协议书上签着字，一边想到，这三千万元，在英桂利公司里，应该算是一笔大股金了吧？

曾明志做梦都没想到，英桂利公司的全部股东只有他一人，英桂利公司的全部股金也只有那三千万元。桂姨之所以要把租金变为股金，就是洗白那三千万元。

等他们各怀心事吃完饭后，已经是晚上十点多钟了。

桂姨和杨秘书一直坚持着把况小英、曾明志送入客房后，才返身走出皇都大酒店。杨秘书问：“桂阿姨，你现在就回别墅吗？”

桂姨没有回答对方的问话，却将眼光投向夜景里那些忽明忽灭的霓虹灯，似乎浸入某种思绪之中。许久，她才细声问：“杨秘书，皇都大酒店里，有提供特别服务的吗？”

谁都明白酒店中的特别服务是一些什么样的内容。杨秘书暗吃一惊。他摸不透桂姨此时此刻的心思，只好吱吱唔唔起来。

桂姨一边返身走进酒店，一边对杨秘书说：“给我开一个房间。”想了想，她用一种戏剧成分很浓的语气说，“最好是三〇三房间。”

杨秘书一听三〇三房间，心里便惊恐地跳了好几下。他调开脸，躲避着桂姨的目光，急忙说：“桂阿姨，我马上办。”

等桂姨和杨秘书进入三〇三房间后，她举起两根手指，说：“杨秘书，你现在去办两件事。第一、先为我找一只鸡（妓女）和一只鸭（男妓）到房间来，我有用处；第二、去查一下，皇都大酒店里有一个叫张晓非的女服务员，不知她今天是否上班？”

杨秘书既惊惶又疑惑地望了望桂姨，刚要开口说什么，却见桂姨摆摆手，现出不太耐烦的脸色，他只好顺从地出去了。

听到关门声响过之后，桂姨嘴角才挂出鄙夷的笑影，“杨秘书，你是我手中的一条狗。”

没有多久，房间里的电话便响了起来。杨秘书说：“桂阿姨，鸡（妓女）和鸭（男妓）马上就到。张晓非今天没上班，你看……”

桂姨毫不犹豫地说：“张晓非住哪里？能否通知到她？”

杨秘书说：“张晓非在市郊租房子住，没有电话，但地方很好找。”

“马上派车去接她。”桂姨口气里没有一点商量的余地，“杨秘书，你亲自去。”

桂姨刚刚放下电话，门铃声便响了起来。

麇即，一男一女便站到桂姨的面前。

桂姨静静地坐在椅子上，将他俩仔仔细细地打量了一遍。她想，杨秘书的好色眼光真不错，挑选的鸡（妓女）和鸭（男妓）很受看。桂姨冷冷地问：“有病吗？”

一男一女知道桂姨话中的“病”是指性病。他俩异口同声地说：“请老板放心。”

桂姨仍旧冷冷地说：“你们口说是虚，我要眼见为实。”

一男一女面面相觑。

“怎么，你们吃着这碗饭，还怕当着异性的面曝光吗？”桂姨说，“脱吧。”

一男一女稍稍犹豫了一下，很快便将衣服脱得精光。

桂姨再一次将他俩仔仔细细打量了几遍，最后说：“穿上衣服。”

等一男一女穿好衣服后，桂姨已经将两叠钱摆到了茶几上。她先对女的说：“六〇六房间，住着我一位朋友，你使出半夜鸡叫的功夫，把我的朋友陪好。”继而，她又对男的说，“六〇七房间，也住着我的一位朋友，春江水暖鸭先知，今夜，就看你这只鸭是否能划过她那一潭春水。”

望着茶几上的两叠钱，一男一女不约而同地伸出手。

但是，桂姨却及时地用手掌将钱罩住。

桂姨的目光先是从男望到女，又从女望到男，继而从两叠钱里分别掂起薄薄的几张，举到他俩眼前。“先给你们一点定金。明天早上，再把这些酬金全部付给你们。”她说，“不过，我丑话说在前头，今天晚上，你们如果没有使出浑身的功夫，让我的客人感到满意，这些钱，你们休想得到。”

一男一女再次说：“放心，包你的客人尽兴。”

望着他俩一前一后地离开房间后，桂姨脸上露出冷冷的笑意。她想，况小英、曾明志，今天晚上，你们有了一鸡一鸭的缠身，哪里还有空闲的时间清理自己的思路？

没有多久，杨秘书领着皇都大酒店的女服务员张晓非来到了三〇三房间。

张晓非对桂姨的深刻印象完全是建立在那根金项链的基础上。一位神秘而陌生的中年女人可以随自己的喜好，毫不心痛地将一根价值上万元的金项链抛送给她，对方那一份不合情理的阔绰出手不仅使张晓非深感惊疑、还使她心中久久不能忘怀桂姨的形象。因此，今天晚上，当杨秘书找到她、说有一位女顾客要见她时，她一下子

就想到了桂姨。此刻，张晓非站到桂姨面前，脸色因激动而通红。她只是轻轻地说了一句：“桂阿姨，你好。”

桂姨微微地点点头，她先示意张晓非坐到身边的沙发上，后示意杨秘书离开房间。等杨秘书的身影消失后，桂姨双眼盯着张晓非的脖子。她说：“那根金项链，好像专门为你订做的一样。”

桂姨送给张晓非的金项链，正套在她的脖子上。张晓非脸色愈发红起来。她不好意思地说：“如果不是桂阿姨的赏赐，这么贵重的金项链，哪里是我这种人戴的。”

桂姨笑眯眯地问：“这段时间过得如何？”

“老样子。”

“经济收入呢？高了还是低了？”

张晓非看了一眼桂姨，“还是老样子。生活虽然不成问题，但是必须精打细算。”

桂姨仍旧笑眯眯地问：“你想挣更多的钱吗？”

张晓非笑起来，“桂阿姨，发大财谁不想呢？”她说，“像我这样的年轻女娃子，除了在酒店里做服务员，领点正常的工资、收点客人的小费，哪里有发大财的机会呢？”

桂姨的脸色渐渐地严肃起来，她一根手指点着自己的心窝，说：“张晓非，我送一个发大财的机会给你。”

张晓非先是震惊地从沙发上跳起身来，愣愣地打量着桂姨，见对方一本正经的样子，又慢慢地坐回沙发上。她惊疑地问：“桂阿姨，你这话当真？”

桂姨点点头，说：“我说话，从来都是算数的。”跟着，桂姨话锋一转，“晓非，前些日子，我送你这根金项链时，你当时不也怀疑吗？”

听到桂姨的话，张晓非不由自主地捻着金项链。她想，是啊，对方当时送我这根金项链，我不敢相信世间竟然有天上掉馅饼的好事，难道，这次，对方又要送我什么天大的好事吗？

“我为你注册一家贸易公司，保证你一个月的收入，超过你在皇都大酒店做服务员一年的薪水。”

张晓非再次震惊地站起身，再次愣愣地打量着桂姨。她惊疑地问：“桂阿姨，此话当真？”想了想，又问，“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桂姨望着张晓非既惊、且喜、还疑的神色，没有回答她的问话。

张晓非再次慢慢地坐下来，“桂阿姨，你对我这么好……没理由的啊？”

桂姨用一种轻描淡写的口吻说：“我这人做事，向来凭自己的心性，不会拘泥于什么世俗间的常规常情。”她说，“晓非，我之所以对你好，完全是因为我喜欢你。”

张晓非蹙起眉头，“桂阿姨，我不太明白。”

“有些事情，不要弄明白的好。什么事情都弄懂了，生活也就失去意义了。”接着，桂姨调转话题，说：“不过，晓非，桂阿姨在为你注册贸易公司之前，准确地说，就在今天晚上，你必须替桂阿姨做一件事。”

说到这里，桂姨将一叠钱不声不响地放到茶几上。

张晓非看看钱，又望望桂姨，“这是……我不懂。”

桂姨一根手指在那叠钱上敲击起来，“晓非，这是一万元钱。如果你同意替我做这件事，你不仅一夜之间成为万元户，还会在未来的几天内，成为南天市非非贸易公司的法人代表。”桂姨笑了笑，“当然，你可以拒绝这次发大财的机会。”

张晓非双眼盯着茶几上的钞票，“桂阿姨，你要我做什么事？”

桂姨没有直接回答张晓非的问题，她缓缓站起身，轻轻拍了拍张晓非的肩膀，说：“今晚，你一定把杨秘书陪好。”

一边说，一边离开了房间，并轻轻地掩上了房门。她在门口悄悄站了一会儿。她不仅没看到张晓非出来，反而听到对方细如蚊音似的数钱声音：“一百、二百、三百……我的妈呀，真是一万元啊！”

桂姨这才往楼下的大厅走去。一边走，一边暗暗笑起来。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古人这句话把世态人心都说透了。

杨秘书正坐在酒店大厅的一角，静静地等待着桂姨。桂姨坐到他身边，脸上露出讳莫如深的笑容，附耳对杨秘书细细地说了一番。杨秘书的脸色渐渐地红了起来，末后，他一边挠着头皮一边难为情地说：“桂阿姨，这种事情，我这样的身份……”

桂姨神情一凛，“杨秘书，你少跟我谈什么身份。你的身份如何，我会不知道？”紧跟着，桂姨放缓语气，“你到三〇三房间去，把张晓非‘收’为你的情妇吧。”顿了顿，“明天上午，你把张晓非带到别墅，我有事情找她谈。”说完，桂姨站起身走出皇都大酒店，扬手招了一辆出租车。不过，出租车只在酒店前面旋了一个大圈，然后悄悄地停到了酒店对面一个阴暗的地方。从这里望过去，可以把皇都大酒店大厅里的情况观察得一清二楚。

半小时过去了。

一个小时过去了。

桂姨还是那么静静地望着灯火辉煌的酒店大厅。

那位出租车司机沉不住气了。他回头问：“大姐，你是在捉拿花心的丈夫吗？”

桂姨笑起来，顺水推舟地反问：“师傅，你怎么知道？”

“嗨，这种事情，在皇都大酒店，我早已见惯不惊了。”司机说，“前不久，也是一位中年妇女，躲到我的车里，守了两个多小时才把她花心的男人和一位小姐双双捉住。”

桂姨心里惊愕起来。从司机的话中分析，到皇都大酒店寻欢的人，还真的不少。

两个小时又过去了。

直到这时，桂姨才完全放下心来。看来，况小英、曾明志和杨秘书，已经完全被她射出的肉弹彻底地打倒了。桂姨对司机说：“到南天火车站。”

第二十六章 夜空下的交易与真实的票据

尽管是晚上，然而，南天火车站广场上，依然是人流如织。

就像前次在广场上扔纸屑一样，桂姨同样买了一份当天出版的《南天日报》，撕成碎片，往半空中抛去。那些纸花还没完全飘落到地上，一个戴着红袖套的黑影立刻从暗处现出身，挡到桂姨面前。不过，这一次，不再是上次那位胖胖的中年妇女，而是一位瘦精精的年轻男人。

“站住。”年轻男人盯着桂姨，一只手伸到衣袋里，掏出一叠收据，“乱扔纸屑，罚款。态度好，罚五元；态度不好，罚五十元。”

桂姨没有理会对方的举动，她笑眯眯地说：“带我去见你们罚款队的封队长。”

年轻人先是一愣，继而上下打量着桂姨，“你认识我们封罚官？”

桂姨仍旧是笑眯眯的样子。她明白对方话中的“罚官”是“法官”的谐音。看来，在南天火车站，封队长的主要任务就是“罚款”。

年轻人想了想，将收据放回衣袋里，脸上顿时换成一种喜气洋洋的颜色，“大姐，跟我来。”

桂姨以为对方要把她带到那间曾经铐过江龙利的屋子里，没料到，年轻人却朝相反的方向走去。一会儿，他们来到火车站广场旁边一间饭店的二楼上。年轻人推开一间屋，对桂姨说：“到了。”

屋子里有一张麻将桌，封队长坐在上首，嘴角斜斜地叼起一支香烟，正和另外几人搓着麻将。大约是刚刚输了钱，封队长显出不高兴的样子。

坐在下首的麻友开着玩笑：“封队长，你今天晚上出点血（输钱），明天白天多盯几位旅客，多撕几张票票（罚款收据），就把损失补回来了。”

“不用等到明天，今天晚上，就有人给封队长送钱来了。”桂姨一边走进烟雾缭绕的屋子，一边笑眯眯地说，“封队长，多日不久，你的日子真是越过越富足了。”

封队长先是眯起双眼，透过烟雾打量着桂姨。当他认出对方时，立刻吐掉嘴上的香烟，惊愕地站起身。“啊呀，桂大姐，是什么风把你这位贵人给吹来了？”接着，他看了看站在屋角那位瘦精精的年轻人，厉声问：“许四，你的手爪爪是否伸错了（罚错了对象）？”

桂姨急忙摆摆手，她主动替那位叫许四的年轻人辩解道：“封队长，不关他的事，是我请许四兄弟带的路。”她说，“你躲在这个地方，没有人带路，我怎么能找到你呢？”

封队长急忙把桂姨领到桌边坐下，又为她亲自倒了一杯水，说：“桂大姐，你找我不会又是罚款这样的小事吧？”

桂姨先用眼角瞟了瞟周围的人，说：“这些兄弟们，能否暂时回避一会儿？”

封队长做了一个手势，那些人便很快走出了屋子。

桂姨端起水杯抿了一口水，不慌不忙地说：“封队长，你这种暗中盯梢、然后罚款的方法，虽然能够找一些钱，但是，弄不好，却很容易惹出一些不大不小的麻烦。”桂姨笑了笑，“上次，你不是就遇到麻烦了吗？”

封队长明白桂姨话中所指的意思。他嘿嘿地笑了笑，手指在麻将块里摸来摸去。桂姨学着对方的样子，也将双手放到桌上的麻将块中，然而，不同的是，桂姨将那些挡在手指前面的麻将块，一块接一块地弹离出去，那情形，颇像一脚踢开绊脚石。封队长奇怪地问：“桂大姐，你刚才说给我送钱来……是什么意思？”

桂姨一本正经地点点头，“是的，我送一个发大财的机会给你。”

封队长吃惊地站起身，半信半疑地打量着桂姨。他半信的是像桂姨这样的女人，不可能跟他开什么玩笑；他半信的是桂姨与他仅仅只有一面之交，甚至可以用萍水相逢这句话来形容双方的关系，对方没有理由送一个发大财的机会给他。

桂姨做了一个请坐下的手势。她说：“封队长，老百姓常说，财运来了，挡也挡不住。你遇到我，跟遇到财神没什么区别。”她说，“这个送给你的发财机会，其实很简单。”

原来，南天火车站附近有许多做各类生意的公司。桂姨要求封队长与这些公司取得联系，作为挂靠单位。这种经营方式在城市里非常普遍。比如，一个外地人初到某座城市，因为种种原因，短时期内无法办理合法的经营手续，所以，他（她）就去寻找一家本地公司，以该公司的名义做生意，缴纳管理费，这就叫挂靠单位。这种经营方式的好处是，当事人节省了大量办手续的人力物力，更不用去协调当地各部门之间复杂的人际关系。弊端则是，倘若经营活动中出现了问题，有关部门调查取证时，当事人也许早就抽身离开了。

封队长对这种挂靠方法非常熟悉。这确实是一种不投入任何本钱就可以分红的天大好事。他问：“桂大姐，除了挂靠单位用这些公司的牌牌（营业执照）之外，你还有什么具体的要求？”

桂姨伸出两根手根，举到对方眼前，郑重地说：“第一，这些公司的各类手续，必须是真实的；第二，这些公司使用的发票，必须是合法的。”

封队长翻起两只眼皮，仰望着天花板，心里暗暗地盘算开来。

桂姨不理会对方的表情，站起身往屋外走去，一边走一边说：“封队长，如果你同意的话，过几天，有一家叫做南天市非非贸易公司的女业务员张晓非，她将代表我与你取得联系。”

很快，桂姨便重新站到了广场上。

就在这时，封队长追上来，一只手热情地拉着桂姨，另一只手招了一辆出租车，亲自弯腰将桂姨送入车内。他连连说：“桂大姐，我们就像一家人一样，肥水不流外人田，谢谢桂大姐的照顾。”

那天晚上，桂姨回到别墅时已经是下半夜了。服务部的人员已经遵照她的吩咐，将卧室里的席梦思床重新换过。她先躺在床上，紧紧地闭上双眼，试图努力地进入梦乡。然而，她失败了。桂姨知道，眼看自己千万富婆的策划一步一步地迈向成功，体内的激情宛若亢奋的冲动情绪一样，让她无法入眠。看来，今夜，她又将度过一个不眠之夜。桂姨想，这时候如果江龙利那位小情人在身边就好了——在江龙利十七岁龙腾虎跃般的折磨之下，她三十七岁的身体一定会带着生理上的满足与疲惫沉入梦乡美美地睡上一觉。想到这里，桂姨一阵心血来潮，拧亮床头灯，给江龙利打了一个电话。

“喂，”江龙利似乎睡眼惺忪的神态，“哪里？”

“龙利，”桂姨轻轻说，“我好想你。”

江龙利愣了片刻，脆声说：“妈妈，你有什么事？”

忽然，桂姨一下子警惕起来。对于桂姨这样成熟的江湖女人来说，江龙利在半夜三更脆声说出妈妈的语气，难以逃过她“听”多识广的顺风耳朵。

江龙利有些心虚地问：“妈妈，这么晚了，你打电话找我有何事？”

沉默片刻，桂姨开门见山地问：“龙利，睡在你身边的女人是谁？”

江龙利一下子脸色变得刷白，头上冒出了细细的汗珠。

桂姨紧逼着说：“龙利，没有什么事情可以瞒过妈妈。说，她是哪里的女人？”

江龙利只好照实说：“她是小琴。”

桂姨心中的石头终于落了地，禁不住长长出了一口气。那位叫小琴的姑娘，桂姨是认识的。对方是矮地县招待所的女服务员，年龄比江龙利大不了几岁。开始，桂姨以为是况小英或曾明志故意安排了一个美人计，故意“圈”江龙利，现在看来，那位女服务员趁桂姨离开矮地县之机“睡”江龙利的动机很单纯，为了钱。了解真相后的桂姨，口气反而变得幽默起来。她说：“乖儿子，你现在也知道如何勾引女孩子了？”她话锋一转，“请小琴接电话。”

赓即，电话里传来小琴害怕至极的声音：“桂老板，我……对不起……我马上离开这儿……”

桂姨仍旧用幽默的口气问：“小琴，龙利给了你多少钱？”

“一百元……不不不……二百元……”

桂姨轻轻地笑起来，“小琴，龙利是我的儿子，也是南天市英桂利实业公司的真正老板。他虽然只有十七岁，但是到了鸡娃开叫（性成熟）的时候了。小琴，你劳神费力地帮我儿子打开鸡圈门（第一次性交），他只付二百元手工钱，实在是缺少大老板作风。”她说，“这样吧，隔天我再补偿你二百元钱。”

桂姨的话让那位女服务员更加惶恐不安，她带着哭腔说：“桂老板，这钱，我不要了……我马上就离开，真的……”

忽然，桂姨口气一变，冷冷地说：“小琴，如果你现在离开我儿子，小心我回到矮地县后，剥你一层皮。”

似乎，远方的小琴惊呆了。

桂姨轻下电话，禁不住开心地笑起来。她一边笑一边将双手枕到脑后，眼睛大大地睁着，自言自语：“乖儿子、小琴，你二人，今天晚上比我还难以入睡。哈哈……”

非常奇怪，经过这一番“折磨”后，黑暗中似乎飞来了两只瞌睡虫，一阵突然袭来的倦意立刻将桂姨紧紧裹住。她举起手，刚想关掉床头灯，然而，手指头却在灯泡下面一点一点地卷入掌心，如同她此刻渐渐下沉的眼皮一样，等到那只手滑落到床上时，桂姨已经发出了细细的鼾声。在柔和的床头灯辉映下，桂姨半躺在床头上，进入了甜美梦乡。

第二十七章 张晓非的想法与杨秘书的能屈能伸

这一觉，桂姨睡到第二天上午九点多钟。

不久，杨秘书的电话就打来了。他先给桂姨汇报一件事：况小英和曾明志，他已经安排回矮地县了。杨秘书说：“他两人显得很劳累，也很高兴。”

桂姨脸上露出浅浅的笑影。曾明志在野山坡上捉“鸡”、况小英在春江水里捕“鸭”，都是世间上第一等消耗体力的活路，他们当然会既劳累又高兴。

接着，杨秘书说起第二件事：“张晓非……”

桂姨立刻打断对方的话，“我在别墅等她。”

张晓非是第一次进入别墅。

如同江龙利初次看到别墅一样，张晓非同样经过了一番好奇。最后，杨秘书将她领到了别墅后面的游泳池边。

桂姨正在水池里游着泳。

水池旁边，立着一把巨大的遮阳伞；遮阳伞下，摆着一个小小的圆桌，桌上除了一些水果、小食品和饮料之外，便是一份西式早餐；两位眉清目秀的男侍应生，穿着服务部统一制作的工作服，双手背在身后，毕恭毕敬地分站在圆桌两边。张晓非暗暗吃了一惊。她想，桂阿姨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女人，不仅住着一幢豪华别墅，生活中还有如此奢华的派头？

看到他俩走到水池边，桂姨游泳的动作并没有停下来。她淡淡地问：“杨秘书，开贸易公司的事情，你跟张晓非谈过了吗？”

“桂阿姨，我昨晚就跟她谈过了……不，已经谈好了。”说到这里，杨秘书脸上情不自禁地掠过一片红云，“南天市非非贸易公司的手续，我抓紧时间去办。”

桂姨仍旧淡淡地说：“那好，你去办事吧。”

望着杨秘书的身影消失后，桂姨却自顾游起泳来，似乎全然忘记了站在水池边的张晓非。遭到冷遇的张晓非，脸上一会儿红、一会儿白。她本想发脾气转身就走，然而，挤进视野中的奢华生活，却又牵住了她的脚步。她想，

也许有钱的富婆，就是这种德性，等我将来有了钱，照样会享受旁边有年轻男人“侍应”的生活。许久，桂姨才走上岸。她刚一坐到圆桌边的沙滩椅上时，一位男侍应生立刻递上一听饮料，另一位男侍应生则急忙拿着一块白毛巾，替桂姨从头至脚地擦干身上的水珠。桂姨不说话，一边心安理得地享受着男侍应生的服务，一边慢慢地吃着那份西式早点。张晓非站在桂姨身后，脸上仍旧阵红阵白，双手在小腹前绞来绞去。又过了许久，桂姨终于吃完了早点。两位男侍应生，也退了下去。桂姨没有回头看身后的张晓非，只是将嘴唇往对面的沙滩椅上努了一下。她淡淡地说：“晓非，你为什么不是？”

张晓非心想，没有得到你的许可，我敢坐吗？

等张晓非惶恐不安地坐下后，桂姨目不转睛地盯着她。她细声问：“昨晚上，你与杨秘书……那方面，你俩合作得还可以吗？”

一瞬间，张晓非的脸孔涨得通红。她埋下头，用一种哀求似的语气说：“桂阿姨，我们说点别的事情吧。”

桂姨心里冷冷一笑。她想，我是女人，你也是女人，不同的是，我的江湖经验超出你若干倍，我一定要把“戏”演完。在桂姨的理解里，像张晓非这样的年轻女人，自从与南天市市长的秘书有一夜激情后，很容易产生骄傲情绪，变得来不知天高地厚。这就像许多得势后的小人，把杀猪匠身上穿着的油亮衣服当作缙衣，浑身冒出俗不可耐的霸气一样。桂姨之所以要如此冷遇张晓非，就是要让对方明白一件事：收你为情妇的那位杨秘书，在我桂姨面前，同样的唯唯喏喏，受我驾驭。桂姨缠住刚才那个话题，冷冷地问：“你跟他在一起，愉快吗？”

张晓非满脸通红地抬起头，瞟了一眼桂姨。她细细地“嗯”了一声。

桂姨又问：“你离开皇都大酒店时，是什么时候？”

桂姨故意不说他离开却说你离开，是向张晓非表明这样一个信息：这次约会的一切内情，我都了如指掌，现在，就看你是否说老实话了。

张晓非说：“我是今天凌晨五点钟左右离开的皇都大酒店。”

直到这时，桂姨才放缓语气，脸色也跟着温和起来，她说：“晓非，再过几天，你就是南天市非非贸易公司的法人代表了。我曾经说过，我对你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好感，愿意送你一个发大财的机会。”顿了顿，桂姨又说，“你虽然是公司的法人代表，但是你的工作却非常简单。”

经过桂姨的一番说明，张晓非终于明白了：作为南天市非非贸易公司的法人代表，她只需要采购各类商品，加上若干利润再转手销售给南天市英桂利实业公司，也就是说，张晓非只需要在各式各样的购销合同上签上自己的名字，再开具金额大小不等的发票，生意就算做成了。

桂姨说：“晓非，采购、销售这些环节，你都不用费心，过几天，南天火车站有一位姓封的中年男人会跟你联系，到时候，你按照程序，只管做事拿钱就行了。”跟着，桂姨补充了一句，“晓非，你开具的每一张发票，无论金额或大或小，一定要百分之百的真实。”

张晓非重重地点头。

这时候，桂姨的脸色愈加灿烂起来，她指着别墅里面的一间屋子，“我为你准备了一套泳衣，你试试看，是否合身？”

一会儿，身着泳衣的张晓非出现在桂姨面前。

“桂阿姨，”张晓非脸色红红的，“泳衣很合身，谢谢你。”

这一次，她是因为激动而脸红，

桂姨得意地笑起来。她知道，面前这位涉世不深而又羡慕虚荣的张晓非，在自己玩的迷魂阵里，已经晕头转向了。她笑眯眯地问：“会游泳吗？”

张晓非摇摇头。

“那好，叫服务部的人来教你。”桂姨说出一串数字，“你去打这个电话，请服务部马上派一个游泳教练来。”

在张晓非的想象中，服务部应该是类似于小商店之类的机构，如同皇都大酒店内部的酒吧。怎么会有游泳教练这样的服务项目呢？

桂姨嘻嘻一笑，解释道：“服务部在这个地方，无非是一块对外的招牌而已。晓非，你在皇都大酒店当了那么久的服务员，难道不明白有些事情是名不副实的吗？”

“哦……”张晓非恍然大悟起来，“原来如此。”

桂姨瞟了一眼张晓非，笑了笑，“你去打电话吧。”

电话打过后，没有多久，一位年轻漂亮的女人一脸笑容地走到水池边。

桂姨立刻变了脸色。她问：“怎么派一个女教练来？”

那位年轻女人一脸的惶然。

张晓非急忙解释道：“桂阿姨，是我叫服务部派女教练的。”

桂姨对那位年轻女人做了一个走开的动作，“去，换一个男的来陪游。”等年轻女人转身离开后，她才对张晓非说，“晓非，你很快就会有钱了，你应该学会另外一种生活方式。”

一会儿，一位身着泳衣的年轻男人出现在桂姨面前。他弯下腰，谦恭地对桂姨说：“老板，请原谅，我来晚了。”

桂姨指着张晓非，“你一定要负责照顾好她。”

说完，桂姨站起身，伸了一个懒腰，慢慢地走进了别墅。她躲到卧室里，一边更衣，一边透过窗户偷看着游泳池。只见那位陪泳的年轻男人正与张晓非在水中玩起了英雄救美似的游戏。年轻男人用一只手托着张晓非，另一只手如同水蛇一般在张晓非身体上抚摸着，就在张晓非既羞涩又刺激地嘻嘻发笑时，年轻男人猛一松手，张晓非顿时恐惧地惊叫起来，反身把年轻男人紧紧地抱住。桂姨噗哧一声笑了，摇摇头。许久，桂姨换好衣服，走到客厅，发现杨秘书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来到别墅。此刻，杨秘书正躲在一个暗角，双眼恨恨地观看着水池里的鸳鸯戏水，脸上的肌肉正一咬一咬地抽搐着。毕竟，水池里那个女人，昨天晚上还跟他共渡爱河。桂姨悄悄走到杨秘书身后，轻轻地拍了他一掌。一瞬间，杨秘书惊得跳起身来，腋下的公文包啪一声掉到地上。桂姨出其不意的举动，吓得他脸色发青。

桂姨讳莫如深地望着他，问：“杨秘书，你吃醋了？”

“桂阿姨，我哪里会吃张晓非的醋呢？”杨秘书急忙说，“像张晓非那种女人，本来就是水性杨花，我们无非是利用她的虚荣心，做点事情而已。”

“杨秘书，”桂姨一边点头一边说，“小不忍则乱大谋，你明白这个道理就好。”

杨秘书急忙转移话题，指着别墅外面的一辆小车，说：“桂阿姨，车已经派来了。你回矮地县，一路顺风。”

桂姨钻进小车，隔着车窗朝杨秘书做了一个再见的动作。

随着小车影子越来越远，杨秘书原本弯曲的身子也越来越直，如同一根遭受压制的树木，等到头上那块石头搬开后才能得到伸直树身的机会。到后来，几乎就在小车最后一点影子远逝的一瞬间，杨秘书的身子不仅完全挺直了，还把一只手叉到腰间，望着远方做了一个深呼吸，发出轻而细的声音：“呸，桂阿姨，你这个臭婊子。”

只要桂姨出现在杨秘书身边，他就如同芒刺在背似的难受。

跟着，杨秘书倒回别墅，慢慢地踱到水池边，不阴不阳地说：“你两人玩的好游戏。”

原本嘻嘻哈哈的水池一下子冷清下来。在片刻的愣怔后，那位陪游的年轻男人解释道：“我是服务部派来的，我……”

杨秘书挥挥手，打断对方的话，“你走吧。”

年轻男人刚一离开，杨秘书便朝张晓非招招手，仍旧用不阴不阳的语气说：“你过来。”

张晓非一边惊惶不安地走到杨秘书面前，一边朝别墅望去。

“桂阿姨已经走了。”杨秘书阴沉着脸，顺手在张晓非脸上打了一巴掌，“你是老子的女人，不许其他男人碰你。”

张晓非捂住脸，细声争辩道：“我又没嫁给你，你……”

话没说话，又一耳光落到了她脸上。

杨秘书说：“从今往后，没有我的同意，你，不允许接触任何男人。”

第二十八章 老人的善言与衣饰上的野花

桂姨到达矮地县时，天色还很早。

她先回到招待所，没有看到江龙利。想了想，便找了辆车，朝战备粮库奔去。然而，她还是没有看到江龙利。

她奇怪地问老人：“龙利呢，他在哪儿？”

老人说：“他今天上午来了一趟，快到中午的时候，一位年轻姑娘把他叫走了。”

桂姨一下子就明白过来。她笑着问老人：“那位姑娘，是不是叫小琴？”

老人点点头。

桂姨叹口气，故意装出心疼儿子但又恨铁不成钢似的神态，说：“老人家，我这个做母亲的，可以管理成百上千的人，却管不好自己的儿子。他现在才十七岁，不好好学本事，却背着我开始了早恋。老人家，你说说看，他现在就这个样子，将来，怎么得了？”

老人跟着叹口气，说：“为人父母嘛，抚得了儿女的身，却抚不了儿女的心。唉，天下的父母，都会遇到这种事情。大姐，你只要尽到母亲的责任就行了。”

听完老人的话，桂姨心里暗暗好笑起来。她想，假如，这个十七岁的乖儿子江龙利不好色，当初，我在重庆时，就没办法把他调教成我的小情人，我要实施千万富婆的计划，也不会这么顺利。接着，桂姨又想，我害怕的就是乖儿子江龙利突然之间懂事起来，我需要的，就是他仍旧沉迷在性欲之中。想到这里，桂姨便及时转移了话题，一边朝战备粮库深处走去。她感慨地说：“我离开才几天，原本荒草丛生的地方，现在像公园一样了。”

的确，战备粮库周围的荒草已经全部割完，四周显出绿色般的平坦，两排水泥电线杆整整齐齐地竖立在草地上。

桂姨指着那些电线杆，对老人说：“过几天，将有一批电线从南天市运到这儿来；再过一段时间，这里就会灯火通明起来。”

老人脸上显出欣喜之色，高兴地说：“大姐，战备粮库这个地方通了电，灯泡发出亮光，就连天上飞的麻雀，都要感谢你哟。”

听到老人幽默的语言，桂姨开心地笑起来。然而，笑声很快就消失了。桂姨望着远方，眼眶里忽然生出星星点点的泪光。她想，老人家，这里有电杆、这里有电线，但是，这里永远都不会有亮光。

老人奇怪问：“大姐，我刚才的话……你不高兴？”

“不是，老人家，你误会了。”桂姨做了一个揩泪的动作，掩饰道，“我被风吹了眼。”

老人更加疑惑起来，他想，四周没有一丝风影，她怎么会吹了眼呢？想了想，老人又问：“大姐，你还在想儿子早恋的事情？”

桂姨顺着老人的话，点点头，用一种伤心的口吻说：“想起儿子的早恋，我心里就不快乐。”

老人为自己猜测的准确性得意起来，他嘿嘿一笑，安慰道：“大姐，儿孙自有儿孙福，再过几年，儿子醒事后就好了。”

桂姨脸上顿时现出灿烂的笑容。在老人看来，桂姨终于听了他的劝告，开心起来。而桂姨心里，却得意地说：等十七岁的江龙利醒事后，我早已成为千万富婆了。

许久，一个浑身开满鲜花的人影出现在小桥上。桂姨大吃一惊，世上哪里有身体上开鲜花的人呢？她定睛一看，江龙利披着一件草编衣服，那些或黄或绿的野花就编插在“衣服”上。江龙利同样吃了一惊，他没想到桂姨这么快就回矮地县了，更没想到，桂姨不顾鞍马劳累，竟然径直来到了战备粮库。等到他想躲避时，已经晚了一一远远地，桂姨朝江龙利招着手，“龙利，你过来。”

江龙利一边忐忑不安地朝桂姨走去，一边偷看着冷冷清清的战备粮库。他想，这次，肯定要遭桂姨大骂一顿。桂姨临走之前曾经铺开设计图纸再三向江龙利交代过战备粮库的施工情况。按照工程进度，另外一些建筑工人早应该进场了。然而，这些天，江龙利与县政府招待所的女服务员小琴“早恋”后，忘情爱河中，哪里还有半点心思放在战备粮库上？

出乎江龙利意料之外，桂姨惊奇地打量着他身上披着的草编“花衣”，问：“这件衣服是小琴亲手编的？”

江龙利点点头。

桂姨抬头环视了一遍周围的大山，忽然笑了起来，说：“你和小琴今天在山上玩得愉快吧？小琴呢？她躲到哪里去了？”

江龙利疑惑地看着桂姨，一只手指着空寂的战备粮库，问：“你不会怪我吧？”

桂姨看看身边的老人，笑眯眯地对江龙利说：“你是妈妈的儿子，妈妈怪你干什么？”她说，“何况，你已经

把四周的野草清理得这么干净，还是做了许多具体事情。”

事实上，桂姨还有一句心里话没有说出来：我需要的，恰恰就是你不好好做事。

江龙利顿时高兴起来，他举起手，朝小桥方向做了一个手势。果然，从一个暗角钻出一个年约二十岁的姑娘。她红着脸，慢慢走到桂姨面前，埋着头，细细地叫了一声：“桂老板。”

桂姨打量着小琴，心想，你除了比我年轻，浑身散发出青春活力，其余的，没有一点敢与我相比。

江龙利小心地介绍道：“妈妈，她就是小琴。”

“我认识她。”桂姨淡淡地对小琴说，“往后，你就叫我桂阿姨吧。”

小琴惊喜地抬起头，两眼闪闪发亮地望着桂姨。

这时候，桂姨却把话题一转：“小琴，你的草编手艺不错嘛。能够把野草野花组合到一起，编成一件花衣，这是时装设计师的想象。”桂姨叹口气，“可惜，你生错了地方。”

这时候，夕阳已经西下，晚风开始从远方吹来。

返回县城的路上，桂姨掏出二百元钱扔给小琴。她淡淡地说：“这是补偿你的。我知道你一边是矮地县政府招待所的服务员，一边是野山坡上的鸡（暗娼）。我的儿子龙利是英桂利公司的老板，大凡做老板的，睡几个女人，是平常小事。因此，我不反对你接触龙利，也不反对你给他做花衣，然而，要掌握好尺度。”她瞟了一眼满脸通红的小琴，“从今天起，你俩每星期只有一次约会。”

小琴细声说：“桂阿姨，我知道了。”

桂姨冷冷地纠正道：“叫我桂老板。”

小琴吃惊起来，“桂……刚才，你……”

桂姨双眼望着前面，脸色肃然。她说：“刚才，因为有一位老人家在身边，所以，我故意留一个面子给你。小琴，你不懂吗？”

第二十九章 经济官司与一路顺风的发财计划

一转眼，六个月过去了。

一天，《南天日报》在显著位置刊登了一条醒目的消息：新任市委书记况英汉主持工作，研讨本市贫困县矮地新经济增长点……

桂姨放下报纸，站起身，缓缓地拉开窗帘，做了几个大气派的括胸动作，自言自语说：“收获的季节，终于到了。”

报上的“矮地新经济增长点”，就是将战备粮库开发成工业区，换句话说，原先还只是停留在口头上的议题，现在已经形成了政策。

这天下午，桂姨接到况小英的电话。两人在电话里谈了许久。最后，桂姨说：“那好，你把张副院长请来见面。”

半小时后，况小英便将一位胖胖的中年男人领到桂姨面前。

况小英介绍道：“这位是法院的张副院长。”

张副院长看了几眼旁边的江龙利，客气地对桂姨说：“桂大姐，过几天，贵公子要受点虚惊……”

桂姨先是握住张副院长的手，说：“张副院长，情况我都知道了。”继而，桂姨装出吃惊的样子，“副院长？你怎么还是一个副职？上次，我听小英妹妹讲，你那个副字早已取消了。”

况小英接过话头，解释起来：“本来呢，张副院长头上的副字，早就应该取消了。然而，前段时间，因为市长荣升市委书记事情，所以，搁了下来。现在，大局已定，我那位说了，在他赴南天市任新职前，张副院长头上的副字，一定要取消，否则，我那位决不离开矮地县。”

况小英这句话，是专门说给张副院长听的。

大家又彼此客套了一番。

最后，张副院长握住江龙利的手，安慰道：“兄弟，过几天，你站在被告席上，千万不要害怕。那是认认真真走过场。”

江龙利愣住了。等桂姨送走客人后，江龙利才惊愕地说：“刚才那个胖子说什么……被告席？”

桂姨一边微笑着，一边郑重地点点头，“龙利，作为南天市英桂利实业公司的法人代表，过几天，你将被银行告上法庭。”桂姨哈哈一笑：“你忘了，英桂利公司欠着银行三千万元的贷款？”

顿时，江龙利满头的冷汗滚滚而下。他无法想象，自己站在被告席上将是一个什么形象？惊惶中，他竟然冲口而出：“桂姨，我们马上走，悄悄离开这个鬼地方。”

桂姨再次哈哈大笑起来，说：“龙利，真要一走了之，我就不会等到现在了。”顿了顿，“我等的，就是这个认认真真走过场的程序。”

江龙利虽然不明白桂姨话中的意思，心中仍旧惊惶不安，但是一想到桂姨做事，向来十拿九稳，于是，头上的冷汗便渐渐停止下来。

一个星期后，法院正式受理了银行追讨贷款的起诉书。

作为贷款方，南天市英桂利实业公司列为第一被告。

作为担保方，矮地县经发公司列为第二被告。

调查从两个方面展开。

第一、基建投资。

调查结果，南天市英桂利实业公司花在战备粮库的改建工程诸如公路、场地平整、电力铺设……以上费用，有合法的相关票据，没有一分钱不合理的开支。

第二、设备采购。

调查结果，南天市非非贸易公司是一家合法的物流单位，经非非贸易公司采购并销售给南天市英桂利实业公司的所有设备，虽然价格高得使人瞠目，但那是市场波动和双方讨价还价的问题，非非贸易公司出具的每一张票据，都是合法的，每一笔金额，都向当地税务部门纳了税。

第三、投资方面。

调查结果，南天市英桂利实业公司投资到战备粮库的钱，已达三千三百多万元。

就在调查结果出来的时候，桂姨向法院递交了一份诉状。她反告矮地县物资局严重失约，造成英桂利公司损失惨重。桂姨为什么不直接告矮地县经发公司违约而告矮地县物资局呢？因为，矮地县经发公司虽然具有法人资格，并替英桂利公司提供了贷款担保，但是，在后来的经营活动中，经发公司已经成为英桂利公司的股东，所以，作为经发公司的主管部门，物资局便成为这次违约“反告”的主体。按照当初签订的租约，任何一方违约，按租金的百分之三十赔付受损方。算下来的结果，矮地县物资局应该赔付一千八百万元违约金给英桂利公司。

没过多久，法院开庭审理的传票就送到了英桂利公司法人代表江龙利手上。

十天后，法院的裁决下来了：第一、经发公司在将战备粮库租赁给英桂利公司时，南天市政府尚未出台工业开发区的政策，因此，双方的租约是合法的；第二、经发公司替英桂利公司担保贷款、入股，是正常的经营活动；第三、英桂利公司投入到战备粮库的全部资金，经调查证实，全部合法；第四、按照有关规定，类似战备粮库这样的租约，在遇到诸如战争、自然灾害、国家政策调控……等人力不可抵抗因素时，其租约不存在违约与赔付的问题；第五、将战备粮库开发成工业区，是南天市政府的政策，本着这个政策精神，矮地县将收回租地，重新设计规划，因此，违约一事属于矮地县物资局人力不可抵抗的因素，物资局不必支付违约金给英桂利公司；第六、鉴于在这次政策中，英桂利公司是最大的实际受损方，其银行贷款三千万元由矮地县经发公司承担偿还责任，具体偿还时间、方式，由矮地县有关部门协商解决……

法官开始读判决书时，全体人员起立。

桂姨侧着耳朵，一字不漏地听着。等法官读完最后一个字时，桂姨禁不住双泪齐流，低低地惊叫一声：“天哪！”

桂姨全身瘫倒在法庭上。

站在法庭旁听席上的人们呼一下围上来，同情的目光纷纷投到她珠泪滚滚的脸上。的确，单从判决结果来看，桂姨这次真的是血本无归，她不仅白白花掉了三千三百多万元的投资，而且还得不到一分钱的违约金。

一些人安慰道：“桂老板，钱是身外之物，你不要太难过。”

一些人劝道：“做生意嘛，赚钱亏本，很正常。”

一些人则替她出主意：“桂老板，你可以上诉，我在法院里有熟人，可以帮你的忙。”

对于这些诸多的安慰与主意，桂姨一概摇头婉谢。她想，你们哪儿知道，我的流泪和瘫倒，是实现千万富婆之后的狂喜啊！桂姨看了看周围陌生的人们，说：“我认了。”

在江龙利的搀扶下，桂姨一步一步地走出了法庭。这时候的桂姨，生平第一次体验到，人在狂喜时，同样会身心皆疲，同样会虚弱无力。

当天晚上，桂姨打了个电话给杨秘书：“下个星期一，你派一辆车到矮地县接我回南天市。”想了想，桂姨又补充道，“南天市非非贸易公司，已经到注销的时候了。”

第三十章 老人的担心与战备粮库的离别

判决结果宣读后的第三天，桂姨带着江龙利，再次来到战备粮库。在路上的时候，桂姨是一脸的欣喜之色，嘴里还情不自禁地哼起一支愉快的曲子，但是，等她站到溪水潺潺的小桥上时，她的心情却奇怪地沉重起来。

老人端着一杯白开水，迎到桥上。他红着眼睛，小心翼翼地问：“大姐，听说你的官司输了？”

桂姨没回答老人这个问题。她接过水杯细细抿了一口，低声说：“老人家，陪我到战备粮库走一走。”

于是，桂姨走前面，老人走中间，江龙利跟后面，默默地走进战备粮库。

许久，桂姨抬头远望着前方，对老人说：“老人家，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已经在这里当了十年看守吧？”

老人点点头，“大姐，你真是好记性。”他叹口气，“马上搞什么工业开发区了，我这把老骨头，也没人要了。”

这时候，桂姨掏出一个存折本，塞到老人手里。她说：“老人家，现在，能够像你这样长达十年忠于职守的人，不多了啊！”

老人打开存折本瞧了瞧。一万元。他惊了一张，急忙把存折本还给桂姨，说：“大姐，我不能接受你的钱。你现在跟我一样，都是一穷二白的穷人了。”

桂姨双眼泪光闪闪地望着老人，用一种很复杂的语气说：“老人家，常言说得好，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我虽然在战备粮库上的投资失利了，但是，还可以过一份很舒适的生活。”她说，“老人家，你现在年纪大了，如果我猜得不错，过不了多久，他们就会叫你卷铺盖回家。唉，你回去后，该怎么办？到哪里谋一条生活出路？”

一边说，一边将存折本重新塞到老人手里。

老人再次翻开存折本，仔仔细细看了好几遍，想了想，他竟然问了一个对他来说很现实、但对江龙利来说则很可笑的问题——他问：“大姐，你把钱送给了我。你们回去，还有路费吗？”

江龙利笑起来，有些炫耀地说：“下个星期一，有专车来接我们。”

“有专车接？哦……”

老人听到江龙利的话，现出恍然大悟的神态，似乎明白了桂姨话中瘦死的骆驼比马大的道理。

桂姨侧过脸，瞪了江龙利一眼。

老人将存折本小心地揣入衣袋，说：“大姐，我嘴笨，不知道如何感谢你。”

桂姨淡淡一笑，说：“老人家，我不需要你什么感谢，只要你能够记住我，就行了。”

“大姐，你这样的好人，我哪会忘记呢？”老人真诚地说，“下个星期一，我亲自到县城为你们母子二人送行。”

桂姨仍旧淡淡一笑，没有再说话。整整一个白天，桂姨都是在战备粮库的草地上悠悠闲闲地走来走去。不过，这时候的草地，因为曾经修剪过，所以，看起来更像一个空旷的草坪。

老人回到值班室里，一边煮饭一边望着远方桂姨游来游去的身影，不由自主地感叹起来，这个女人的心理承受能力太强了，失利了三千三百多万，却像扔了一块小石子。

当晚霞映红天边时，桂姨婉拒了老人的晚餐。她手牵着江龙利，一步一步地跨过小桥，在哗哗的溪水声中，桂姨永远地离开了战备粮库。

第三十一章 况英汉的荣升与桂姨的消失

星期一很快到了。

桂姨与江龙利又住进了南天市那幢别墅里。

几天后的一个早晨，一辆小车驶进别墅，将桂姨悄悄接走了。直到日落西山，江龙利还没见到桂姨。就在他暗暗着急时，电话响了。

电话是新任南天市委书记况英汉打来的。

况英汉直到现在，都避免与江龙利见面。

电话里，况英汉用一种异常关爱也非常落寞的口气说：“龙利，上次，我给你的那笔钱，你带回家乡去，做一点小生意。”顿了顿，况英汉换了一副很伤感的口吻，“龙利，原谅爸……原谅我。你回到江桥村养父家里，好好过一份平安日子，好吗？”

江龙利心里暗暗笑起来，你真把我当成私生子了。他正想打听桂姨的情况，对方已经轻轻地压下了电话。

没有多久，杨秘书提着旅行箱来到别墅，他指着箱子，“里面的东西，是况……是‘他’送给你的。”接着，他盯着江龙利，满脸的严肃之色，“龙利，你应该离开南天市，立刻走。”他说，“认识你的人，越来越多了。”

江龙利问：“我妈妈呢？她为什么还不回来？”

“你妈妈过几天回重庆。”

不到一个小时，杨秘书亲自把江龙利送上一列火车，领他走进了一节软卧车厢。安顿好后，他从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塞到江龙利手里。

“龙利，这是杨大哥的一点心意，不多，五千元钱。另外，你回到江桥村后，千万不要把南天市的真实情况告诉养父母，这是原则问题，记住了？”

江龙利一边点头，一边暗自发笑。他想，杨秘书也真把我当成况英汉的私生子了。

杨秘书离开车厢不到十分分钟，火车便开动起来。

一会儿，江龙利听到轻轻的敲门声。他打开门一看，禁不住惊喜地叫起来：“啊呀，桂姨！”

桂姨满面笑容地走进车厢，说：“这间软卧，是我特意为你包下的。”

一边说，一边将车厢门锁上，缓缓拉上窗帘，慢慢退下衣裤，最后，在幽暗的光线里，她赤身裸体地躺到铺上。

“龙利，有开始就有结束。来吧，不要留下感情上的遗憾。”

江龙利看了看窄窄的床铺，“桂姨，在火车上……”

桂姨双目含情地望着江龙利，语带双关地说：“龙利，我和你是第一次在火车上寻求刺激，往后，可能没有这样的机会了。”

事情很快结束了。

看着桂姨一件一件地穿上衣服，江龙利忽然问：“桂姨，当初，在重庆时，你为什么突然出现在派出所为我担保清白呢？”

这个问题，他在南天市时，就想询问了。

这时候，桂姨已经穿好了衣服。她一边拉开窗帘，一边不慌不忙地解释起来：桂姨在策划这个旧情讨债的计划时，深刻地认识到，仅凭那卷隐私黑毛，虽然可以敲况英汉一笔钱，但是，还不具备致命的杀伤力；假如出现了一位与况英汉相貌相似的私生子，情况就会发生实质性的变化。想想看，桂姨左手捏隐私黑毛、右手牵着私生子出现在老情人况英汉面前，将会产生什么样的社会效果与轰动效应？南天市人民政府的公仆况英汉，他不畏惧这样的社会效果与轰动效应吗？

“龙利，你知道吗，为了寻找这样一位年龄、相貌都符合标准的私生子，我可是踏破了铁鞋啊。”桂姨眼睛望着窗外飞掠而过的景物，双手抱到胸前，口气平淡而平静，“没想到，我那天在合江县的县城闲逛时，偶然发现了你，真是得来全不费功夫。”桂姨笑起来，“于是，我紧紧地跟踪在你后面，你一路上被车贩子零售的遭遇，我都看得一清二楚。”

江龙利这才完全明白过来。难怪桂姨到派出所为他担保清白时，能够把他一路上的遭遇说得丝毫不差。接着，江龙利又想起一个问题，“桂姨，三千万元的租金，到底有多少落入你手中？”

桂姨哈哈大笑起来，冲口而出：“我只是按照合同中规定的百分之三十违约金，吃了一千八百万元而已。”

一千八百万元？江龙利不知道一千八百万元到底有多大？他想，也许，可以再包租十次这样的软卧车厢吧？三个小时后，火车已经冲出了南天市的行政区划，到达另一个火车站停下。

这时候，桂姨转过身，说：“龙利，我到站台上买点东西，你在车厢等我。”

打开车门，桂姨刚刚迈出一只脚，却又缓缓地转过身。她用力抱住江龙利，先在对方两只眼睛上吻了吻，幽幽地说：“龙利，往后，你的眼睛一定要明亮。”跟着，她又在对方耳畔细语道，“往后，你的耳朵，一定要分辨出江湖上的风声。”

江龙利一时理会不到桂姨的话。他愣愣地望着桂姨的身影走出车厢，消失在月台上。

桂姨，这位神秘的重庆女人，永远地从江龙利的视野中消失了。

后来，江龙利常常睁着一双大眼睛，仰望着天宇深处的云卷云舒，陷入痴痴的遐思之中：桂姨隐身到哪儿去了呢？她是否正生活在大海边某座别墅里，在早阳初放时，双手背到身后，看园中的花蕾一朵一朵地开放？等到晚霞抹红花园时，她又弯腰拾起花枝下凋谢的片片残红？

注：公元二〇〇一年，《桂姨情史》初稿于重庆江津南安街台联三号楼。四川《天府早报》连载，黑龙江《章回小说》选载。二〇〇二年，江苏文艺出版社将书名改为《莲步追情》出版单行本。二〇一一年，中国外文局下辖的国家一级出版机构新世界出版社恢复原稿名《桂姨情史》数字化出版。

江湖女人系列作品后记

本文作者欢镜听曾经有过一段商旅生涯，在那段南来北往、四海为家的行商日子里，欢镜听结识了江湖上许多三教九流的人物。在这些来自社会不同阶层的人物中，有一个挣了大钱、发了大财的平民女性阶层引起了欢镜听极大的关注。过去，欢镜听一直认为，在一个法制与商业规范不完善的社会里，能够做大生意、发大财的都是那些有权有势的富贵男女们，他们玩弄的“暗箱游戏”已然成为他们的特权专利，一般的平民百姓尤其是平民女性是没有条件与资格在这些“权”与“利”之间跳来跳去。但是，当欢镜听忽然间发现那些无权无势的平民女性居然非常成功地做成了她们的大生意、发了大财时，欢镜听内心的惊讶难以言喻。不过，欢镜听当时也就是好奇与关注而已，根本没想到有朝一日她们会成为欢镜听作品中的生活原型。

后来，欢镜听写作的《我为死囚写遗书》出版后，读者反响热烈，许多读者写信或打电话，对其中四个小故事的“背景”很感兴趣，要求欢镜听有机会将这四个“背景”单独写出来。

于是，欢镜听借助《我为死囚写遗书》中的四个小故事，搭起了故事骨架，演绎了《桂姨情史》《紫河车》《形象代表》《吃诈》四部长篇小说。后来，欢镜听整理《欢镜听行道文集》时，将这四本书纳入江湖女人系列作品中。